旅行雜誌



林故主席遊溫泉公園時之風姿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
第十七卷 第七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7 JULY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
中北路址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延平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中央無線電器材廠

製造各式

擴音機　發音機

廣播機　收報機

濾波器

報話發射機　報話收受機

廣播收音機　手搖發電機

通訊處

重慶辦事處	郵政信箱	303號	電報掛號	5005
桂林總廠	郵政信箱	1500號	電報掛號	8000
昆明分廠	郵政信箱	1500號	電報掛號	9000
重慶分廠	郵政信箱	小龍坎24號	電報掛號	8988

通訊處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　第七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中國遊覽事業之回顧……余貴棠……五

鼓山一日……洪兆鉞……一一

擬徐志摩「偶然」有贈……小琪……一三

千里行程記……徐蔭祥……一四

南泉雜詠……王銳……二一

三年來金剛坡之觀感……程俊波……二二

失去了的溫泉……周一志……二五

武彝山遊記……馮立人……二八

峨山遊記……吳昌國……三一
附大峨山平面路引略圖

憶稀歸……李開物……三八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巴東瑞歸憶遊蹤……弢……四一
興安靈集……曾昭璇……四五
有懷二首……汪懋祖……四九
憶嘉陵江……陳雨農……五〇
千秋歲引……施剎俠……五一
雲南安寧碧玉泉……陳炎冰……五二
渝歸紀事詩……向中……五五
由湘來黔路記（衡陽—貴定）……王翼……五六
夜渡湘江……蔚文……五七
滇池隨筆……孫昌杞……六三
西南旅行記……陳志良……六五
川滇西路之行……萬里……七九
離杭之前……王偉……八七
故鄉熱憶……楊瑞琳……八九
心聲……惠恩……九〇
特載
東西文化學社緣起……錢穆……九一

廣西銀行

支票儲蓄存款

㈠支票儲蓄存款由儲蓄部經辦
㈡初次存入國幣五百元即可開戶
㈢每張支票提款之金額最多以五千元爲限最少須滿一百元
㈣存戶取款以存戶之存款爲限
㈤存款利率週息一分

通匯地點遍及西南東南各省

主要業務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儲蓄
各種匯兌　信託業務　代理公庫
代售儲券　物品保管　儲蓄禮券

存款利息優厚取款手續簡便

渝筑辦事處

渝處：民族路觀陽巷第一號
本行渝筑辦事處已開業
筑處：培新路

本誌聲明

本誌十七卷第三期中「雲南蛇類的初步調查」一文，係張璽教授及成慶泰先生所合作，刊出時誤將二人姓名排錯，特此更正，並向作者道歉。

本誌因印刷遲慢，以致不能按期出版。今特竭力設法，分數處排印，以補前缺，其中交通消息及有時間性材料，暫時減少，一俟印刷如期，再行加入，尚乞見諒。

旅行雜誌編輯處

地址：重慶嘉陵新邨拾號

中國遊覽事業之回顧

佘貴棠

「夫古之善遊者，目無虛視，耳無虛聽，足無虛步，往往因山川之險易，度守禦之形勝，晏安而豫圖之，而又恐民之不可以無豢勸而日久防其廢弛也。爰假觀遊之說，創為僧寮道院，俾愚民樂於趨奉，增葺補舊，而不致於毀壞。守士者又復藉時登覽，節勞佚而察災祥，此伏至險於大順之中，而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也。然則遊亦烏可少哉！」

——周鎬遊北固山記

一

遊覽為我國新興之事業，而其過去之史實，頗有足資稱述者，例如：明田汝成著西湖遊覽志自敍曰：「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諧謔宜審，非所以長化也，予則以為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廢錄，則觀者何稽焉，故泰華終南守國者恃為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眞者隱為解化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為教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蹟，歌舞之盛，假借姚魏，粧飾淨倫耶，史家不為也！」是以遊覽地域之形成，若析之為下列四種原因：其一為純粹性質之遊覽，如古文人學士修心養性之所為，孟東野詩所謂「日覽耳目勝，我來山水州」是也；其二為國防性質之遊覽，則中國近世多大一統，環列皆小邦弱國，邊陲荒僻，非耽奇者不克一至，至如衡論國內山川險易，又非究心史事，無以窺其底蘊，顧亭林之遍歷關塞，曾訪邊塞者是也；其三為宗教性質之遊覽，佛家之名山，道家之洞天，道之如封禪之五嶽皆是也；其四為學術性質或文化性質之遊覽，古之「遊學」，今之「學術考察」是也。然邇來以思想之劇變，社會之演變，上述一、二、四、諸因素頗有近代化之趨勢，惟第三項宗教之因素仍據有極大之潛在勢力，儼然為我國固有遊覽事業之砥柱。王宜亨五狼山記曰：「夫通之南乃江海總會之區，其東其北皆濱大海，使非五山效靈，雄鎮一方，狂濤大浸之涯，斯民之不魚者幾希；且其在昔猶可異也，成化正德間殿宇重整，來神僧之指點，風濤巨作，卻逆賊之覬覦，他如山寺興，則歲豐人壽皆修，山寺廢，則歲歉人壽皆頹，是其所以默為贊應而牽乎一邑之休戚者，要非山之靈不至此；迨於今民安樂業，絃誦相聞，讀者在戶，耕者在田，經營而貿易者在市，人文蔚起，儼然稱禮讓之邦，洵五山之鍾靈毓秀也，故亟表而出之，至於洪濤萬頃，汪洋滿目，吳嶺楚岫，隱現於雲霧間，登高長嘯，海天一色，心曠神怡，頓宇宙之大觀，極遨遊之勝概，騷人逸士，自能屬辭於吟詠之餘，余亦何贅哉！」可見宗教與遊覽之關係，國人習稱「朝山」，其源皆出於「朝嶽」（嶽者以會諸侯使歸走其下者也，見姚鼐五嶽說）今各地廟會於

民衆旅行具有密切之關係，尤爲明顯之事實，日本人於民國二十八年調查山東省鐵路沿線廟會，共計二十九處，朝禮者自二三千人至五萬人不等，會期自一日至五日，其日期之分佈，尤以春季佔大多數，北平民國學院於二十六年五月出版北平廟會調查報告述北平人所稱「廟會」一詞，含義甚富，如每逢祭日進香敬神，定期設市，交易百物等均是，其第二條云：

「在陽春佳日，士女大會於城內隙地或郊外，借佛遊春……：此種廟會，以士女遊樂爲全會中心，宗教與商業不過是附屬的活動，頗有周禮媒氏所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的遺風。如舊歷正月十九日之白雲觀稱爲「晏九節」或「燕九節」，士女於是日起觀遊讌，便有此風，而三月初三之蟠桃宮，則是日爲「上巳」良辰，士女多在東便門內堤柳之陰，走馬射箭，此實「踏青」之舉，蟠桃宮敬神，僅有附屬意義而已；五月中之南頂，亦爲士女遊樂之時期與地點，——清代士女之畜養車馬者，在蟠桃宮會期可以不參加「踏青」，但於南頂集會時，則生計雖極困乏，亦須勉力參加車馬競賽，遊人可不至南頂燒香，却非跑馬不可。……」

此種遊覽性質之集會，實爲提倡農村產業，推廣社會教育之良好機會，而如加以某種方式上之改良，直可利用之爲招致外國遊客之工具，遠之如意大利，近之如日本均不乏前例。德國南部巴未利亞省之俄柏阿麥高（Obcram mcrgau）爲山嶺間一小村落，其地表演耶穌殉難事蹟民間戲劇，源自一六三四年時疫流行中村民所發之誓願，每隔若干年於復活節前表演一次，今且聞名世界，蔚爲招致英美遊客之重要節目。我國廟會如前引山東省鐵路沿線大汶口之華陀廟會，泰安岱廟之東嶽廟會，即均富有文化及歷史之意義，其可資利用之價值亦甚高也。

二

中國近代遊覽業之發展，實肇端於居留外人之影響，例如徐珂廬山指南所云：「外人之購地於牯嶺，肇於清光緒中葉（按係光緒二十一年）俗稱其地爲租界，然實非通商之地，外人以避暑而至耳。（廬山久著史乘，惟牯牛嶺係屬新闢，今人習稱牯嶺，匡廬盛名幾爲所掩，以本國立場言，未爲允愜。）他若上海附近之莫干山，平津附近之北戴河，亦均光緒中葉以後所開闢。我國氣候炎熱，號稱亞熱帶，歐美人常期居留則遴擇山林之奧區爲消暑之計，而國人聯袂踵至，蔚爲風尚，遂爲形成近代遊覽地區之一大原因。越南之避暑名區大叻Dalat即以爲一歐戰時期法國人擇地宜暑而拓展，可爲佐證。洎於最近，交通之進步，都市之興起，新式工商業之發達，假期制度之普及，在在足爲遊覽業進展之契機，而新興及舊有之遊覽地區乃益多蓬勃之氣象。例如上海之高橋海濱浴場，地勢平坦，沙灘廣漠，爲一天然海水浴場，曩者有一二西僑，偶過海濱，遂以發現。民國二十年張前市長岳軍鑒於市區煩囂，郊野遊息之處本感缺乏，該處既有相當環境，正應盡人事積極利用之，曾督促籌辦，至二十一年夏由工務、衛生、公用、三局集議，擬定臨時設施辦法，二

十二年及二十三年兩年招商承辦，二十四年起由市渡輪管理處收回兼管，除開闢公共汽車線與渡輪銜接直達浴場及增添安全設備，設置淋浴場所外，設有大規模食堂及凉房數十間，並備蓬帳二百餘頂。（詳見興業信託社編上海市渡輪上海二十六年六月）其發展之過程，堪供其他地區建設之參考，而海浴運動等風尚，非我國所固有，尤非從事新建不為功也。

三

我國倡導遊覽之機構可予析述如次：

甲、交通機關　遊覽地區之建設，往往為交通拓展之結果，而遊覽發達亦為促進旅客運送業務之原因，故交通機關對於遊覽之提倡，恆為熱烈之贊助，如前之鐵路今之公路航空均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之國有鐵路國內聯運規章內有「遊歷經理處」專章，規章第一八五條謂：「經理處所經售之三等聯運票，除售給向經理處購買頭二等票旅客之僕從外，概不給予佣金，」含有鼓勵經理處務致遊客之用意。第一八三條縷舉現所委託之經理處，以英國系之通濟隆公司及萬國臥車公司，日本系之國際觀光局，美國系之運通公司與國人自設之中國旅行社並列，對外國系統之遊歷經理處實為寬大之待遇。又第二三〇條規定：「通都大邑應設問訊處，」第二三五條謂：「中國國際旅行社由各路先行籌備試辦，俟有成效，再行擴充。」惟此項組織結果未能實現。又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以東南五省各名勝地區公路暢通，決議辦公路遊旅服務，於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安徽省宣城設立「遊旅服務社」，辦理下列各事項：

（一）答復外界對於公路遊旅之諮詢
（二）介紹食宿遊憩處所
（三）印發公路旅行指南，公路地圖，路線紀錄
（四）代辦附近公路導遊
（五）代辦附近公路沿線物產運銷之指導
（六）辦理公路消息新聞之公告
（七）促進公路交通安全之設備
（八）協助公路衛生之發發
（九）辦理附近公路沿線調查統計
（十）辦理外界其他委託事項

該會並選自南京經溧水郎溪等處而達黃山之路為「交通設備實驗路，」所有旅行、宿舍、飲食所、廁所、沿線電話等事項均經分別洽辦，此外如加油站、加水站、修理所、標號誌、行道樹，亦經開具清單分別函知京蘇皖三省市主管機關協助辦理，（見「全國交通委員會一年來的工作」二十六年三月二日上海大公報長沙通信）航空方面，如投資中國航空公司之汎美航空公司，於遊覽團之組織，例如「汎美空遊」(Pan-american Air Cruise) 素甚積極，惟中美航空聯運始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因時局關係，未暇作倡導遊覽之設施。此外輪船招商局之夏季普陀青島專班，亦交通機關提倡遊覽之一例。

乙、地方政府　對遊覽事業關係最重者，當首推浙江省之「名勝導遊局」。該局係於二十三年十月一日成立，接管「東南交通週覽會」事項，進行名勝導遊工作，辦事處設在建設廳內，正副局長由建設廳長及杭州市長兼任，其工作計有下列各項：（一）劃分全省風景區並設立「名勝管理處」，經成立天目山七里瀧兩處；（二）訓練合格導遊員，設立養成所，招收高中程度以上之學員，予以六個月之訓練；（三）編印中英文指南及出版交通周覽圖；（四）設立諮詢問訊處。青島市政府於二十四年設立「旅客招待處」，舉凡食宿舟車遊程考察各事宜，悉予充分便利，另備招待汽車，派員隨同嚮導，並刊印風景圖表，藉供遊客賞玩。至北平市政府在前市長袁良任內二十二年創設之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繕葺壇廟，重建牌樓，及整治道路交通，成績頗著，雖不以遊覽為名，於遊覽倡導上實具重大之意義。

丙、商業及社會團體　我國一般商業團體對遊客之招徠，初不感關係之深切，惟位於特殊地區者，如威海衛商會曾作「歡迎問訊，踴躍賁臨」之廣告，其辭曰「惟望中外各界人士聯翩蒞威，或遊覽名勝，賞鑑自然之美，或消夏避暑，領略空氣之清，或經營商業，以促進敝埠之繁榮，」（見二十三年二月出版威海衛指南）為僅有之一例。民國二十五年間中美貿易協會舉行理事會，由美國會員佛來區氏建議籌組「國際旅行協會」，將中國名勝文物忠實傳播，使來華遊覽者得所嚮導，並以增進國際貿易，」（二十五年二月五日申報）嗣後該協會舉行十七次常會「席間討論提倡旅行事業問題，僉認旅行事業各國或特設專員，或另組機關，提倡宣傳，不遺餘力，吾國名勝佳蹟，馳譽世界，乃以國外缺乏有系統之宣傳，國內尚無有組織之引導，致歐美遊客捨我國而趨鄰邦，損失至鉅，當經決定，即日聯合各機關組織「導遊協會，」舉辦宣傳引導事務，並推定委員調查現有旅客感受種種不便之處，設法改善。……」（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申報）且曾函致上海市商會謂：「敝會擬聯合貴會，組織「中國導遊協會」，邀請各大商店旅館輪船公司暨各界領袖為會員，並請求中央及地方政府籌撥的款，刊印國內勝蹟佳景，傳播國外，引致海外人士來華遊歷，復於上海及名勝各地設所導遊。……」（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申報）按該協會係中美官方及商界有力份子所組成，（依照組織規程，中美雙方互推代表六人，內實業部國際貿易局長及美國商務參贊為當然委員，）復獲上海市商會之贊助，各項預定計劃，殊有迅付實施之可能。卒以時局多故，未奏實效，在遊覽倡導之組織上，與國有鐵路聯運會議籌組之「中國國際旅行社」同為至可惋惜之事件。至于社會團體，以成立之歷史言，當推中外人士合織之中國汽車俱行社 The Automobile Club of China 為最早。該社係于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創立，以在滬提倡汽車之行駛及維護車主利益為目標，迨民國二十三年召集會員年會，以上海附近公路建設日益進步，可供汽車遊覽之地域漸臻擴大，議決向我國府申請登記，經於民國二十四年實施，執有市社會局登記證書。根據規章，該會之宗旨為：「聯合汽車所有人，謀施用車輛之便利，」會員包括華美英日等各國人士，並出版英文月刊一種，（China

Highways）爲報告公路消息會員互通聲氣之刊物。提倡公路之全國道路建設協會係於一九二一（民國十年）創立，其主旨爲鼓吹道路建設，並介紹築路工程學識，與遊覽無關，於汽車旅行實具推進之功能，民國二十六年以經濟穩定，交通發展，國內遊覽團體頗趨活躍，報紙稱爲「一九三七年之新興事業」計有友聲旅行團（創辦最早，團員亦最多。）中國旅行社遊覽部（二十三年成立）經濟旅行團有二三年之歷史，先後舉辦旅行一百餘次，」精武體育會旅行部，「會員參加至爲踴躍，」萍蹤旅行團「團員多銀錢業中人，」現代旅行社「成立不滿一年，宣傳頗爲努力，」華東旅行社「新近組織」（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社會日報）可謂極一時之盛。他如上海中國青年會於二十五及二十六年度舉辦遊覽團，行踪所及，國內有西南諸省，國外遠至日本美國。上海平民教育館爲實行業餘教育，舉辦蘇浙各地遊覽團，亦爲社會團體倡導遊覽之例證。

丁、其他機關　國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員會（初隸大學院，嗣改隸教育部，二十四年併入內政部，）組織條例謂該會「專管計劃全國古物古蹟保管研究及發掘事宜，」殆包括古代遺留之金石，文物、雜器、建築物、紀念物、及涉有歷史關係之自然風景而言，範圍至爲廣大。而所任工作如調查防護等（詳見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彙報北平，民國二十四年）亦多與遊覽倡導具有直接之關係。且其分支會所遍佈各地，（江蘇一省，即有支會四十六處之多，）委員爲當代知名之士，含有國史研究家，地理地質學者，古生物學者，美術家等，此項組織日後在規定程序下積極進行，於遊覽倡導必有極大之裨補，可以斷言也。

四

其次請析述我國遊覽倡導之業績：

甲、宣傳之推進　國有鐵路聯運規章第二〇〇條云：聯運各路擇本路沿線最著名名勝，按站分別編製宣傳刊物，暫用中英文兩種各別分編，俾中西人士均變閱覽。其辦法如下：（一）式樣摺疊式，（二）以車站爲標準，每站一種，所有該站附近之名勝，均經列在內；（三）內容爲聯運路線路圖，名勝照片及說明，……（四）照片及印刷務求精美，文字尤貴簡明；（五）由各路自行編印，互相交換，分贈遊客。……又第一九五條云：「所有鐵路公共宣傳事業，應彙歸聯運處經營，其由各路刊行之行車時刻表，摺式圖片暨招貼通告各項，應以關於本路者爲限，並應將各該項印刷品若干份檢送聯運處備案。」本國系統的遊覽宣傳，此其嚆矢，聯運處民國二十年所刊英文小册 China For The Tourist 裝幀及文字均屬優美，二十二年第一卷鐵道年鑑刊行，列有乘車遊覽指南，縷舉各路沿線名勝甚詳。其饒有特殊興趣者，爲二十四年平綏鐵路刊行之旅行讀物如謝冰心女士之平綏沿線旅行記，顧頡剛氏之王同春開發河套記，吳文藻氏之蒙古包，鄭振鐸等氏之西北勝蹟，於旅行倡導中兼寓文化暨學術之意義。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於二十五年編印京蕪蕪宣宣歙歙黃及南京經溧水平宣城五段公路「旅行指南」性質與鐵路局所編沿線名勝相類似。輪船招商局於十七年創刊

旅航之友雜誌，爲業務作宣傳，但不久卽行停刊。以上爲交通機關之宣傳。威海衞行政公署於二十二年刊印威海衞指南青島市政府旅客招待處於二十六年刊印青島槪觀爲地方政府之宣傳。商業機關之從事宣傳者，似僅中國旅行社之一例。民國二十二年美國芝加哥舉行博覽會，該社編印招徠遊客小册就地分送，共達二十五萬份，又其旅行雜誌（民國十六年創刊）攬勝書報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爲宗旨，行銷亦廣。

乙、交通之設備　鐵路有團體減價之規例，於團體遊覽殊多便益，且振興客運，遊覽團之組織爲鐵道部當軸重要政策之一端。（聯絡工商業十項目其一卽爲「組織遊覽考察團體」，見二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大美晚報）例如天津北寧路局「以陽曆新年將屆，擬於月底組織北平湯山遊覽團，赴平遊覽頤和園故宮北海等名勝，（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津浦路局主辦之濟南泰山旅行團於三日下午出發，參加者七十九人，（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新聞報）又如北平市公共汽車於二十五年四月一日起，加開溫泉湯山南路遊覽車，特先招待記者（二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民生實業公司組織「四川遊覽團」，搭乘千噸巨輪民權輪，並由公司派遣專人照料（二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其規模較小者，如上海之市渡輪於暑季行駛乘涼夜班，遊人頗盛。

丙、食宿之供應　遊人所至，交通之設備與食宿之供應，輒如輔車之相依，例如北寧鐵路於二十四年在北戴河海濱建築新賓館，二十五年七月一日開幕，全部共有客房二十二間，用款六萬餘元。（二十五年七月七日時事新報）中國旅行社黃山雲寶山（今焚燬）南嶽金華各名勝區招待所之設置，亦公路與鐵路拓築之結果。又如旅滬溫州同鄉黃溯初等所建之雁山旅社，位於靈巖靈峯之間，毗連名寺，設備完善，除客舍、餐室、浴室外，並兼辦包僱汽車業務（二十四年九月一日申報）開商業資本投入遊覽建設之漸。

丁、其他　全國鐵路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曾在上海南京北平及青島分別舉行，其第四屆展覽在青島舉行，設有「名產」「津浦」「京滬滬杭甬」「膠濟」等館，每日下午在禮堂開映各路沿線風景影片；京滬滬杭甬鐵路隨時舉行划船競賽，登高競賽，菊花展覽，探梅旅行及賞月旅行，不僅在設備供應方面力求增進旅客之便利，且減低票價，以期旅行機會之普及，見局長黃伯樵氏我們爲何提倡旅行，（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大晚報特刊）凡此增助遊與之設施，有關於遊覽旅行之發達者亦鉅也。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歐美采風記

此書爲沁明女士精心傑構，全文在旅行雜誌連續刊載四年之久，早已膾炙人口，自有[illegible]評。本社爲應各地讀者之請，集印單行本，分上中下三巨册，約於八月底出書，凡預約訂閱者，請先匯寄六十元，出書後再多退少補，卽可寄書。

鼓山一日

——福州勝蹟之一

洪光鉞

鼓山是平庸的，但平庸並不一定都可鄙視；正如惠特曼的艸葉寫的雖不是奇葩異卉，然而讀了之後，我們的唇邊都有着一個溫愛而慈祥的笑。——更何況我是一個對「高山大野」懷戀極深的人。

×月×日，正當鮮橘熟爛的季節；平杰我和另外四個即將遠行的北方朋友，歡天喜地，帶了少些牛脯，和滿筐肥美的紅橘，還有幾卷新舊的期刊，在倉前山一個不知名的渡頭，僱一葉扁舟，放乎中流，開始我們的遊程了。

那時，說是早晨，實在時候已很不早了；潮水已落，太陽大約已有一竿高；但寧靜的江面上，却還殘留着朝霧的痕爪，遠山也還是朦朧的一片紫堇色。我們七個，團處在小小的艙內，熔成一座友情的火爐；誰都是這爐火中一根燃不盡的炭棒；誰都輻射着無比光亮的溫暖，這眞堪稱得是人世間最美最眞誠的結合了。然而我們也許太過於興奮，情感太過激盪了，僅讓那最能表白自己心靈底「沉默」膠合在一起。除了鄭悠然地幫助那年輕的姑娘搖着槳外，有的讚賞着大自然的畫面，有的無意地哼着纏綿的情歌，也有的沉迷於卷頁之中。

我執一冊二卷四期的奔流，這雖是一本已有相當年代的舊刊物，但裏面的字和畫，都還是活的。那四幅血當•密子吉維支紀念像的圖，和柔石的譯作，猶如初冬的太陽，仍在怒放着燦然的金光，而時間絲毫不能湮滅它的輝芒！於此，我又猛然憶起這大好河山，不遠前曾遭受一次褻辱的創痛，現在是以民族的血洗刷淨了，可是海上的風暴，有再襲來的時候；所以我們如欲永冀這自由之舟，安祥地盪漾於此山光巒影之中，我們就應該從這波蘭的時代詩人的手裏，從這倒臥在血泊中的戰士的手裏，接過復讎和解放的火把，照耀這河山，照耀這城市，照耀這河山與城市的子孫底心。

我的思潮正起伏奔流着，而年輕的姑娘已將小舟繫住岸邊了。我頓又從思想的彩夢裏醒來，一望是一片黃沙，萬石亂立其中，知已到鼓山的水麓；於是振一振精神，欣喜地走上一條迂迴崎嶇的小路。

不知從那裏飄來幾朵銀灰色的雲片，掩蓋了太陽的臉。可是雲片以外的天空，却仍泛着可愛的淺藍色，那遠處的城市，也仍煥發着各種金屬的奪目的光采；這是昭示我們上天絕無雨意。然而減輕了 驕陽光的負累，這對於一羣探勝尋幽的遠行者，該是多麼愉快的事？在這樣和暖的天氣。我們走盡一段毀壞的公路，繞過一個淺淺的水塘，再穿過

四八—二三九

百餘家艱苦的農舍，便可以仰攀那矗立於雲表中的鼓山山峯了。

一種蠱惑引誘着我們！當我們走了十里多路，在山脚下的白雲廨院略進水菓之後，總耐不住久長的憩息；自然也沒有雅興學那些文人學者之流，在這些斷碣殘碑的剝蝕的文字中，考據勝跡的源史，於是我們像一個初戀者正渴望着情人的撫愛似的，從又急急地拾級而登。

山路平整而寬闊，陂勢也並不陡，這和我在前年新秋，與杰同遊鼓山時那種戰戰兢兢的情狀比起來，那簡直如履平地；可是胖子闆，走不上百餘級已吁吁作牛喘了。我們或前或後，漫步前行，路亦無盡止地向松林中伸展上去；轉幾個灣，依舊在同一陂而上，也始終不見有什麼削壁斷崖，孤峯怪石等可驚可愕的奇景。不過，當我困乏的時候，倚松佇立片刻，將視野透過綠海似的松濤，凝視遠處暴露在陽光裏的閩樹，田野，和教堂的紅色的尖屋頂……不，這些不同的靈魂的屠場，和精神的墓穴，我彷彿發見了一片生命的海浪。一朵花影將引起你眼淚所不能表出的深思，一顆沙粒將啓示你以永遠的天國，而我從這平庸的景色中，探知了「人生的眞諦。」

離半山亭不遠，有一位海軍中將的紀念亭，（恕我記不起先烈的英名了，）亭中樹一丈餘高的碑石，刻的自然是一些銘頌之類。但我們因爲並非爲了弔隱而來，所以也無意揮淚卒讀其文，況乎我是對所謂英雄素抱不敬的人。此亭的建築，從這樸素靜穆的環境中看去，那紅椽綠柱，非但不能顯示出將軍的英烈，反而破壞了這自然的和諧，這也許是我們國粹的建築師著意給國粹的英雄主義崇拜者以一個深刻的諷刺吧？不過登此亭可以眺望福州全市的輪廓，這倒是值得我們留戀片刻的。

再上二里多路，地勢就平坦了，且漸漸轉入山陰去。到更衣亭，松林益發茂密，綠得更爲可愛了。從那些纖纖的松針的空隙裏，尋覓那隱約可見的海的蹤跡，雖然有時被大塊的白雲掩蔽了，可也不能減削我們喜慰的狂熱。且松脂的甜香，流播了滿谷，更襯托出這山景的甘美。

由此前行，繞過一個山灣，便走入了「佛界。」一道黑黑的短牆，牆外數枝粗壯的銀杏樹，差不多都已禿頂了，那凋落的金黃的樹葉，厚厚地蓋沒着山徑；這正和疏疏幾枝寂寞的紅樹，相互反映出秋意的深濃。踏進山門，右側樹蔭中隱然有二座宮殿式的樓閣，使我驚喜不止；但一經訪謁，覺得我國「瀟灑飄逸」的尾頂，固然很美麗，但以鋼骨水泥來支撐這些曲線，畢竟有失中國古典建築的韻趣。更何況這樓閣的彩畫和窗欞的圖案，都極拙劣粗俗，令人鑑賞之後，不免有些失望。

二樓中高而大的一幢，叫迴龍閣，另一幢却記不起叫什麼了，登迴龍閣可瞻仰湧泉寺的全貌。我們從外表看去，這寺院構造的線條與色彩，顯得很單調晦澀，所以在中國的宗教建築中，算不上壯麗雄峨的。並且那寺的右側，新建的客舍（其實已並不新了）和敗壓的殘垣，參雜在這幅建築圖案裏，越使人有一種荒涼與不協調的感覺。樓的前邊，鑿一二丈見方的放生池，數千尾藉「神力」而苟活的肥魚，優悠自得地游泳在這一泓死水裏，幸福似乎是幸福了，但是有誰羨慕牠們呢？

我們在池畔徘徊了數匝就入寺憩息，這時已是午飯時候了。

一下下悠揚的超越的鐘聲振盪在宏敞的殿宇內漾溢着一種宗教的肅穆。僧侶們披了黑袈裟，戴着駝峯似的毗盧帽，飄飄然或來或去，各自在追踵着來世的幸福。我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認為要是我們真正要完成釋迦或耶穌救世的教義，就不應該逃避現實的痛苦；不然，在我們生的那一秒鐘就死去，不是更乾淨更愉快麼？不過，每當我處身在這宗教的聖地，常常會引起我一種悽苦的臆念：我想起我年老的母親，怎樣將創痛的生命，寄託在這虛無縹渺之中；又怎樣在這香煙繚繞裏，磨蝕她那孤獨的日子，因此，我又不能不感謝神靈的偉大。如今故鄉已沉淪在血的仇海裏，母親的音訊也一天疏遠一天；我不知道苦難的歲月，是否已經染白了母親的鬢髮？憶起了這，我不禁感到悵然憮然！

齋食畢，由一小僧伴着我們遊覽全寺：齋廚裏碩大無朋的銅飯鍋，講經堂裏幾尊清代名人的塑彫，方丈室裏歷代方丈的畫像，大雄寶殿裏印度的金身玉佛，和藏經殿裏的梵語貝葉大乘經都在我的記憶中刻下了鮮明的印象。我們在寺內匆匆瀏覽一顧之後，便又往寺外探訪郊野的勝蹟。

越過一小小的山崗，到了喝水巖，這是一個寒傖的山谷：溪水已經乾枯了，亂石裸露在孤獨的橋下，苔痕斑白，點綴着每一塊岩石；蒼老的古籐，彷彿一條條飛龍似的，從石隙中盤曲蜿蜒而上，幾乎蔭蔽了天日。一棟古舊的紅屋，屹持在谷的狹處，宛似一個久病的老人，佇立在那裏正期待着什麼似的，顯得很蕭瑟淒涼。谷底有一船形的建築，也已半毀。但看了兩壁遊者斗大的石刻的題名，我不禁覺得暗暗可笑。

從這山谷走向另一山崗，是靈源洞，山側築了一座觀音殿，殿前建一平臺，臺外綠竹參天，蒼翠欲滴。我們憑欄眺望遠處的海角天涯，數着白鷗的起落出沒，真以為大慈大悲的白衣天使，將我們渡往「幸福的彼岸」了。殿內有一泉，山僧以之煮茗，並備以糖菓款待，我們小憩許久，塵慮全消。再上十數級，為朱文公祠，這僅僅是一間破屋，供一尺多高的朱熹的塑像罷了。

瞻仰這一代理學大師的聖像歸來，時間還早，可是大雄寶殿的暮課誦經聲已起；我和謝熱烈願望在寺中宿夜，期於次日黎明，攀登崱屴峯，觀望東海的日出；但是雲天的陰霾，漸漸地濃起來，風又開始在呼嘯着，於是我們祇得怏怏然，踏着狂吼的松濤聲，循來時的蹤跡，離開這平庸然又值得留戀的聖地。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改作

擬徐志摩「偶然」有贈

小琪

我是水漂來的一片落葉
偶然漂泊在你的舟前
你不必凝眸
更無須嘆息
轉瞬間水又送走了蹤跡

你我相逢在海天一色的銀夜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因緣
你檢起也好
最好是拋掉
在這分手時所留下的依戀

千里行程紀

徐蔭祥

一、楔子

民國三十年春，敵倭進擾浙東，由寧波溫州兩路並進，有會攻金華之勢，一鼓作氣，再而衰，衰而極，大敗而回。

一年之後，敵倭復來嘗試，用兵何至萬計，且利用飛機大炮，陸空並進之慣技，猛進金華此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中旬將盡之事也。

余服務浙贛鐵路，駐足江西之玉山，該地爲浙省入贛要衝之縣城，當以鐵路沿線戰事情況之惡劣，不得已作撤退之舉動，先將家眷取道鷹潭而南，送置於江西之省都；本人乃奉命隨路局西移九十八公里，暫駐弋陽。

弋陽爲西去鷹潭，東旋玉山之中心點，城立山巔，屋宇菜圃及荒地三分其縣，市况並不熱鬧，物價則較浙贛鐵路沿線任何一地爲低，農產頗豐，尤以糯米爲最，近數年來有人統計，每年僅遭空襲一次云。

圭峯山爲東南名勝之一，距弋陽城南三十華里之譜，數十年來，不知已有多少中外人士遊蹤所及焉，但弋陽之交通工具頗爲缺乏，一轎一馬，一人力車，一脚踏車而已，且需預定，如此，常令遊人啼笑皆非。

余等借住於一中心小學，適逢連日大風水災象起，街道恆爲淹沒，終日人心惶惶，消息惡化，鐵路東端一再退下，西端亦遭贛敵之襲擊，當局下令南撤，至贛邊鉛山縣集中，自玉山赴河口順流而下，一日即達，自上饒至河口，沿公路而南，亦僅四十華里，自弋陽赴河口，乃溯信江上遊也，均需由河口集合赴鉛山。

信江，發源於贛閩交界之分水嶺，經鉛山河口，弋陽，貴溪，餘干，瑞洪，而入鄱陽湖。

六月四日，始僱得貨船上航，據云河口以上，沙灘淺險，大船不能前，故初步以抵河口爲度，由弋陽至河口，陸路約五十華里，一天可達，水路以逆航，非三天莫辦，然返程順流，僅半日而已。

二、至河口

六月四日早晨，起行，船由湍急逆流而上，速度遲緩，天復下雨不止，前途水漲，激流下瀉，益加阻力，午後至一村，名横山岡，倚山憑水，誠世外桃源也。

貨船分前中後三艙，艙下置物，艙板平鋪，余等即坐臥其上，頂蓋係

用竹箬爲之，成弓形覆蓋，天公不足美覆蓋無法啓，艙家坑灶置諸前艙，做菜煮飯燒茶水，終日不斷火，迎面風至，掠起炊煙滿船艙，衆皆流淚拭涕，搖首失嘆。

暮色蒼茫間，行至急水灘頭，舟子九人，竿櫓並舉，幾爲衝轉，費二小時之久，得寸進分，始越險灘，舟子則汗流遍身，腹中空空矣，當撐竿時，彼等恆作怪叫，荒山遍野，夜籟人靜，聞之令人毛髮悚然。

六月五日黎明，繼續前進，午刻雨霽天晴，在一小村畔遇敵機五架，掠頂而過，所幸吾等鮮小目標，未被注意。該處水淹河堤，低地皆成澤國，舟行大樹下，依稀西湖遊艇到湖心亭之風情，舟子緊索攀懸而進，河岸縴路不全，無法全程利用，一日獲進二十華里，逆水行舟，可謂難矣。是日，夜泊一小村傍，遠處有佛堂打磬聲傳來，幾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處境焉。

六日上午九時抵河口，登舟三日，不知外間消息如何，遇友人，始悉浙之龍游，已陷賊手矣。

河口乃一小鎮，然爲贛省入閩之要隘，江水滾滾，街市與龍門山夾江對峙，尤以龍門第一關最爲雄偉，形勢險隘，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實乃贛閩往來兵家必爭之地。

鎮地不大，但市況殊爲繁榮，浙贛兩省貨物入閩，皆在河口集散轉運，可與江南一小縣城比美，且有電燈設備，磚石街道，路途平坦，物價較弋陽略高。

當時河口爲軍事統制，凡百交通工具以及人伕，除備有機關文書證件者，概由軍事當局封用。浙贛鐵路沿線各地人民物資，團體機關，悉皆擠至河口，而逃向鉛山入閩，是故車水馬龍，道爲之塞。

赴鉛山僅三十華里，行李輕便而能涉途者，均爭先恐後，挑箱担籠，舉步前行，當此之時，公路局已停止營業，車輛除留備本身撤退用者外，悉由第×戰區徵用。

余等船隻，屢經奔走于第×戰區兵站總監部，始獲吳副官之許可，駁裝小舟，上駛鉛山。

二、三十里路指鉛山

六月九日，以舟小水淺，復重載，余等還派一人押船，餘皆步行，幸三十華里即可指望鉛山城，並不費工夫。

河口皮鞋每雙只七八十元，但草鞋布鞋索價奇昂，此皆以實用爲生意眼也。

早晨，在空襲警報聲中，結伴就道，一路風景頗佳，山明水秀，三里一亭，五里一村，堪作小憩，路上人流擠向鉛山去，熱鬧異常，然皆落魄心慌，狼狽不堪，村莊借此機會賣茶賣點心，生意格外興隆。

行十七里路，過溪河，河上渡船三四，將前方之人民與物資兩渡，竭盡棉力，路取小費，然求渡者衆，工具太少，每每搶擠而上，頗多危險，據云數日前山洪暴發時，溪流湍急，附近公路口一渡船，載大炮一門，小汽車一輛，餘地擠滿人衆，至中流，撐竿數折，隨水而下，撞於一小石橋頭，船翻，人與物落水焉，東南劇人翹翹者之吳英年君即罹於此難，誠令人談虎

色變也。

溪南山路蜿蜒，傍溪而行，忽入修竹夾道，忽步危崖之巔，復過淺灘之濱，一路忘卻撤退心境，多多貪戀山水之靜，意趣橫生，近鉛山北門外數里許，過一坡，酷似杭州靈隱之「韜光」，越坡而南，豁然開朗，但見近傍田野，奇秀怪石矗立，灌木倚生，或成龍飛，或作鳳舞，惜乎立此山野，不為騷人所注意耳。

猛抬頭，鉛山在望，一路上遊興濃溢，行行歇歇，三十里路程，不覺耗費九小時之久。

鉛山，為贛邊之一小縣城，市況反不及河口鎮，是時適值人潮澎湃，滾滾如過江之鯽，食物供不應求，飯店食堂，均被過往之難民爭食一空，有錢無買處，經濟混亂不堪，當地無電燈設備，店家八時即閉市，夜間滿城黑暗，愴異地難胞滿街亂擠，似遊魂。

鉛山城中居民早已聞風遠避，留得空屋任人啓用，每家門口均有「××機關」「××部隊」等條招，但屋中已數易其嘉賓矣，且是軍民雜處，無分彼此。

在鉛山，已有拋攤拍賣之情事，蓋皆難民市場，物價亦廉，派力司新西裝僅一百八十元，新絮新被單連綢被面索價四十元，均以前方軍情之刺激所致，高呼物件可以售兒女無處賣者，大有其人焉！

風傳敵人已進佔玉山，河口，亦有日本便衣隊發見，謠諑熾甚，以致數日間鉛山城又復被難胞擁塞，各向閩省取道。

江西產物，紙類亦為大宗，鉛山河口之連史紙，尤為著名，改良毛邊紙，亦風行東南各省，故第×戰區之前線日報社設造紙廠印刷廠於鉛山有年，出品精良，印刷書籍，價廉物美，抗戰以來，可為全國之冠。

四、四十八里路夜奔紫溪

在鉛山駐足九天，以交通工具缺乏，公事箱又無處置之不顧，是以終日在聽惡消息與避空襲之間挨日子，一方自願作貢魚，乞求於軍隊汽車之司機，在南門外守望多日風雨飄零，幾至裹腹絕食，實則城空如洗，有錢無人要。

但見難胞絡繹南去，軍隊往還甚忙，戰情不佳，恆有拋卻身外物，輕身就道者，衣箱衣笨物，隨地可取，若該時有人搜羅來，雖不能比美拍賣公司，但可為地攤之王，華洋百貨，應有盡有，當時人皆以性命為重，一若道不拾遺成風也。

余等在鉛山集中，由三十餘人成一組，自行負責，分批而行，六月十七日夜深露濃時，發車南行，因以前途有[illegible]局之檢查站，不易通過，遂先作四十里路，夜奔紫溪，其當局之命令，且於局勢之危殆，以速離鉛山為是，鉛山即被目為危險區矣。

六月十八日侵晨，車過八都，沿途鐵路設材料轉運站於此，一路上村舍冷落，且土屋均遭大水沖塌，僅留屋頂為蓋，過路之難胞，借作避風雨之所耳。

紫溪，為鉛崇公路上之一小鎮，汽車路直穿街心，街道曲折為三，長約里許，兩傍對峙之店屋，亦均無主，一任過路者啓用，時有退伍軍人，入

四八一二四四

山向居民販來豬肉白米煮粥應市，生意興隆，惟僅肥肉白粥與燒酒三物，別無所有；有時而亦有挹菜來市者，則照價爭購，頓時一空。

時值黃霉季節，一兩半月，公路橋樑為山洪沖壞者泰半，一時前無去路，誠恐追兵後至，焦急異常。

鎮前溪流湍湍，潺潺有聲，半灘濯足，冷澈透骨，在此亡命途中，風塵僕僕，得此溪流沐浴，暢快異常；然小雨一場，溪水驟漲，數分鐘間，升高丈許，急流濺濺，傾聽之，若萬馬奔騰，勢不可當。

鎮位羣山之間，幽雅無比，頗有隱者風度。微雨濛濛，雲霧橫飛，氣吞山河，有似天羅地網，亦天賜佳景。

五、贛閩邊緣

六月二十七日，始覓汽車，離開紫溪。

由紫溪赴崇安公路均係翻山過嶺者，由路忽高忽下，巖壁崎嶇，一邊是高山峻嶺，一邊是危崖深壑，山迴路轉，溪流曲折，適值雨後，山洪傾瀉，隨處均呈瀑泉，若以杭州之「九溪十八澗」比之，猶小巫之見大巫耳。

贛閩之分界處，為最高之分水嶺，嶺名分水關，為仙霞嶺山脈與武夷山脈會聚處，高出羣峯，鶴立雄視，贛徽之倘欲由此入閩者，誠屬夢想，形勢險要，實可守而不可攻之關口。

嶺之北，澗流北指，成信江而去；嶺之南，澗流南下，謂之崇溪，至建陽會南浦溪，至建甌再會松溪而成建溪，南流至南平，會金沙二溪，東南折流成閩江，由福州入海。自古大水均發源於高山峻嶺，誠曰不然，今乘汽車，行駛在巍峨之分水關上，羣峯低首，浩然之氣，胸襟頓寬。

溪流千轉萬折，怪石玩水，各形其狀，鷙走鷗飛，猶稱奇觀；叢山蒼翠，野花遍地，斑點成趣。

汽車路每盤山而上，又復繞坡而下，是日猶霪雨霏霏，雲霧瀰漫山巔，汽車行至高峯，幾疑身入幻境，凌雲飄渺，憶及當年赴廬山受訓，在牯嶺吞雲吐霧，亦不過如此。

俯視山脚小村，僅若蟻聚，真是上得高山，始知平地。

自紫溪南行，十八里過車盤，各軍車機關搶運材料，均以此為轉運站，但村落荒蕪，食宿見缺，路傍壘壘者，皆前方搶運來之物資也，又四十里過分水嶺，機進十餘里，盤越大安嶺，以後山路略較平穩，沿途村舍，破壞不堪，均遭水災之殃，實為刧餘殘跡，情景堪憐！

六、崇安

六月二十七日夜深，抵達崇安，幸有先臨之同事，已為安排駐足處，而免躺馬路，蓋浙贛來此難胞，一時無處住宿，皆在馬路上過夜，言之殊覺傷心慘目。

崇安，為閩北之首縣，閩北水災，崇安首當其衝。

馬路為磚建，平坦可嘉，店市平庸，但人行道上，則成地攤區域，銜首接尾，均為浙贛難胞，賣衣鬻物為生，非與桂林榕城路上，專以地攤經商者可比，各賣主實皆痛心割愛者，是故交易既畢，猶目送顧客遠去，似有

依依不捨之概。

崇溪平臥馬路之左，溪流澄清，隔岸卽爲小山屛幛，青翠可愛，時値夏季，傍晚於溪中洗澡，水溫適膚，軟膩醉人。

武夷山餘脈，落足於玆，山坡上產茶頗豐，世界聞名之武夷山烏龍茶，卽出於此。

閩糖，菓品，均所聞名，桂圓僅五元錢一斤，顆粒頗大，肉厚味甜，其若赴興化一嚐鮮品，當尤爲絕妙。

浙東之敵，此時已進擾入贛；贛東之敵，亦陷貴溪，勢將通擾浙贛鐵路，衆復慮其包抄閩北；蓋以第×戰區及浙贛物資均撤聚閩北，且贛敵抵鷹潭後，分兵兩路，一路沿浙贛鐵路東指；一路由公路南下，過金溪，陷南城，再分兩路，一由光澤邵武入閩，一則繼續南進南豐，目求浙之龍泉，閩之浦城，頻遭空襲，若浙敵由江山假道浦城進擾，贛敵由邵武包抄，會攻建陽，則崇安休矣，非冒險突圍，惟坐以待斃而已，然終思浦城形勢險隘可守，路可安心。

七月九日，敵機十二架，狂炸崇安，且分散飛繞，梭巡於天空，機槍掃射頗久，余與數同事伏于草蕪中，數於機槍子彈下憤怒而戰慄，子彈常落附近，小草驚抖擻擻之聲，令人毛髮悚然，誠千鈞一髮，幸告無恙，然第×戰區之前線日報社駐留處被炸，工人職員及其家屬，死傷甚多，手足紛飛，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此血債何日淸償，有待於會師東京之時矣！

七、崇安至南平

此次浙贛路之撤退，經上峯指定，需至桂林辦理結束，一路上以運輸工具分配不敷，致有延擱。

七月十日，以避空襲，而待至遲暮時分，始行裝車出發，出境處受檢查後，（實則准帶搭憲兵二人，檢查卽馬虎了事）直駛武夷山麓。

天色沉晚，夕陽西下，燈光照耀，茶區新芽燦爛奪目，武夷山形巍峨得昂然天崖之勢。

數里許，過赤石，實驗茶區，宮殿式房屋在望，硃紅翠綠，古色悅目。車再前行，至公館渡，渡頭兩岸距離，雖僅數丈，但以溪流緩急不常，擺渡船一艘以三隻小舟架木板之工具，凡遇澗水漲時，尙需止渡，六月中旬，浙贛省撤退汽車最擠之時，渡口汽車，恆接蹤成隊，延至六七十輛，進渡需登記守待，挨號駁渡，余等車至渡口時，已無此盛況矣。

渡頭曲溪一灣，兩岸巖石壁立，山青水秀，頗有蘇東坡夜遊赤壁之景，惟當日無明月在天爲不足。

夜間穿過建陽城，街上除路燈外，寂靜無人跡。出南門，過渡兩道小木橋，汽車停於南門外某旅館之傍，據云建陽旅館，家家客滿，同事爲免碰釘子起見，皆盤車爲宿處，或臥車頂，或蔽車底（因係卡車，車中裝貨參差，同事人衆，反不能安睡）但求一宿，毋言舒適者矣！

建陽物價，不下於桂林，當晚叩店求食，一餐簡陋客飯，索價五元，其他當可知矣，然有人以爲均因過路難胞所提高者，是亦不無理由。

次日，天色微明，衆皆惺忪而起，毋言進食，更無盥洗，匆匆開車，繼續前程。

自鉛山以南，敵機恆顧公路沿途搜索，偶有發現，先擲下手溜彈爲試，若果成功，即予汽車以機槍之掃射及炸彈之狂擲。余由鉛山至崇安之日適逢雨天，一路平安，今次天炎日烈，一碧晴空，是故時至辰刻，各汽車均在山傍樹下，自覓其隱蔽之處，再加以樹枝之僞裝，空中鷙獸，亦無法覓得地上目標矣，所幸全程山道，倚山傍水，樹木叢生，汽車防空皆依此爲天然之屏障。

日來建甌縣城，頻遭敵機肆虐，是以一切汽車均不敢駛近城郊，余等之汽車，於九時半衝過建甌近郊，而至數里外之營口鄉休息。

公路在縣城之右，隔寬闊之建溪，溪上原有三合土建築之大橋可通，該橋雖無黃河鐵橋之雄偉，但桂林中正大橋則無可比擬，惜乎最近爲洪水衝塌一隅，一時難以修復。

營口鄉僅有百多步長之市面，房屋百餘棟，原是窮鄉僻村，而今汽車紛駛，畸形熱鬧，常有貴客嘉賓借此休息，鄉人聚而觀之，以爲奇蹟。

建甌奇產之筍，在此得嘗其味，清香鮮嫩，名不虛傳。

山村人家，利用去節空竹接連，以取澗水爲食，澗水清冽香甜，都市人士無法享受之大自然所賜，鄉人獨得其味也。

午刻，敵機九架，掠空而過，遙聞建甌縣城又遭狂炸，彈聲隆隆，猶之春雷，又不知幾許財產生命慘遭燬殺矣！延燒之久，達二時半，余等汽車開行時，煙捲猶撩繞天空，高入雲霄。

車抵南平，爲下午五時許，但見山崗重疊，層樓奇觀，第一印象，即若引吾抵香港矣，南平，實乃香港之模型也。

自建陽至南平，除公路外，尚有水道可通，小火輪順流而下，亦頗迅速，早發而夕至，堪稱便利，但溯溪而上，則需二數日始得返囘原地。

八、閩中福地

戰國時所設置之閩中郡，即以南平爲中心。南平舊爲延平府治，故亦稱延平，明末清初桂王封鄭成功於此，謂延平王。此山城實乃歷史悠久之重鎮，宮闕在南廊，遺址尚能揣摩獲之，而今改爲學校矣。

南平背山面水，形勢絕佳，上年敵據福州後，曾作進窺之舉，終未得手。

地居八閩之中，一若人之心臟，交通發達，爲閩中之水陸交通中心；公路則北出崇安入贛東，出浦城入浙境；西出寧化，可達贛南；南下達永安，直貫閩南；東通閩侯海口；水道尤爲便利。聚四方之水灌注閩江而入海，南平至福州，晨六時乘輪，竟日可達，普通座僅費三十五元而已。

南平縣面積不甚大，然層屋拾山坡而上，有似海市蜃樓，華燈艤上，尤顯香港風味，考南平之山，實爲武夷山之餘脈，分爲東寶山，蔓延而止於此。

馬路蜿蜒於雙峯之間，然平坦光滑，尤以沿溪之中正路，寬廣如滬上之大馬路，不讓柏油路之專美也。

城堞已廢，然舊跡猶可尋，起伏於山中，可作長城之雛型。

夜來乘興小憩於溪畔堤岸之草坪中品茗，溪流縈縈，涼風習習，遙觀晴暉中之閩江，三叉水口，水波不揚，一若置身於上海外灘公園中焉。

市況異常繁榮，商業發達，閩北之茶，木，筍，竹，紙，柴，炭，桐油，茶油等集散於此，由此轉運福州出口；外洋各貨，亦應有盡有，店面富麗堂皇，頗有都市風格，店以小吃堂為衆，菜館旅社，藥舖醫院及京廣洋貨店次之。

能至南平者口福無窮，果然，大則山珍海味，無美不備；次則平津麵點，甯波年糕，京腔蘇味，一應俱全；小吃店中牛奶咖啡，各式點心，鹹甜齊備，茲抄某咖啡館一二深合藥理及社會風趣之對聯於左，雖音韻牽強，但情調殊妙。

「薏仁清肺能止渴
蓮子補脾可充饑」

「生仁潤肺甘可口
荳洛清心味也佳」

七月中，適鮮荔上市，鮮紅可愛，啖之蜜水欲滴，既潤且補，五元錢一斤，價廉物美，為閩中特產，名聞全球。

當地物價，亦足令人咋舌，憶及初到南平之晚，在衞生食堂食紅燒甲魚，炒蝦仁各一，四兩白乾，三數盅飯，淨付四十二元之多，然座上恆滿，類多暴富司機與商人輩，揮霍豪爽，令人驚駭。

旅店亦多客滿，余等則暫借正在建築中之南平俱樂部安身，席地而臥，大鍋而食，繁華市場，未敢問津。

駐留日促，未能探勝求古，市區巡禮，亦屬走馬看花。

東南日報由金華撤退至南平，即匆匆復刊，當地並有南方日報與天行周報，消息堪稱靈通。

警報常發，但敵機鮮有光臨，抗戰以來，於茲五載有餘，南平極少遭遇獸機蹂躪，誠為閩中福地，然防空設備並不疏忽，倚山人家，皆建有可容數十人至數百人之天然逃難山洞，門外立牌指示行人，頗覺親切，年來南平人口激增，然本地人概多赴海外經商，而在南平縣內類非南平人，馬路往來者，盡皆南腔北調之同胞也。

九、南平至永安

南平至永安，公路百餘公里，乘福建運輸公司汽車，七小時許可達。一路傍由河水而南下，原有大道今改建公路，大道係當年清兵入閩，史可法兵敗南撤所通過者，由此直趨長汀而入粵。

晨八時，車啓行，由南郊渡溪，溪闊十數丈，角輪施渡，先溯流傍岸而上，及至某等距離，乃斜放中流，於逆水中且航且退，以是得渡，為時亦短，水流湍急，然清澈見底，鵝石灰魚，歷歷在目，比屋青山隔岸相望，氣象雖欠調和，熱鬧與幽靜兼而收之，亦特具風格。

公路漸趨入山，山道上下曲折，迴旋無休，三十餘公里過沙溪口後，改自沿溪上行，再三十餘公里到沙縣，公路在縣城之東門外，時已向午，停車進膳。

在沙溪口啖瓜，瓜小而味甘，當地產。

沙縣物價甚為低廉，農產水產亦豐，大盆炒菜，僅價三四元，可謂全國公路線上最使旅行者歌頌之地，眞乃價廉物美。

烈日當空，炎熱難受，反是卡車馳奔時，山風輕襲，聊取涼意，午飯後

蜿蜒前進，四十公里處過三元，自此汽車再行趨入翠山，翠屏閃耀，山景如畫，陽光輕斜；樹蔭稀落，溪水蜒畔，松竹端首，旅者興味奔放，浩浩乎，一瀉千里。

近永安處特於巖壁上書題「桃源洞口」四大阻刻文字，一時驚呼為古之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之仙境，但陶文所指係武陵界，實則無中生有之妙締生花，此處或為後世遊客之附會成其好事者歟？

下午五時許，抵永安，下車穿市而入，燈火已上，星星閃爍，有若滬濱之馬路夜色。

永安地方較南平略大，亦有水遊通港口，下行可達廈門，是以商業尚稱發達，然市況似較南平為次，物價稍遜，但八元錢一餐簡陋客飯，今之桂市亦不過爾爾，然旅社菜館，家家客滿。

中南旅運社建築尤為醒目，有若桂林之樂群社，房間清潔寬暢，招待週到，旅客稱便，但旅者需先預定，以免向隅。

武夷山脈南段，支系有博平山脈，復歧出戴雲山脈，橫臥於永安之南，山巒起伏，雄偉天成。

余等七月二十三日晚抵達永安，次晨即行繼進，適逢天雨，街道泥濘，未及一作馬路巡禮，深以為憾。（下期登完）

南泉雜詠

王銳

南泉亦名南溫泉，係巴縣國文欽氏創闢自渝海棠溪乘車行十五公里即達。或先土坎下車，雇小舟，泛花溪前往，更佳。途經龍門泉，小溫泉，該處現為中央政校所在地，前臨溪流，後倚邱陵，疏影橫斜，清輝幽映，景以湖音閣花溪草堂為好；再進過飛泉及願靜亭即抵南泉公園，園後溫泉，含硫黃質，源出建禹山；附近別墅林立，市廛非然，儼若新村。三十年余以聽傳養病政校，研習近代史與近代劇之暇，每持雙杖小遊，今春苫先生主旅行雜誌筆政，囑寫遊記小品，因作南溫雜詠，以饗同好，並報雅意。

綠野

風韻終日意茫茫，出接翠微踏碎光；
忽聞春風傳喜笑，裙裾翩飄楊柳橋！

琴聲

颯颯樂音嫋林梢，款款涼風拂心苗；
苔徑向晚微花落，覺得琴聲聲漸杳！

玫瑰

馬尾綠雲染澹碧，碧樹遮峯暮色融，
池畔寂步懷坦蕩，新綠叢中玫瑰紅！

游魚

積翠林蔭識清音，槐花如雨落池塘，
游魚未解子規意，競逐殘英興洋洋！

晨炊

溪繞梯田竹掩扉，若臨仙台雲夢鄉，
飽覽春曉心未隔，深草含烟知誰忙。

詩苗

洞天福地暑氣消，碎語嚶嚶夾喜聲，
臨窗敵機施虐過，未朝靈機植詩苗。

警備室觀血衣登願壽亭即景

血衣印心上茅亭，閑眺餘輝照禾田，
映水苗葉顯清秀，苗根暗訴地未寧！

夏夜

月色無邊霧飛騰，花溪入夢波漾銀，
如醉漁船臨峽逝，野蟲繁音寄幽情。

秋至

雨霽溪畔獨徘徊，閑理瓜藤傍架栽，
回首峽谷白雲散，一縷斜陽送秋來！

三年來金剛坡之觀感

程俊波

予以家鄉陷敵，於民二十七年冬，輾轉流離到重慶，在渝旅居月餘，因敵機不時空襲的關係，又自動疏散到金剛坡居住。當我初到此地，四顧周圍荒寂，感覺山路崎嶇，不堪跋涉，因我的住處，在山之最高峯，每日出入山中，不是爬陡坡，就是越險徑，累得氣也喘不過來，因此便生厭煩心，幾乎住不下去。再半山之中，除有兩三茅屋星散在松竹之間，隱約可見外，餘無特別建築，亦鮮古蹟玩賞，住在這裏，比修行的古剎，還要幽靜，說是清閒自在，寧說是淒涼寂寞。最感到不便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亦無從購買，如果需要的話，就要跑到相距七里許之高店子，才可如意購到，雖說跑這一段短短的路程，不算是吃虧受累，對於往返時間的消耗，也覺得太不經濟，不過宇宙間的一切，並不是註定的，有時隨環境而變遷，亦可隨時代而進步，昔日荒涼之境，未嘗不可變為繁榮之區，金剛坡雖屬偏僻之地，人烟稀少之處，自經劃為遷建區後，漸漸得到一般人的注意，於是，相繼來此雜居者頗不乏人，眼見金剛坡的繁榮，蒸蒸日上，較之過去，豈止霄壤！本人就三年來之觀感所及，略加敘述，以作實際的記錄。

山居之回顧

金剛坡為巴縣之屬，位於成渝公路，距重慶九十華里，地勢嵯峨，適當交通要道，當局為便於旅客起見，亦早有金剛坡汽車站之設置；惟居民不多，車站範圍甚小，每日搭車的乘客，並不擁擠。至於私人的建築，只有小飯館兩家，理髮店一所，俱是編茅為屋，各謀生計，但地勢偏僻，生意清淡，雖不虧本，斷言賺錢有限。據本地人談：「金剛坡這地方，在民二十四年以前，為盜匪盤踞之區，往來有錢旅客，到此多遭刦害，自抗戰軍興後，交通發達，人口次第激增，致盜匪之流，無形絕跡云。」我聽此寥寥數語，可知過去的金剛坡，實在可怕；詎料近年以來，環境大變，氣象一新，多方人士的足跡，已逐漸踏進這裏，富豪的在此住家，免受城市的騷擾；貧苦的在此賣力，以圖一己的衣食，甚至略具資本的商人，也來此大開其洋廣雜貨商店，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幾使人忘却山居的生活。

現在的金剛坡，為人才薈萃之區，群賢畢集之地，更有若干不同的事業，已欣欣向榮，同時商業也非常繁盛，此間陸續經營的有雜貨店二，合作社三，百貨商店二，糖菓店二，中藥舖三，北方食店三，川菜館二，江蘇菜館一，成衣店二，拍賣行一，茶館三，理髮店一，麵粉廠一，麵舖一，煤炭廠一，其他醫室，攝影室等，共計三十餘家，形形色色，各具花樣，生意都很發達，

儼然成為一個山村美麗的小鎮，雖不及城市那樣繁華，也漸趨於半城市化和現代化了，我不禁口占云：

半作鄉村半作市，也為商賈也為農。

另外還有露天菜場每日晨曦之際，附近的農夫農婦，年未及笄的姑娘們，各負着不同的新鮮菜蔬，到此出售，買賣客人，自由交易，如果有錢的話，你要買什麼，都可隨意選購；不過彈丸之地，菜籃充塞，買賣者異常擁擠，一片喧嘩之聲，不絕於耳；有時雙方為物價的爭執，更鬧得震破耳鼓，這大概是買賣場中應有的現象。他們交易的時間，每晨五時至七時左右，到八時以後，鄉販各紛紛鳥散。

此地人口多，生產少，一切日常生活所需的，都要仰給於外來，所以糞米，菜蔬，鷄蛋，猪肉等類，價格較其他處為高，一般負販鄉民，咸視金剛坡為利藪，每日早晨，負販往來如織，買客趨之若鶩，無論陰雨天晴，從無一日間斷，雖說是負販帶點居奇的性質，也確實便利居民不少，按川省的習慣，凡為場鎮之類，須隔三日逢場一次，如果不是場期，購買貨物就很不容易。此種習俗，相沿至今，因襲未廢，而金剛坡原非場鎮，竟能適合人羣的需要，天天買賣照常，獨闢一市，誠開巴縣各場鎮之先例，亦為巴縣最進步之區域。

二　碉堡之一瞥

這裏是金剛坡的要塞，重慶的咽喉，路似蜿蜒長蛇，彎彎曲曲。往來的汽車，不時出現於雲霧之中，嗚嗚的聲音，隨着螺旋形的路徑，盤旋而上，這一段公路，高低不平，異常窄狹，可說是羊腸小道，如果司機不當心，時有覆車的危險。我住此地，已有三年的歷史，眼見翻車的慘劇，不下十餘次，我被好奇心所驅使，已到此問津多次，這樓台式的碉堡，非常壯觀，此種軍事設施，大概是鎮壓盜匪，以備防患於未然。前據土人談及昔日盜匪在此橫行的故事，這壁壘就是有力的證明，然今日盜匪絕跡，雖不適用，也頗合遊人的需要，每當春夏之時，有不少的紅男綠女，聯袂攀登，有的玩賞景緻，以曠胸襟，有的祕密幽會，暢談私情，四面層巒聳翠，矗立雲霄，遊人到此，最宜遠眺，就是炎夏的時候，猶未減春天景色，山花豔放，野卉芬芳，輕狂的粉蝶，不斷戲舞花前，幾處園林，鶯聲乍囀，如入歌舞場中，實在使人悅聽；惟哀鳴的杜鵑，獨叫得悽慘絕人，聞之傷感不已，這種多怨的鳥，與我們流浪者同一命運，徒喚奈何，因有感成七律一首云：

尋芳選勝上碉樓，半壁河山一望收。
幾處園林鶯乍囀，數叢花草蝶狂遊。
呢喃燕語傳佳句，悽切鵑聲鬭客愁。
猶有松濤作怒吼，儼如滄海瀉洪流。

最使人留戀的，青山秀麗，四季皆春，松柏翠滿山岡，修竹遍壑[illegible]。梯田萬頃，蕩漾清波，儼如一面玉鏡，水光山色，風景類似江南，現出一種可愛的景象，真是「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這兩句詩的描寫，對此景實在太確切，恐怕是古代詩人，早就注意及此了。

三　龍洞口之風景

危峯屹立，萬木參天，廬舍星羅棋佈，飛鳥點綴山林，一泓碧水，由萬綠叢中的崖穴，不斷的洶湧出來，這就是龍洞口的流泉，金剛坡的點綴，

一年四季水聲潺潺，可供居民食用，如遇天旱，兩旁的稻田，都利用它灌溉，無論如何荒旱，不致影響農人的收穫，確是一個天然的奇蹟，很值得人們注意。這一泓流水，沿公路的山坡，縱橫下瀉，成為美麗的瀑布，蔚為奇觀；要是天氣晴明，陽光輝映，恰如白玉長虹，出現於金剛坡之上，更使人徘徊瞻顧，不忍捨去，設在山腰的麵粉廠和碾米廠，也利用它發生動力，代替人工，磨麥碾米，一切設備雖屬粗率，但頗合科學的原理，如再加以改進，當更趨完善。

道裏的氣候，非常溫和，晴則麗日當空，一派青山入畫，有時薄霧濃烟，籠罩着整個的山影，連天地都分辨不清，好像置身雲霧之中，飄飄欲仙；假使天變起來，雷電閃爍，風雨交加，又是一番景象，俄而山洪暴發，傾瀉於兩崖之間，大有排山倒海之勢。無情的風雨，打得落花滿地，一片淚痕，雨灑芭蕉，如同泣訴，此情此景，春夏的季節，不時呈現於目前，興感之餘，偶成七絕一首云：

危崖蒼翠木參天，隱隱青松含野烟。
雨濕芭蕉花濺淚，一泓碧水寫山前。

每逢山雨欲來，風雲震盪之際，突使金剛坡全境，都在緊張之中，松濤怒吼，澎湃於山谷之間，有如被壓迫的民族，發出反抗的呼聲，這確是「不平則鳴」，松柏即其例證。

最後，筆者很希望我們的民族，也能具備松柏的精神，堅定松柏的態度，抵禦一切的暴力，想當艱鉅，方可與松柏媲美，獨立於亞洲，長存於天地。

興豐行
桂南路一三九號
五金
鋼鐵
工具
材料
電話五〇二〇

失去了的溫泉

——為紀念龍陵芒市一帶淪陷一周年而作——

周一志

一　龍陵黃草壩的溫泉

當汽車沿着滇緬公路，跨過萬流奔騰的怒江，開始像老牛般的，很費力地向上爬的時候，坐在車裏的人一定會同意誰地感到非常的困乏。同時從汽車引擎裏面所發出的陣陣熱氣，也會使人感到極度的頭痛。可是當汽車慢慢地爬上了高黎貢山山頂的時候，山上的涼風吹來，馬上會把困乏和頭痛刮得乾乾淨淨。很自然地透了一口輕鬆的氣，清醒的頭腦立刻會意到這已到了另一個境界。汽車順着下坡的公路，加快速度地飛馳，坐在車子裏的人們更會覺得飄飄欲仙，輕快百倍。

快到龍陵的時候，就先到了一個小小的平壩。在公路的右邊是一個小小的村莊，左邊有二座用磚石圍砌的小「方城」——那便是一般司機和附近居民所熟習的黃草壩溫泉了——同時，誰也已經能夠嗅到一陣由微風送來的硫磺氣味。

那二座小「方城」是露天的，而且是連着的。圍牆高約二公尺，面積相等——差不多都是一百平方公尺。「方城」裏面便是池子，泉水從池底冒了出來。因為溫度很高，「城」外便有一股小溪被引了進來，調和了它的溫度。泉水裏所食的硫磺成分很多，氣味也很濃烈。

依照一般習慣上的使用，以及地勢上的關係，東邊的池底比較高些，便永遠是男子們的「浴場」。而西邊的較低，便屬諸女子，在當傍晚時候，兩個「方城」的牆上，掛着晒着兩種不同性別的衣褲。而隔着一道磚牆，有兩種不同性別的人，在洗刷他們整天的疲勞。

自從滇緬公路上的車輛增多以後，這裏也成了一般「曼拉」司機常光顧的地方。因此，據說那東邊的「方城」裏也從此被散佈下了「性病」的毒菌。

二　龍陵背後的七星泉

龍陵縣城大街的兩端，是騰越關的龍陵分卡。跟着分卡背後的一股小路向南行，慢慢地爬上了龍陵背後的一個山頭。雖然並不高，却是一片荒涼。小路兩旁除去一二個樵夫牧童在矮矮的松樹底下，山石上面休息之外，再也看不到什麼。從第一個山頭，下了一些小坡，穿過一個狹谷，便須繼續翻上另一個山頭，方向依舊向南。可是小路的曲折狹窄，山坡的峻峭，較前者多上二三倍。好容易爬上山頂，兩條腿已經不能支

持。滿以爲下坡一定輕快，不料下坡的坡度大得更厲害。走的時候，比上坡還費力。一口氣下到山脚的一個深谷裏，便有一陣陰涼的感覺。

深谷裏有一條急流的山澗，山澗旁邊的岸上，也有二個小「方城」，牠的式樣大小高低完全和黃草壩的一樣，然而「城」里的泉水溫度却比較低些，所以也用不着另外引水來調和了。因爲這裏的泉水清淨，溫度合適，地位又清靜，雖然得藏在山谷裏面，每年清明節前，龍陵一帶的男女老少不嫌路遠而來洗浴的，仍然不少。這些「浴客」大致都是在事前邀了一些親友作伴，預備了一些食物，帶了行李，就在泉旁搭了幾間簡單的茅屋，住幾天，吃幾天，洗幾天。

循着山澗向上游行半里，便到了一個石壁所在地。山澗從狹窄的石壁裏冲下，濺出了白色的水花。山澗的水面上聳出了幾塊大石，一連串地成了天然的「踏脚，」就在這些「踏脚」上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穿過一丈長的石壁，跨過激冲的急流，到了另一個境界。

那兒依舊是一個深谷，寬度比前者更窄。整個的山谷充滿了澗水。因爲地勢的關係，造成了一個很壯麗的瀑布。處身其間，不覺令人疑爲已經到了孫悟空的「水濂洞」中。瀑布左邊的山坡上，有七個小凹塘。從山上淌下的溫泉，流入塘內，又溢出塘外。便成了馳名龍陵附近的「七星泉」。

「七星泉」的排列，像是人工造成似的，很有次序。自上至下，共分三排，上排和下排，都是二二個並列，中排則有三個並列。「浴客」可以蹲在中排的中央一個塘裏，兩手並舉伸在左右二個塘裏，兩腿分插在下排的二個塘裏。這樣，從上排塘子裏溢出的溫泉，便會從頭至脚，冲過了全身。一方面還可乘興瀏覽附近的風景。這種特別的洗澡情形是在任何地方所找不到的。

有人讚美安寧的碧玉泉，猶如「窈窕的村姑；」那末，我讚美龍陵的七星泉爲「壯健的山姑。」

三 芒市的官家溫泉

離開芒市市區西一公里的滇緬公路左旁，又出一條支路——一條四五公尺寬的公路。路面平坦，很少有坡。普通汽車的駛行速度，可以維持到每小時二十哩以上。路上的橋梁都是竹橋。車子走在上面，橋面就跟着起了波動，但不會折斷。

經過芒市土司的農場，一直到距離芒市市區恰巧有十公里的地方，這一條公路已到了盡頭，這裏是在一個孤獨的山頭的脚下，山頂上有一個古廟，供奉着二尊「丈二」大佛，山下蓋了許多草屋，那是給芒市土司的眷屬避暑用的。草屋對面，有一圈磚砌的圍牆，圍牆裏面便是聞名龍芒一帶的「官家溫泉」。所謂「官家」，是一般芒市平民對土司的尊稱，那末，顧名思義，這便是土司的「和人溫泉」。雖然禁止平民入浴，而對於駐在芒市的各機關員司却是例外。

整個池子是用水泥砌成，因此池裏的泉水也非常清澈，溫度也不太高，氣味也不太濃烈，與所謂「恰到好處」。

每天在夕陽西照，涼風徐來的時候，便可以發現有許多青春妙齡

四裸體，「小菩薩」（擺夷姑娘）在池中嬉戲，浮沉游泳，宛若一幅美人魚的出浴圖。芒市的土司也常常在晚上點了氣燈，召集了所有「嬪妃宮女」，在這個池裏「夜浴」。也是一種別有風味的入浴型式。

在「官家溫泉」的附近，另有一個「平民」用的溫泉，一切設備上建築上都差得很多。

四 附記

在龍芒一帶的溫泉很多，以上不過略舉其著名的而已。自從龍陵芒市在去年五月初淪陷以來，已有整整一年，這一年來，那邊和滇西邊區在水深火熱中，受盡了壓迫和欺凌；就連那一帶的溫泉，恐怕也免不了敵人的沾辱。

最近在旅行雜誌一月號裏看到了前校友金洪根君寫的，一篇關於安寧溫泉的作品，頓時使我憶及龍芒一帶的溫泉，也連想到別了已經二年有半的龍芒就在龍芒淪陷剛足一周年的今日，讓我來回憶一下，表示我的遠念不忘。同時，我也期望於不久的將來，這些「失去了的溫泉」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懷抱裏來。

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於呈貢。

廣華大藥房
〈桂林中南路一〇八號〉
成藥原料
醫械用具
設立：
營業部
配方部
診療部

武彝山遊記

四月二日爲春假之期，筆者參加學校工商管理學會，赴赤石參觀「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研究所」，事畢乃遊武彝山，山勢險峻優美，誠不愧爲中國五大名山之一，歸作遊記。

馮立人

四八—二五六

春天不是讀書天

窗外的樹梢萌了新嫩的綠葉，路旁的野草也抽出了幼芽，季候由肅殺的冬天轉到新春，帶給人們多少新的歡樂與希望。山城的霧季已過去，這清晨顯得十分清爽，我們二十多位伙伴組成的參觀團開始了我們的步伐，向着赤石做小小的長征，五十公里的路程，雖然有難行之感，但是野外的情景又別有一番意味，春風吹遍了大地，泛起麥田的碧波，我們行走在遙遙的公路上，呼吸這田野的氣味，好像恢復了原始的自由。我們的足跡踏過了城市，村落，溪谷和林野。春天不是讀書天，這大好時光，野外才是我們活躍的處所。

最初風景線——一夜旅人生涯

由清晨到黃昏，我們不斷地走着，頗有所謂「百里半九十」，最後，我們的確感到身體的疲乏了，但是意外的喜悅使我們忘卻了痛苦而繼續前進，這時我們走過了平凡而單調的山麓地帶，走上奇險的山巔，兩邊山勢峻偉，紅白相間的花崗岩襯着蒼黛的色澤，非常耀目，這是最初的風景線，一天努力所希望的曙光。再越過更高的一峯，武彝山便由模糊而清晰地顯現在我們前面了，遠望過去盡是奇峯妙岩，高低凸凹，雄踞九曲中第一曲的大王峯已矗立在羣山中了，峯上又豎一峯，恰似城垣圍護，上面長着一叢松樹，排列平整，空隙之間襯着乳白的天色，形似欄柵，真是奇景。天空昏黑了，我們離目的地還有七公里的路程，當晚便在公館，這小小的村落中的一所陰暗破落的客棧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抵赤石，因爲身體疲倦，所以休息了一天，赤石這地方雖然是鄉村，但是財政部茶葉研究所設立于此，洋房巍立，茶田無際，更爲了前年這裏是數百年來罕有的日全蝕地帶，所以政府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從事建設，以便天文觀測，而且前面便是武彝山奇岩纍纍，形成一幅壯美的圖畫。

踏上武夷

沒有陽光，也沒有雨，這天的曉晨便是這樣陰暗的春天天氣，我們開始遊覽武彝山了，渡過了一條急湍的小河，便是山麓，行里許，先見雙鸞蘭谷兩岩，峯巒凌空，懸崖峻峭，蘭谷岩高約十餘丈，清泉下瀉，瀝瀝作響，曲徑通幽，雖晴猶雨，此時心境恍惚，入不可思議之境。雙壁岩兩峯並

立，非常綺秀。出關谷上石階數百級，便是天心岩，岩下有一僧院，名永樂禪寺，樓閣倍顯寬敞而幽雅，外有青松綠竹，清幽宜人。僧徒數十人，招待殷勤，寺內有「信步登山山浮雲際，舉頭望月月在天心」一聯，頗能傳神。天心岩除了風景優美外，產茶也非常著名，我們都向寺僧們購買岩茶，留做紀念，有的沒有買到，總覺得有些遺憾。據說岩上有「大紅袍」三株，每年產量僅數兩，看守嚴密，因爲物罕爲貴，寺僧們視它如珍寶，所以也不肯輕易給人看。每年由採茶到製成茶葉都由方丈親自監督，並且聽說還要舉行隆重的儀式，其珍貴可想而知了。

天遊遊。

在天心岩留連約一點多鐘，再西南行三四里，經磊石、馬頭諸岩便到天遊，是全山景緻最優之處。蔣銘三公建中正公園于此，大門爲紅磚所築，仿山麓曲折而入，兩壁峭崖，雜木叢生，蔚翠蔥蘢。行不久，上小坡，有中山紀念堂一幢，建築雄偉，後面爲妙高台，有小洋房一座，玲瓏精緻，右上石階數百級，登天遊峯，是全山最高之處，有牌坊，路亭，都是水泥的現代建築物。羣山環抱，山腰山頭或有小屋，隱約其間，有的山岩顯露，好像村庠土垣。下臨千丈，九曲折流左右，這偉大的自然物色，眞的使人留景生情。

再一次越過高峯。

歸途中，從天遊繞道而回，越嶺登峯，盤桓山中約一點多鐘，雖然身已十分疲勞，但是「水簾洞」的奇景，又引誘我們再一次越過高峯。「水簾洞」又名「噴龍涎」，遠地看去也不過是一股泉水從高岩的頂端噴射出來而已，但是這個巨岩不但高峻，而且上凸下凹成一個拋物線型的面，水行急流從岩頂落至下面，微風習習，飄搖不定，狀似簾珠。岩下有一廟，名三教堂，祀孔子老子和釋迦。廟建崖下深處，不透瓦礫。廟前有平地一小方，仰望岩頂，腦昏目眩，惟恐崖石下崩，自身幾爲齏粉。

九曲。

當四天由赤石乘竹筏順流而下，行約十里，至蘭湯渡登岸，沿公路繞幔亭峯步行約二三里，有武夷宮，爲蘇皖政治學院院址，現爲失學青年訓練處。宮後大王峯矗立，宮前有東路軍陣亡將士墓，有紀念亭、紀念堂、紀念祠及紀念塔等建築物，莊嚴精緻。墓共十三穴，穴表錫範朵朵，強烈地象徵着壯士之血，革命之光。由武夷宮到宮前渡再乘竹筏沿水道上至二曲，玉女峯超立水濱，婷婷嫋嫋的姿態倒映水中，十分飄逸。峯下爲浴香潭，深潭澄清，峯頂雜草簇生，好似鬢髮。峯側一石，刻「鏡台」二字，大約丈許。竹筏徐徐前進，經過兜鍪、虎嘯、小藏、大藏、隱屏和天遊等峯，不能一一形容。達七曲，沿岸有羊腸細路，行約三里，便是小桃源，四面峯巒聳立，僅留小門折轉而入，有廟宇田疇，眞是所謂「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境界。至八曲，山勢已盡，所以折路而回。

九曲水程約十餘里，曲轉峯迴，或暗或明，峯巒巍峨，路移景換，這樣妙的景色，那裏能夠用文字來表達呢？

古事故蹟。

名山出神仙，這是中國人一般的信念，尤其像武彝山，簡直使那些嗜味的人看爲仙境了，所以產生了許多神話故事，當然神話都是荒謬無稽的，但是可不鮮趣味，特由武夷山志中摘錄數則，或可免傳聞之訛誤：

魏王頭——魏王子騫修眞武夷山中，後仙去，遺蛻在小藏峯，宋、紹聖熙平間，迎魏王顱骨至太乙宮祈雨，不崇朝而沛降。「云稱弗虔，頭輒飛去。禱雨畢，則自返故處，後爲孕婦所污，不復歸。明嘉靖間，直指樊獻科藏其頭于仙館崖石竇中，塡以粉，封閉甚固，下嵌小碣勒文記之」。

虹橋板——大王峯昇眞洞外，有木板縱橫插于巖際，相傳武夷設宴幔亭時，架虹橋以引鄉人，及下，橋遂斷，其板飛插各峯石罅，迄今大小藏峯、鼓子峯、金鷄洞諸處皆有之，風雨飄搖，歲久不腐，人莫能取，間有自墜者，色黯而澤，類沉香，文理堅澤，不辨何木，土人珍之，云：「能除胃氣病，辟火災，祛邪祟焉」。

架壑船——船長約二丈許，中闊，首尾漸狹，類梭形。傳爲圓木刳成，且具棹楫，然遙望之，弗能辟也。……然東壁所見架壑船，猶有四：明萬曆丁巳兩墜其一，內貯磁器，隨皆靡碎，好事者爭藏其板，嗅之微香。康熙辛亥秋，又墜其一。……

仙蛻——仙蛻可見者四。大王峯之張培、徐熙春；杜葛崖之程艮初，水簾之王廣而已。明萬曆時，直指楊四知見張裸裎近褻，因而裝塑，今皆合掌，徐氏王亦塑而口耳手際稍見，其齒皆宛然，惟程艮初裸體無飾，偏首趺坐，俗稱草鞋仙者是也。

楠木樓——八曲鼓樓巖內有楠木樓，高廣三四尺，規製精巧，傳是飛來者，陳幼溪記云：窗櫺甓瓦，無非木製，釘頭露木外者半寸，測爲百年物，萬曆庚辛夏，大風雨，木樓飛出，越三仰峯而去，土人目擊者甚衆，落一礎如棋子大，道士黎望雲者拾得之，珍藏傳玩甚久。

釣竿——三曲釣竿，四曲金鷄洞，均豎釣竿一，風吹不落，雨濯不朽，人以爲仙人釣竿。

世間有石皆僕奴，天下無山可弟兄。

我固然費了不少的力量來形容武彝山的景緻，但是以我的描寫技巧來刻畫它，實在太辜負了。它給我的美感，深潛在腦際，不能把它完全透露在字跡裏。武夷山廣約三四十里，其特點乃全山皆巨巖崢嶸，爭研競秀，按隨園詩話毛大周有聯曰：「世間有石皆奴僕，天下無山可兄弟」。可知武彝之優美矣。

旅行雜誌叢刊之三
川康遊蹤
川康爲新中國太陽的起點，其蘊藏之富，足以支持我國抗戰以達勝利之日；其山水之壯麗，尤足冠甲全國。而本書之輯，在於使人深切體念我國河山之瑰奇，以激發我人對祖國之熱愛。全書計十八萬字，爲易君左等執筆。現尚在印刷中，凡預約訂閱者，請先匯寄三十元，出書後多退少補，再行寄書。

峨山遊記

吳昌國

（一）前言

廿八年夏，余因假期得五通橋舅氏之邀，前往該地；橋在嘉定下游四十里，爲一小鎮。抵橋之日爲八月二十，乃嘉定遭敵機狂炸後一日也。九月四日曾往嘉定，作數日「盤桓，」往武漢大學，遇楊杰應茂諸級友，相逢至歡。劫後嘉州，近郊及對江仍不失爲山明水秀之區，勝蹟多有；舊友伴余遊凌雲寺，瞻大佛像，登蘇子樓，遊烏尤寺，……令人留連忘返。嘗聞「蜀中山水，嘉峨特秀，」嘉州名蹟既遍，峨遊之心愈切；回橋之後，會得妻弟莊去病之邀，乃於十三日重赴嘉定，作峨山之遊。

（二）從嘉定到峨眉縣（九月十四日）

峨眉縣距嘉定凡八十里，交通除步行外，僅賴「滑竿。」余等路徑未稔，即以滑竿代步。晨六時離武大宿舍，沿途均小徑，無大山，田野桑樹碧綠，爲嘉定蠶絲實驗區；蘇稽係途中大鎮，行人經此歇足。西行大都平原，田野一望無際，阡陌中盡是收穫後所遺之稻樁，深慶今年川省之豐稔。

抽「大煙」幾成抬滑竿者必修功課，途中就擱不少，午後四時許，層巒疊翠，峨山已在望：雲層變化，山勢奇幻，遠望隱約，恰如畫圖。余等至此已心仰神往矣。時抵峨眉縣，天色薄暮，未能瀏覽，購手杖草笠，備上山之用。晚宿集賢旅館。

（三）大峨山平面略圖

大峨爲峨山中最高者，亦精華所在區；自麓至頂凡百八十里。余等此行，除九老洞下洪椿坪一段，因時間限制未克前往外，約走大峨三分之二，附此行路線略圖，（圖附見後——編者）庶可按圖索驥，一目了然也。（自洪椿坪至九老洞一段未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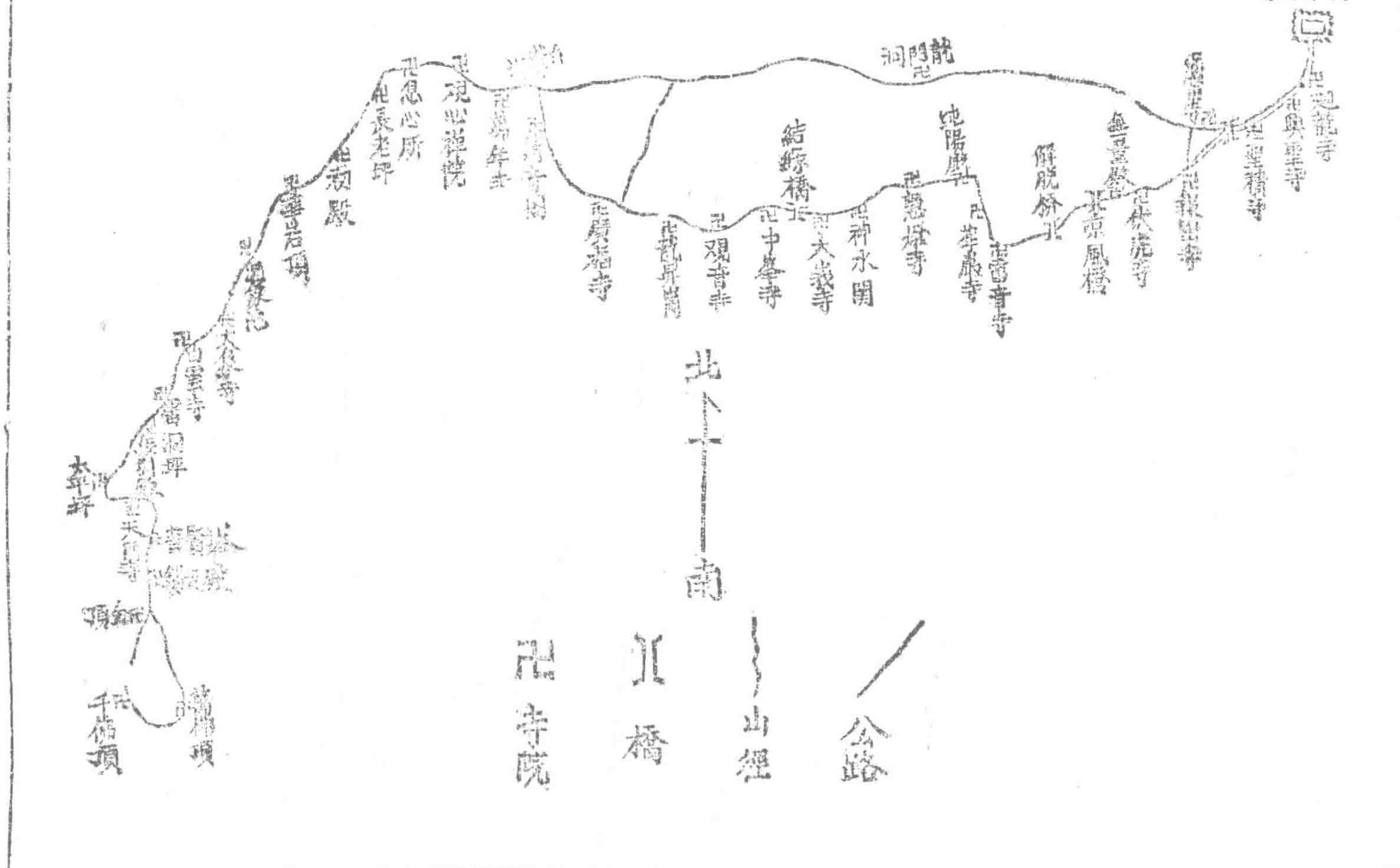
（四）上山三日行（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第一日——自峨眉縣至清音閣

晨七時離集賢旅館，行李交與「背子」，徒步出南門——（現已改爲「中正門」）過儒林橋街，沿公路行，經迴龍寺，菩提庵，興聖寺，均爲小刹，門前凋敝，因未入觀。

進五里爲聖積寺，廟內羅漢松二株，圍十餘尺，寺左有老寶樓，內懸八卦銅鐘，高九尺，重二萬五千斤。（聖寺晚鐘爲峨山十景之一。）寺後有鐵塔一座，高二丈許，大小十有四層，鑄佛四千七百尊，旁鑄華嚴經全部，至足名貴，三百年前古物也。塔後有金身釋迦像一尊，柱有聯云：「聖從寺積，渺渺冥冥，放開眼界，偏看古地無蹤影。人自天來，空空洞洞，敲破耳邊，獨聽晨鐘第一聲。」觀此可想見其大概。細雨微微，「背子」指告雲深處爲金頂，今不可見，然余已覺身在雲中矣。

大峨山平面路引略圖


峨眉縣
龍門洞
報國寺
伏虎寺
解脫橋
觀音寺
純陽殿
神水閣
大峨寺
中峰寺
結緣橋
廣福寺
息心所
長老坪
初殿
華嚴頂
大乘寺
白雲寺
洗象池
雷洞坪
太子坪
千佛頂
萬佛頂
北
南
公路
山徑
橋
寺院

又二里為曾崇禪,自此折入小徑過保寧寺,現為四川大學借用,大小木箱,堆積殿門;寺外溪澗大抵,平遠山環,不亞聖積寶境,

由保寧寺上走兩河口,過石橋為蕭店,茅屋數十家,可以歇腳。再上里許為子龍洞,外有關帝祀,未入沿河而上,漸入山徑,行里許,經古樹林進報國寺,為峨眉縣通峨山公路之終點;縣城距此凡二十里。正殿規模宏敞,大門有聯句:「為而不有,公而無私,乃報國要義。明以破迷,真以除妄,是佛教精神。」寺內有碑記詠報國寺八景,但未遑觀。川大理院最近移此;雲水湊集,誠讀書之良地也,嘉定之蘇子樓,當有遜焉。

出報國寺,遙望遠山隱約於白雲中,絲絲之雨不足阻人遊興。從寺右上行數里,過木坊榜曰「伏虎寺」,經與隆橋,玉泉樓,再前為虎溪橋,橋下石子細潤如玉。傳聞此處原多虎,宋僧「士性」建尊勝幢壓之,虎患始息。屈曲上行又里許為伏虎寺;殿宇前後凡十有三,崇隆廣大,入峨第一大觀也。川大文法兩院及總務處均在此間,得其所哉!

由伏虎寺左過木橋即無量殿,(傳聞殿後太湖水煎湯服之可擴心氣)循溪行山勢漸陡,兩峯隔峙,谷中瀑布潺潺。過涼風橋,涼風習習,精神為之一爽。石壁鋒立,中有容洞,風颼颼自口出,曰涼風洞,涼風橋因此得名。

自此上行半里,渡解脫橋,泉聲甚壯。直上竹林陡峭滑躂,木磴層層,高約百餘級,為解脫坡,坡盡為雷音寺,大門聯曰:「雷音八方震天威聽千天怒。音涵三界闡佛教莫悖佛心。」現亦改為川大校舍。

由雷音寺直上二里許為華嚴寺,雨雖止而山路滑,殊覺費力,寺見衰圮,僅有小沙彌數人,諷誦佛經;「木涼撤」已不見,有聯云:「欲識本來面目忌相忌形如同山水依舊;要明未來身處知空知色自然殿閣重新。」

出寺上行,過木坊,不數十武,進純陽殿。殿宇歷級而升,重樓瑰瑋;殿後雲霧繚繞間有庫曰藏殿。鐘磬呀呀,清幽已極。正佛殿有聯云:「須破浮雲,纔日月而不礙,欲傳立命,配天地以長存。」

經「五十三步」復上里許至慧燈寺,方過中午;初不料半日長光,竟能登上五十餘里也。寺內有「普賢願王法寶」石印,因出紀念冊請住持蓋印留念,款用午齋焉。

寺左小路下陡,過太平橋,山間茅屋數椽,稱寶店子;更下坡過萬福橋約里許,路旁巨石疑為大峨石。石旁有明督學郭子章所書「靈陵太妙之天」六字,遒勁生動。左為神水池,泉水自石中噴出,清澈見底;傳為隋智者禪師所引者。上有「峨眉第一泉」之碑石,又有巨石刻宋陳圖南草書「福壽」二字,石旁大書「雲外流春,」乃蘇東坡之遺墨。上為神水閣,內藏智者禪師所遺玉印,文亦「普賢願王法寶;」印大二尺見方,因亦留印冊上。始聞峨山七百餘寺,共奉普賢願王,殆亦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之意歟?

大峨寺目下殊凋零,峨山招待所大峨消費社均已撤銷;蓋避暑人在時屆七月後,即見稀少也。

過歌鳳台,前為響水橋,四山皆響,不見泉之來去,奇哉也。

自此西行渡結緣橋,復二里許,進為中峯古剎,乃明果禪師斬蛇處;相傳宋寶掌翁於此習靜,隋智者禪師寄錫杖於此,以故正殿大書其聯曰:「寺倚白雲,盤壞鍾靈,曾來黃帝訪師,寶翁習靜,地鄰大峨,若萬僧接踵,猶憶智者留杖,明果斬蛇。」横額曰「雲横峨嶺。」白雲峯在寺後,因雨不得見。出寺西行,為三望坡,過觀音寺行一里為龍昇崗;以崗名寺,縱踞山脊,外觀頗舊。登山至此,漸入幽境矣。

過龍昇崗西北行三里許,望煙雲舒卷中翠竹離披,廣福寺在焉。寺後綠陰四抱,右有小徑通龍門洞。

順路西行,石磴嶙峋,苔蒼蘚碧,水聲揚激,殷殷如雷。有寺在,曰清音閣,登樓俯

(未完)

觀，黑白二水，匯抱門捷，若不相下。有橋翼然，稱雙飛橋。環視則蒼勝倚天，巖壑嶒崢，倚欹飛閣雲棧帶搖。雙橋清音，亦峨山十景之一，此為峨山山水特勝處。

既翔亭下有白衣觀音樓，樓下二百步有牛心石，獨立溪中，當兩水交衝處；其光如鏡，照人眉宇。

天色已暮，因宿閣中，聽激流淙鳴，頓忘上山七十里路之疲勞。晚餐沐足後，甜然入夢。

第二日——自清音閣至洗象池

晨起天色開朗，冷氣襲人，蓋山上之無雨也。七時離清音閣，繼續登程。

從左橋緣磴道北上五里，有古德林，綠雲蔽天，青翠欲滴；楠樹十餘株，皆幹長丈餘，始枝葉分起，不啻欉林。過白龍洞，以洞名寺。順上斑犢紛披，刹竿隱隱，出青霜閣者為金龍寺。自此右上，為羅官樓，左側為極樂寺，大門聯云：「慈佛在西方卅八願願大力宏宣報莊嚴稱第一。誠心能信念無量光光明相好親垂接引出三千。」寺頗雄偉。直上為萬年寺，在晉為普賢寺，即唐僧廣濬彈琴處。寺殿原有七層，天王，金剛，七佛，大佛，四殿燬，今所餘者的毗盧中磚殿，後為新殿。毗盧殿內光明堂新加裝飾，佛像前紅緞綉屏，光彩奪目。有聯大書：「舉目觀凡塵，願衆生解脫茫茫眞苦海。回頭望佛殿，害萬聖聲靈赫赫有毗盧。」

磚殿係圓頂，壁用磚砌，中供銅鑄普賢丈六騎象神像，像象高長各丈許，有石欄護之，極見高巍。住持曾天告謂此殿係象天圓地方之經，八八六十四卦之義而建者。龕上鑄佛像數百尊，亦偉矣。新殿殊見平平。

從萬年寺北行數里，橫過白菓樹數株，約十餘圍，境頗清幽。稍坦處有觀心禪院，上為觀心坡，俗名點心坡；以左右懸巖，俯仰至頂六十里，登者躡足，膝輒點心，故名。

循坡直上，仰望怪石嶙峋，如排牙儼齒，劍峙森嚴，勢欲飛走者為鬼門關。石嘴長拖，形如象鼻，稱象鼻巖。過關空空洞洞石梁數尺，天然架閣，名仙女橋。度橋直上結一刹名息心所，有聯曰：「財本大道而生，轉禍為福，莫謂息心無處所。佛前之言說不爽，有求必應，須憑心地放光明。」余等稍憩於此。

由息心所西行一片荊榛，沿山行，過峽道，巨石屹立，呼觀音巖，有石梁為觀音橋，左右懸空為雲壑，雲煙常布幽深莫測，所恃藤蘿古木叢茸遮蔽，不欲示人以險者。過橋上坡甚陡，名放光坡，上即長老坪，以坪名寺。寺頗宏敞，大雄殿更見新穎，有「半嶺起霞城，八十四盤飛來斷岫。孤峯撐雪窟，三千世界充滿沭沙。」之聯句。寺後萬個竹竿，為翠竹崖，坪中留印，並用午齋。

自長老坪而西，過駱駝嶺，行半里許，路稍坦。又斜上轉至初殿，又名華殿。自萬年寺至此總有十五里。

出殿右直上，危磴高懸，為上天梯。歷級而升凡五里，至華嚴頂，高一千八百公尺，古刹幽深，殿宇孤聳；當金頂未開闢前，此地為峨眉最高峯。側風蕭冽，已是冬月之氣節。巖下有桂花洞，匹練方橫，一枝獨占，平泉莊裏，鮮此天香。

右下路稍坦，復上古樹一株，雪枝霜幹，老氣橫秋，為老僧樹。由此歷數坡，道漸平衍，左通遇仙寺，下九老洞，右行玉蓮花石，以石名寺；廟宇破陋，屋頂草薺森森，寺前落水滴滴，蓮花石在寺內，如棋枰大，略似芙蓉耳。

平行里許，亂峯壁立，如臨絕地，橫過數武，危梯峭棧，齒齒若登天然，俗呼鷂鴿鑽天，彷彿似之。此鑽天坡之得名也。坡長凡五里，轉左逆右，中設二亭，供遊人憩步。下名「稍歇亭」，上為「再歇亭」。歷石磴至此，有字云「到此何妨再歇」，鼓山（閩中）之「欲罷不能」，境景有以似之。北望雲層出沒山腰，華巖頂屈居足下；遠山如畫，雅河岷江歷歷在望，雲海變幻不可測，漸向下沈，拱背山頂始得畢露，仰之彌高，然猶非峨山絕頂也。表弟本善畫，至此急展其手冊，作簡略寫生焉。

上坡過月台見寺，額曰「洗象池，」原名初喜亭；蓋遊蹤至此得以稍憩也。寺

左有石砌六方小池，深廣丈餘，即古洗象池，相傳普賢騎象過此，必浴其象而後升，今涸。

寺前猴多。遊客以花生果物引之，則羣集趨前；受驚則急走，矯捷已極。暮色蒼茫中，處此二一五〇公尺之高寺，別有一番風味。僧遍祥告余謂此處猴羣係來自九老洞，援枝爲徑，朝至暮返。日行六十里，天雨則不出云。附近除杉樹直立外，幾無他種樹木；遍祥又告杉分冷熱兩種，熱杉枝葉向上，不耐寒；冷杉可在雪中生長，枝葉爲雪所壓，均見低垂。姑識之以廣聞見。是處每值月夜，遠望超然；「象池夜月」爲峨山十景之一；惜未逢月夜，良懷惆悵。

寺門前有聯云：「慚愧鐘天遠香象渡河來。」殿內有：「象蹤大乘聲聲歸；池開淨花朵朵鮮」之句，均寫實也。

晚宿寺內客房，聞佛堂誦經之大團拜，心神爲之一曠。

第三日——白洗象池至金頂

小閣刹窗，山頭仍在迷濛之中；余等爲更上一層樓計，於晨曦初露時光離洗象池。

左上直行數里，橫過柏林上，即大乘寺（高度二三〇〇公尺。）殿舍原覆木皮，古稱木皮殿，今用木板矣。寺內豎一鐵碑，碑字篆籀，赤綠蒼銹；刻木皮殿記，爲明時遺物。寺右有化城寺故址，相傳昆明施紹高等二人來此，過白猿獻菓，啖之仙去。又華嚴經謂普賢菩薩於此設化城，與其眷屬三千人常住其中，以故寺內有聯云：「香象渡河願王眷屬來千佛。白猿獻菓滇客因緣證二仙。」又聯云：「個中人入座，心清聞木樨香否？門外漢登坡，口渴問梅子熟乎？」蓋自寺而上，沿巖山谷間盛產抄羅花及拱桐花；又離寺里許爲梅子坡，疏影橫斜，遊人望以止渴焉。

越閣王扁傍巖上凌雲梯，峭陡殊甚，至高處稍平。白雲冉冉，瀰漫山谷，素濤銀海，變幻無端，中有古刹爲白雲寺。壞殿三層覆以鐵瓦，寺內住持外出，僅餘小沙彌一，清靜不聞人聲。有「禪院敷重幽深雅靜邁紫府，仙莊一座麗潔清華鎖白雲」之聯句。

由白雲寺左陡上二里許，遙望雲山籠罩下一寺聳立；式如宮殿，莊偉綺麗，「一借子」指曰此接引殿；過雷洞坪後上坡即至矣。雷洞坪在荒煙蓊樾中，高拔二五〇〇公尺，寺內有鐵像十餘尊，爲明萬曆手鑄。坪週頑石獰惡，怪木權枒；終古陰霾，暗無天日。寺右絕巖間本有飛來劍，雲深霧重不得見。過此里許爲接引殿，殿宇廣大，乃民五燬於火後，住持聖欽募資重修者。客堂壯偉，遠過山下諸寺。目下正殿尚未完全竣工，窗柱尚有待乎修漆也。時近中午，再上爲七里長坡，乃歇步午齋，殿後有聯云：「接續千餘年佛教眞傳再造有人超凡入聖；引度萬衆生梵諦普渡回頭是岸激濁揚清。」「接引」之意發揚無遺。

出接引殿，寺左峭陡險峻，盤迴紆折而上，名爲八十四盤。道左一石豎立，高二丈餘，苔蘚平舖，現「第一山」三字，字劃色赤，高寬各一尺許，傳聞年年必現，現未必全。余過此處，僅「一」字隱約可見。仰登凡數百丈，名三倒拐，前有巨石橫亙當途，爲觀音巖；傍巖斜上，進太平坪，以坪名寺，高二九〇〇公尺（寺係重建，尚未報竣，二樓供太子即明萬曆帝皮像。）自接引殿至此凡上坡七里，因總名曰「七里坡。」

寺左斜上里許，有「永慶昇平」之牌坊高懸，蓋由此至頂，再無險徑也。道左有永慶寺，續過至祖師殿；右爲沈香塔，寺以塔名，蓋紀念「沈國母」（萬曆之母）三次朝山而立者。塔於民十九燬於火，寺係重建。右上爲天門寺，寺右兩石對立，劃然中分，入其門如登閶闔，名天門石。

從天門石凡三折始達山徑，境極幽峭，左轉爲七天橋，以橋名寺，寺左古七天橋，俗傳九天仙女降會處。

渡橋上普賢塔，塔藏見普祖師肉身神位；法身趺坐，面目如生，旁有碑記云：「

四八一二六三

禪師明崇禎十二年生，係廣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何氏子，自幼喜供奉……」原偈存「普賢塔」實誤題也。

由塔左手，渡天仙橋，經錫瓦殿，由此直上金頂在望。「金殿」門前大書一聯曰：「瞻仰普賢不辭萬水千山，皆所慈雲普蔭，朝禮西方三步五福，願霑法雨同施」。窮味濃長，步入客堂時已薄暮，冷雨未止，飢腸轆轆，乃更衣晚餐，沐足就宿於大殿「發光室」。

(五)峨頂巡禮(九一八上午)

清晨冷極，披大衣，烤火盆，猶不覺暖，直至用過早齋後，始有生氣，乃與表弟同出正殿，殿後鐵塔高立，高可二丈，上觀光台，海拔一一六〇〇英尺，乃俗稱峨山絕頂也，東觀雲海，西望大雪山，雲霓縹渺，環顧則眾山拱峙，綿無盡頭，嘉定，成都，宜賓諸城，雅河，岷江，大江諸水，歷歷可數，誠偉觀也。雖寒風襲衣，手足欲僵，此情此景，實足令人流連忘返。祖師殿亦移建在金殿左側，有「銀色世界」之奇觀。臥雲庵在左邊，內有聯云：「趁曾須當臨絕頂，臥雲誰得伴孤僧」，遊人至此，心境豁然開朗，升庵後捨身岩圍以鐵欄，懸崖千仞，下臨無地，探首俯視，不禁股慄，亦奇境也。

千佛頂在金頂南，海拔一一四〇〇英尺，又名蓮岩，以形似也，寺供佛像千尊，實為大觀，有聯語云：「靈光被域中，問游人遍歷名山何如接引來生迢迢一路伸佛掌，秀色傳天下，願過客高登極境勿負聞揚眾妙登千攤佛頂」，寺後有象鼻岩，以形肖。

東南行約五里達萬佛頂，與千佛，金頂鼎立而三，稱為峨山三頂，萬佛頂海拔一一八〇〇英尺（約三二〇〇公尺）實為峨山之最高絕頂也，頂有寺殊[illegible]偉，內藏象紐玉璽，為清乾隆欽賜，還願所貢者，瑩澈透明，誠寶物也，因出紀念冊等留印。住持頤度見余紀念冊上有畫，詢知表弟所作，因請留蹟焉。表弟日來參[illegible]寺，遂寫生，興味濃厚，因振筆立揮成高山遊僧圖中堂一幅，並唐詩一絕以贈該[illegible]，僧以峨茶二包為酬，物微意重，余等樂而受之。

寺內佛像不多，讀乎下聯始知「萬佛」二字之真意也。聯云：「萬[illegible]，閒遊覽諸君俗氣到此還有否。佛門原尚淨，擬不繪百貌神恩福庇眾生多。」

出萬佛頂，過明月庵，折至金頂凡十五里；峨頂巡禮止於此。

金頂佛光，為峨山十景之一，每現於午後晴霽之日，色彩萬千。時朗[illegible]，又有佛燈之偉觀，余等無充分時日逗留峨頂，又遂陰霾，致不得見，引為憾事。金頂留印午齋後，重上觀光台，作最後之一番遠眺，午後二時首途下山。

(六)下山一日半(九一八午後至九一九)

第一日——自金頂下初殿

下山速度遠過登山，且以時間關係，自蓮花石走過仙寺，九老洞[illegible]處[illegible]遊，決定放棄，乃循原路下山。

抵蓮花石，天已薄暮，因預計於明日趕抵峨眉縣，決定再行一程，「倘子」[illegible]導從一小路，泥濘且滑，頻於仰跌者數次，繞華嚴頂山腰而下，滑山遍植[illegible]松杉，藉以禦寒也。上小坡接大路，初殿在望，因止歇焉，自頂至此凡四十五里，此間四季供應[illegible]味與價廉，因以國幣五分市得一斤，備明日下山之用。

第二日——自初殿經龍門洞至峨眉縣

清晨為僧眾頌早課之音催醒，起床覺兩腿隱隱作痛，因日來之「[illegible]」，使余等漸覺不能自主，然為貫徹始終計，仍步行下山。

過白龍洞南行為清音閣，余等聞龍門洞有泉水之勝，乃沿石磴東行，下至龍門洞，為下山另一捷徑也，前望則龍出山，勢雄[illegible]，周圍五里，自半心石俯瞰[illegible]

匯成渠，南有歸宿。源來淼淼，瀉去滂滂，則同濟實爲砥柱矣。由茲屈曲而下，爲五顯岡；小店零星，參雜錯綜，再下賴河逆行百餘步，有鐵索橋一道，長二十餘丈，橫亙溪中；工程類偉，渡河即往峨眉縣之山徑也。

由鐵索橋左沿河蜿蜒而下，見潤流自山石門中噴出，爲龍門峽，兩岸巖壁千尋，色如碧玉，光潤照人。有兩瀑布各由一頂，相對飛下，巖根有盤石承之，激而濺沫跳珠，皆爲奇觀，更越數丈，巖半有圓竅，即龍門洞，傳聞洞內有東坡題跡，暨龍床龍枕，惜不得一探究竟。泉流至此碧綠，魚類叢生，所謂「天下峽員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觀」，非無因也。寺宇正修築中，「龍門十景」實現有日矣。

自此沿河下凡十餘里，原野在望，一片青葱，較之山上，別覺一種境界，稍覺興奮。

綏國寺附近一小鎮上午餐，大嚼日昨購得之山雞。

午後經保寧寺沿公路行，過圓通等寺而皆小而陋，無足述者，回望峨山各頂，歷歷如畫，上山時除之陰霾，一掃而空，全景盡呈眼綫之內，樂矣哉！

四時抵峨眉縣，逛遊縣城，仍宿集賢旅館。

次日足痛難行，復乘滑竿返回嘉定，峨遊至此告終。

（十七）附記

據峨眉山志載述，峨山全山以形勝。有云「峨眉除具有松崖磴道之勝外，奇花異卉，滿山皆是，棧道飛橋，下臨危崖，奇景爲他處不常經見者。」

「峨山十景」錄舉如下：1．金頂祥光（金頂）2．聖寺晚鐘（聖積寺）3．象池夜月（洗象池）4．白水秋風，5．雙橋清音（清音閣）6．九老仙府（九老洞）7．大坪霽雪（大坪）8．洪椿雨曉（洪椿坪）9．羅峯晴雲，10．靈巖疊翠。

此次余等所經歷者不過「十景」中之前半耳，如「祥光」「夜月」猶未克實際領略，以言大峨山僅及三分之二，以言全峨則未遊之處更多，因時間忽促，所紀者亦未克盡詳，姑誌之以爲他日重遊計耳。

民廿八雙十節脫稿於重慶中大，卅一年春重誌於昆明

中國旅行社開辦

北泉招待所

電報掛號 北碚場：二〇七六

北泉公園左瀕峽江右負崇山風景幽勝久已膾炙遐邇本社爲服務遊客起見特就園內數帆樓農莊柏林舍等處關設本所已於本年四月開幕設施方鐵有四

一．房間雅靜

二．設備完善

三．餐膳精美

四．待招週到

憶秭歸

李開物

遠在十五年前，父親署理秭歸縣篆，我也曾被攜帶同去，那不過是一座鄂西的山城，而且只有半年的盤桓，當然用不着十五年後的今天，還去縈念牠。

可是，事實也真有出人意外的，誰能知道那深藏在長江上游半山里的秭歸縣城，成了拱衛陪都的重要門戶了呢？惟其如此，我將自己以前去秭歸所獲的印象，都浮現出來了。

九月中旬，我們一行四十餘人，由武昌乘招商局的快利輪，溯江而上，三天後，我們到達了宜昌，宜昌以上，我們將要換乘民生公司的小火輪了，在那兒我們就擱了兩天，在這兩天中，一位親戚帶着我逛遍了全城的主要街道和名勝，我們來自武漢，對宜昌的看法，雖不免有小巫大巫之感，但至今仍然留在腦海的，是宜昌與武漢，一個是小家碧玉，一個是大家閨秀；那古老的城牆，間着幾條平直的柏油路，從城中心穿插到江邊的碼頭去，在當時童稚的心靈中，總覺得在三天的旅程以後，爲什麼一切設施和風俗，除了人力車夫的開路方法是用銅鈴，煙館林立，癮君子多，和盛産可口的橘柑柚子及馳名的豆瓣泡菜外，與武漢沒有大的區別呢？拉着衣袖問問那親戚，他也沒有法子答覆我。翌晨多少帶點依戀和悵惘的情緒，離開了那平靜的古城。

過了宜昌，和三天來所見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兩岸懸崖聳立，看來使天空只留一條白帶。兩岸的人，可以彼此講話，但沒有法子攜手。小火輪衝過江心的漩渦，逆流而上，那種和沸騰似的江水掙扎的情形，與由監牢中拖出上綁的死囚被綁時掙扎的景象一樣。有名的青灘，洩灘，兵書峽，牛肝馬肺峽，都在水手的指點和乘客的欣賞之下，慢慢被留在船後了。

好奇的心，叫我只期待着秭歸的來臨，秭歸的「縣衙」該和武昌漢陽的衙門不相上下吧？聽說衙門是築在山坡上的，如果要到街上去玩，該還方便吧？又聽說秭歸的泡蘿蔔比宜昌的脆而甜，一切的疑問，只待我親身到過之後，才能予以確切的答覆。

一夢醒來，船已過秭歸九十里，到達巴東縣城了，原來同行的人，都在我熟睡時登陸，這眞是出於我的意外，船的終點是重慶，我的歸宿何處，實在有點徬徨，然而事情終不會使人絕望的，船上的同鄉，當晚就送我到了秭歸，一葉扁舟，由巴東順流而下，與來時之困難，完全相反，秋風徐來，「兩岸猿聲啼不住，」眞使這初離家鄉的孩子，生出一種恐懼之

外帶有些許超然物外的靈覺。

秭歸的眞面目如何，在十五年後的今天想來，只是一團模糊的縮影，我只想用一點簡單的縱的形式描寫我能憶及的牠的輪廓。

傳說並非全不可靠，縣衙果然建在山麓上，由街上到大堂共有七十餘級，記得那個老更夫，每晚由家里來時，走到大堂前老是氣喘喘地的。另一個對照，就是常來縣裏討情的鄉紳，和駐在巴東時來指示「機宜」的李營長，卻是直到大堂的公案前才停轎。因此，在老更夫面上表現出的狼狽相，當然無法求之於他們了。

花園里有柚子樹，和石榴樹，還有一株小白菓樹；每當微風吹來，總是隨風搖曳，似乎對這隨着政潮而此來彼往熙熙攘攘的主人，有點瞧不上；又似乎對那終夜不眠的老更夫，常年伏案的白髮書吏，和鄉鎗在獄不見天日的冤囚，抱不平之鳴。然而，人們根本忽視了牠們的生的權利。父親每晚散步時，總要發覺假山背後有遺下的本園石榴和柚子的皮核，原來宇宙間是權勢在支配一切，弱肉強食，好像已成爲斯世的不成文憲法了。十五年後的今天，一切都已改變，但這種違反自然的習慣法，卻仍讓它殘存着，難怪有心人不免詫爲怪事了。

城東八里有屈原墓，和他的廟，有人在辯論墓的眞僞，屈原這名字，幼時已聽人說過，不管他是何許人，總以前往一看爲是。於是我加入了臨時的一○五人旅行團。」那天，記得太陽很厲害，但我們都穿的是棉袍，出了東門，不知怎麼又繞上了城牆，（城牆有好幾處已破損）像南瓜大的柚子，從樹上垂到城牆上，時常阻住了我們的去路，樹主告訴我們：「可以摘食但不能攜走。」我們驚喜地照辦了，我記得當時曾經懷疑過，這種習慣爲什麼不見於都市呢？至今想來原是物質文明比較享受的地方，也就是固有淳樸大方的習俗業已隨而淪落了。秭歸所給予我最深的印象，當推此點。下城以後，我們循江東下，奔濤洶伏，澎湃如猛虎之出檻，使人油然而生壯志，不一小時我們看見了出城以來的第一個村落，一問漁人，才知就是屈村，而我們要訪問的屈墓和屈廟，也就在村之東端，記得當時的程序，是先謁廟，後拜墓，廟祝是一對老夫婦，亦屈姓，當時我們和他們，曾有問答，但目前則已無法憶及其內容了。

廟的建築，並不怎樣輝宏，外部大半已呈剝蝕狀態，計分前後二進，前進正中塑屈大夫像，赤面，冠有冕旒，（袍的顏色已忘卻）後進塑大夫姊屈嬃像，較大夫像爲小，除二像外，兩殿別無長物，牆角有頃，向廟祝購紙捻幾根，去墓地，墓緊隣廟東，相去只數武，四周古木參天，勢頗雄偉。建築亦分爲前後二進，前進有類一般的墓道，但實際則爲一種亭式建築物。上下均用花崗石築成，面積約爲一平方丈，墓道和後進間，以墓碑隔開，碑寬與亭等，高約五尺，碑上文字，以爾時識字有限，無法了解。碑和墓（後進）距離不及一尺，記得我們當時是脫掉棉袍側身進去的，墓內又分做兩部，前半部約六平方尺，舖以青石，成年人可伸立，石上積有灰燼及布屑，殆爲乞丐曾經寄宿之徵。後半部和前半部間，以牆分隔，牆的中間，均勻地開有兩窗，每窗之內，有柩各一，柩係木製，紅漆，以直徑一寸之粗繩懸吊着，以手叩擊，聲如銅磬，據廟祝告，左爲屈大夫柩，而右則嬃柩，確否則不知也。

屈廟和屈墓的內容，大概如此，我至今引爲遺憾的就是當時拜訪屈墓，僅爲一種好奇心的驅使，而沒有研究歷史的興趣和能力，凡關於文字紀載，如屈墓碑文，秭歸縣志等，無法探討，以致不能對此舉作一記述。

關於屈原的身世，我們僅可約略見於太史公之「屈原列傳，」但亦語焉而不詳，然而業經成爲定案的，就是屈原是與楚同姓，而其死地則在湖南汨陰縣之汨羅江。據屈村的人說：屈大夫原爲歸州（即今秭歸縣）人，投汨羅自死以後，忠魂不散，屍身順洞庭而至長江，溯流而上，及於屈村，是時其姊屈須恰在江邊洗衣，看見兩弟弟的屍身，於是在哀慟之餘，自己也投江水以死，村子的人，將兩具屍首撈獲，乃有今日之屈廟與屈墓。個中真況如何，在未得根據前，不敢妄作批評，將來如得由史實而搜集材料以旁證之，當較爲有意義。

秭歸縣其他方面的情形，因不能憶及，無法紹介，聽說現在和以前有點不同了，就是一方面牠已成爲拱衛陪都的鎖鑰，另一方面，因了牠所表現出的重要性，曾經遭敵人幾次的轟炸，但秭歸人民爲中國人民之一部，他們一樣富有堅毅不拔的民族性，時代所賦與他們的使命，他們當然能夠屹然地担負起來的。

綢布 百貨 服裝

重慶 民權路

支店 民族路

重價徵求旅行雜誌

本刊現需本誌第十六卷以前各期雜誌如有珍藏家願割愛者請先函示卷數期數及希望價格俾便匯款洽購爲荷

中國旅行社桂林出版分科啓

地址：桂林中北路社辦巷三號

巴東秭歸憶遊踪

弢

因爲鄂西的大戰，巴東秭歸三斗坪平善壩一帶生疏的地名常在報紙上發現，這些雖是很小的縣鎮，在普通地圖上甚且找不到，但在戰時似乎很爲留心戰爭的人們所注意，我因爲在那裏有過半年多的逗留，因此對這些小地方更感興趣和注意。

漢口撤守前數日，我們一羣搭上輪船，退至宜昌不久我就被派到巴東長駐。

巴東縣在宜昌和秭歸的上游，小小的一個山城，背山臨江；由江邊到山城，水淺時約有五六百級的石級，城中祇有一條石板舖的大街。大街上沒有車，也沒有馬，因爲這街的寬度實不容許有一輛人力車行過。初從上海或漢口來的人們，看了這崎嶇不平的山道，螢火大的油燈，上上下下的石級，一定會嘆一口氣說道：「過不慣，」但是日子久了，也就不覺得什麼，離開了，更會時時念着這些不平的路，螢火般的燈光，以及每日走着的幾百級石級。

可別小看了這窮苦的縣份，這裏可也有個三層樓的旅館，名峽江大飯店，就設在碼頭的上首，裏面有酒館，澡堂和旅館，這三部都是全城中「只此一家」的了。縣政府中或大商家有貴客來了，食宿當然都在此地，只可惜這三層樓的大廈已有點傾斜了，我時常怕保長打的鑼聲或小孩燃的爆竹，會把這風燭殘年的老建築驚倒了。

我住的是「大廈」二樓一間臨江的房間，白天可以看江上來來往往的「柏木船」（川江上一種質料極單薄的木船，上水有風時駛蓬，無風時幾十個人拉縴，下水時則像一支箭似的疾飛下去了，）有時船家的合唱歌聲也會隨風吹來。這裏的江面極狹，對江的荒山上，有時一片烏雲蓋住了山頭，我知道就將有大雨來了；有時我們也看得見山上正在找樹尋枝的樵夫，但已看不清他們穿的怎樣的衣服，他們的面目，當然更模糊難辨。有幾個海關分卡上的朋友，他們常來我處玩，後又有鹽務稽核處緝私艦的艦長朱君，航委會的董君，方言相同，年齡相若，也就不需要介紹請客一類的社交方式，我們就漸漸像同學兄弟般地熟識起來了。有幾個喜歡唱戲，大家就唱戲；有幾個愛打紙牌的，就聚着打牌；我生平不愛打牌，在這時也會學打過幾次，不過這些玩意大都在霪雨連綿的時候才會想起，天晴時我們上山去打手槍，上緝私艦去打木殼槍；有時去爬沒有路的山壁，有時去江邊洗澡，有時大家趕着江邊躺着的懶豬，用磚頭去擲牠，可憐的懶豬被我們打得亂竄，吱吱的

戲叫，我們却如吉哥德先生的名之曰「狩獵」

山上有座天主堂，神父是個比國青年，他的湖北話講得很流利，自從我遇見了他，他總同我講法文，自然在此地會講法文的人是不會多的，我常到他那裏吃一頓此地僅有的西餐，吸枝呂宋雪茄，聽聽他藏着的大喇叭留聲機中唱出的 Chanson Gregorien，這是一種教堂中的合唱，像廟宇中鐘聲磬聲一樣，很能改正俗人們的近視俗思，尤其在此山尖上的教堂中，窗口外，夕陽斜照着底下一排一排的黑色屋瓦，古樹像巨人般立着，神父的書室祇有我們二個人，歌聲穿透我們的心，雖然我迄今還是一個無宗教者，但當時的情景，却時常啓發我夢想着這遠遠的幻境。音樂原是最使人難忘的。

大街一端是通恩施（現在湖北省會）的公路，那裏時常有我們散步或背着斗子去採果子的足跡，一二里外就是一個灘，水流更急，時常有上水船在那裏由幾十人在一寸一寸地拉，一不小心就被水流一冲而下，不幸的就被冲沉江底，幸運的可以再上來試一下，人生所遇的困難和險惡，似乎也是如此。

大街的另一端是一條羊腸山道，那裏可以直通無緣洞，洞外有個瀑布，奔流入江，無緣洞又名無源洞，據說洞中流出的山水是無源的，我們曾冒險鑽入洞去，當然水是淋得一身，但因爲越進去洞口越來越小，同時漆黑黑地脚底下的水，也越來越深了，終於我們亦不能溯其源，究在何處，而頹然地出來了。附近的土地廟上和石碑上却寫着無緣洞，我不知幾時竟爲甚麼會無緣，有緣無緣的問題實在太深妙了！我們總算有緣在此地過了一個時期。洞外有亭一，石橋一，洞水自大石上流過至另一木橋下，懸掛一丈餘；站在木橋上可看瀑布，躺在大石上可以洗澡晒太陽，有警報的時候，羊腸小道上排滿了人，無緣洞附近也有熱鬧起來，後來竟有人在亭中打起麻將來，賣花生香煙的小販也來了，一個幽靜的山谷，就漸漸俗化起來，大概也與警報頗有緣吧。

在巴東許多有趣的回憶中，尙有一種可恨的聲音騷擾我們；那是夜半的殺豬聲，原來這裏吃得起豬肉的人少，殺豬是件大事，預先必定打鑼週知街人，大家預定了相當數目後，才能殺一條豬。殺豬場就在旅館對門，殺豬的時間總在半夜，半夜的殺豬聲的慘厲是可以想像的。大概屠夫的宰法又欠高明，往往這垂死的呻吟聲會拖長到半小時以上。白天我時常看見鄉人趕豬進屠場的門去，對這批只知吃而睡睡而吃，靜待最後一刀的懶豬，我似乎又很可憐牠們。牠們的呻吟聲中似乎在說：「我雖吃了不做事，但也沒有像豺狼那樣害過別人呀！」

秭歸在巴東下游，如乘船，半天可到，但木船很有沉沒的危險，我終於雇了一個滑杆去，同時帶了支手槍。一路上是樹林，叢山，有幾條簡直不是山路，必需跳躍過去，抬滑杆的前呼後應，我却時時担憂會墮下絕壁或幽谷中去；下午四時許到秭歸。

秭歸縣也在山上，面臨大江，附近山嶺峻削壯偉，我到時正是黃昏，黃金色的斜陽射在急流的長江水面，水灣裏泊着幾只木船，桅杆成排地倒映在平靜的水裏，一切都很幽靜，很像我們後來船到陽朔的風景，但這裏的水更[illegible]，這裏的山更高大，廣西的山個個異峯突起，這裏的却

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像怒濤般排列，我們經過城外立着的屈原和昭君的大石碑，直到我預定的住所——中心小學——朋友徐君承君都在看劇宣隊的抗戰話劇，他們見我來了，就伴我搬進他們的宿舍。

傍晚飯後，紅十字會的朋友們陪我去在秭歸城牆上散步，因為這是一個依山而築的城，所以後山的城牆比地高得有限，大家在暮色中唱歌談笑，又有人愛談鬼，幾位小姐駭得不愛聽，却又禁不住不聽。返來，在油燈下大家玩紙牌捐款買花生吃，那時似乎我比他們多有些錢，所以結果由我小小的請了次小客，徐小姐為我冲了杯乾牛奶，用牛奶吃大的我，現在却多時不見此長大我的恩物了，吃來祇覺得甘而甜。

翌晨醒來，他們已早起身了，臉水也早預備好了，青年人組織的救護醫療隊裏是沒有勤務兵或工人的，一切都由自己動手，我很欣幸地暫時擠在這隊裏。

秭歸是屈原和昭君的故鄉，城外有一個屈原衣冠塚；據說我們鬱鬱不得志的大詩人自投江自殺以後，他姊姊天天在秭歸的江邊哭，結果在水面發現了他弟弟的衣冠，就拿來築了這個墳，事雖無稽，但亦足增加日後遊客的遊興；昭君也有個墳在此地，大概也是紀念碑一類的性質而已。附近還有個香溪，據說昭君幼時，曾在此洗衣，因有此名又有人說溪水因此而香了；我們去玩時，只覺得山明水秀，環境幽美，溪水極清，但並不香，香的只是兩岸的花香而已。溪水是清的，一直流入長江，混合處確可清楚地分出二種顏色來、香溪上首也有個山洞；這一帶風景也足夠一日的遊玩，而令人頓興懷古之思緒。

我原想今天就返去，朋友硬拉我在此吃喜酒，新郎是劇隊裏的演員，新娘是紅會救護隊裏的一位護士，他們租了一間小屋，新郎新娘忙了幾天，自己把房間用色紙裱了一層，屋子極小，傢具也是舊而極簡單。我沒有去觀禮，但在晚上去參加鬧新房。我原不識這二位新人，朋友拉我，我居然跟着去。這婚禮中沒有新人的家長參加，有的祇是二隊的隊長，和駐當地的軍政長官；都是一群青年人，所以來了像我這樣的一個陌生人，也不覺得奇怪；我原是愛熱鬧的，不打不相熟，不鬧他們也不會認識我。

過了二天，救護隊和醫療隊要調去當陽前線了，我也就搭上了他們搬X光機械上巴東去的小船，同行的有一位徐小姐（救護隊長）二位縣府介紹來的女學生。小船上祇能坐着談心，上水船是在一寸一寸地爬上去的，兩岸的風景也可飽覽無遺。在高山之下，一葉小舟之中我們祇覺得自己的渺小，高山流水，不知幾千年前就在這裏了，但我們却能在這長江東去的流水上漂流多少時候呢？

在一個灘上，一個漁夫捕到了幾條大魚，我買來送給會烹調的徐隊長，我一路儘吃她預備好的乾糧，中途雖也有小飯館，但終不如她帶的有味而潔淨。

又是黃昏時刻，我們到了巴東，遠見緝私艦上的宋艦長，大聲地和我講話。一會他陪着我又走上幾百級的石級，走進個斜的三層樓「大廈，」我想今晚大概又要聽那殺豬聲了吧！

三二、六、二九，於昆明。

四八—二七一

興安靈渠

曾昭璇

一 位置和地形

在湘江和桂江上游相鄰近的地方，正當海陽山的北坡和越城嶺間斷的地帶，二河間有一帶低地相通，和兩旁的山嶺高度相差達三百公尺以上，長三十五公里，闊由一二公里至數百公尺不等，因山地的擴展來定，這一帶低地不特成爲交通的孔道，靈渠亦是利用這帶低地來開鑿，溝通兩水，渠的東端和湘水相連接的地點，有興安縣城，湘水一部即由這裏分流入渠，在西邊便和南流的大溶江相合，往下流就叫做桂江。

這個山間低地的成因，據馮景蘭先生研究，是屬於一向斜構造，海陽山是一背斜構造，所以在這一帶裏，南北的高山，多屬於志留紀石英岩等，近低地兩旁便有泥盆紀的桂林灰岩，低地的中部，約略相當於軸部，又有上石炭紀至中二叠紀的頁岩，砂質頁岩，及煤系等等露出，這向斜自西南而東北和湘江在全縣境內的流向相符合，這段湘水實是一段向斜谷地，這帶低地亦因爲是向斜構造而成低陷地帶，又桂江在靈川縣境亦是作西南東北的流向，亦屬一向斜谷地，不過這帶低地因爲兩旁山勢緊迫而崇峻，便成爲湘水和桂水的分水嶺，同時，在靈渠未開鑿以前，這低地裏亦有向小河流入桂江，現在靈渠的西段即沿着這小河修築，這種鞍部每每做成橫谷，正如馮先生說：桂江的源頭侵蝕，實有進奪湘水上游的形勢，靈渠的鑿通，不過爲人類對自然調適的例子。

這低地裏面的地形，可分爲丘陵地和谷地兩部：

谷地就是指耕種着稻米的谷底地方，坡度不大，自一度至五度不等，渠即沿着牠流行，谷地的寬度全視丘陵的分佈情形來定，土壤多數是冲積的沙質壤土，丘陵地高出谷地十餘公尺，是由煤系或砂質頁岩等等軟弱的岩層所成，外表圓滑，坡度由四度到十度左右，有時丘陵頂部可看到石礫層，最上便是紅土，這種情形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破碎了的古台地，沿着高山的兩旁分佈着，在緊貼着高山的邊沿，時見有高度齊一的石灰岩的峯林地形，坡度都在二十度以上，似是一頁古台地的遺跡。

靈渠所流經的路線，和地形有密切的關係，在東部的一段，渠身沿着平原和丘陵的邊際而行，四公里後，便似是依着小河修築，所以人文觀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渠的東段，這開鑿地點的選擇，最令人注意，

若干地點是鑿開丘陵而行的，他的原因是因爲這低地裏面最高的地點，不在湘水岸邊亦不是在桂江岸邊；而是位於一分水點，卽是水經中的「始安嶠」地方，東距興安約四公里的地點，湘江的水不能逆流到嶠上，會合順向小河，所以要依着丘陵的近旁，使地勢較高才能將湘江的水引到分水點上，同時分水的地方更要在湘江的上游，使這裏水面高過渠面，才能引水入渠，分水地方叫做分水塘，湘江自分水塘入渠，依着丘陵的起伏順流而入桂江。

在這段裏因爲渠身沿着丘陵，丘陵谷地的灌溉是非常自由的，同時，亦可新闢許多可作農田的沃地。

二　靈渠的歷史

靈渠所流經的低地，由於地形上的影響，成爲湘桂二省的孔道，所以古代的驛道，今日的公路和鐵路，都從這裏通過。渠的開鑿，是因秦代開發南疆而開鑿的。

漢書嚴助傳云：「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史祿鑿渠通道。」

嚴安傳云：「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通糧，深入越地。」

漢朝亦曾重修，但是不外修浚而已，大體和秦代相似。

後漢書南蠻傳：「馬援經略安南，糧道出此。」

唐書李渤傳：「桂有灕出海陽山，世言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

太平御覽：「郡國志稱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爲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舊瀆耳。」

唐代亦常治理，並且加以改革，記述亦比較詳細。

唐書李渤傳：「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舟，渤釃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爲利焉。」

宋書河渠志：「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

太平御覽：「寶曆初，渠道崩壞，舟楫不通，觀察使李渤遂壘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門一，使制之在人開閉，閉灕水則全入於桂江，擁桂江則盡歸於灕水。」

由上看來，除浚修外，再設立排水、水閘、等等工程，對航運上便利殊多，因爲斗門的設立，可以控制江水，調節流量，上行的船隻，受益很大，爲後來陡門之始，宋朝亦曾修葺。

宋書河渠志：「宋初，計使邊詡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重闢，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始成。」

到了明代，關於靈渠的記載甚爲詳細，和今日的渠很相像，重修碑記，一部分刻在飛來石上，今天還可看見。

明書河渠志：「興安有江，源出海陽山，江中橫石埭，分南北渠，溉民田甚溥，埭上壘石如鱗，以防衝溢。」

「洪武二年，嚴震直撤石增埭，以水迫無所洩，衝塘岸，盡趨北渠，南渠淺澀，民失利，至是復修。」

「洪武四年，修興安靈渠爲陡渠者三十六，渠水發海陽山，秦時鑿，溉田萬頃，embedded後圮，至是始復。」

「二十九年，復興安靈渠，時當尙書唐鐸以軍興至其地，圖渠狀以聞，請浚深廣，通官舟，以餉軍，命御史嚴震直燒鑿陡洞之石，道果通。」

「三十一年洪渠堰圮，後復命耿炳文修治之，且濬渠一萬三千餘丈。」

明嚳嚴震直傳：「修興安靈渠，審度地勢，導湘灕二江，浚渠五千丈，築深潭及龍母祠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率通。」

元以後，一切建設大都毀圮，所以要大加修改，明代加深擴闊，炸去灘石，改建堤壩，不過大體仍依唐代制度，我們今日考察靈渠堤壩陡閘時，都可以看到。

茲列表明之：

興安靈渠

紀元前214年	秦始皇33年	史祿鑿渠通運
紀元前111年	漢元鼎6年	歸義侯出零陵下灕水經此
紀元後43年	漢光武建武19年	馬援討交南重修
		洪水毀壞後不明
紀元後825年	唐寶曆初	李渤修立刺史孟威魚設立石堤
紀元後1057年	宋初	邊詡修築
紀元後1059年	宋嘉祐四年	李師中修
紀元後1169年	宋紹熙中	范成大請封靈澤
		洪水毀壞
紀元後1369年	明洪武2年	嚴震直修立
紀元後1371年	明洪武4年	耿炳文修
紀元後1397年	明洪武29年	嚴震直再修

三　靈渠的建築

靈渠的建築在水利上和工程上都有很精巧的設計，根據這種建築，就可以了解我國古代的文明，是怎樣的進步，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雖是明代以後的制度，可是依然是倣效舊制而加修葺的，現在把靈渠的建築型式，分述如下：

分水塘——是全渠最重要的部份，位置是在湘水裏面，築一堤攔截江水，堤壩的尖端向着上游，將原來的湘江分爲二支，向西流的折入靈渠，向北流的則爲湘江新道，這段新河道亦係人工開掘的運河，因爲本來的湘江故道被攔江壩截斷了，砂石不斷停積在壩嘴前面，河床日高，堤壩亦屢經加高，結果，攔河壩後面的湘江故道和今天的河面高度相差達五公尺，這條人工的湘江運河，在下行二公里處，再和湘江故道相合，所以這條運河是爲了避免過急的坡度和和緩水勢而開掘的。

分流處的壩嘴，古時叫做「鏵嘴，」因爲正當流向，最易被洪水冲毀，所以建築特別穩固，並且在這裏有二壩分延出來，在湘江運河的壩，長約半公里，叫「大壩，」截取江水入渠的叫做「小壩，」鏵嘴附近，目前堆積砂石甚多，這沙灘使分流點向源頭後退五十餘公尺，水流已經

四八一一一七五

不是直接冲擊「鏵嘴，」靈渠入口處堆積更甚，是因爲這裏的流速突減，好像天然的沉積場所，「鏵嘴」的建築是用大塊的長方形石灰岩疊成，高出河灘兩公尺。

堤——沿渠兩岸，都用石堤夾着，以防岸上泥土的崩瀉和流水的冲刷，在東段的渠身是沿着丘陵邊際而行，所以鄰近丘陵的一岸，堤外更有小溝，以防表流直接挾帶砂泥入渠，對岸的堤高出田地，常常瀉溜，使堤基毀塌，有待於時時補充和管理。

天秤——季風雨區域的水文特徵，是因爲夏雨冬旱而使年中水位的變化相差很大，這區域又是在山地中，坡度較大，距水源又近，洪水更易發生，使雨量的影響更爲直接，所以防洪計劃是很需要的，如把堤壩建築得很堅固，這未嘗不可，但是流量太多，不能宣洩的時候，堤壩雖然不致缺毀，但是逸出堤外，泛濫田地，成爲災害，是很常見的，其次，泥砂的淤積亦不能免却，天秤却有他的好處而無他的害處。

天秤是適應洪水的特殊建築，位置是建築在正當流向的地方，他的構造是在堤岸開一缺口，低於堤面不及一公尺，闊度不一，底平用石砌成，在缺口地方，當洪水冲入的處所，建築特別堅固，用巨大石塊建成，復在二石間鑿成凹入槽形，傾入熔鐵作紐，較後用石塊垂直嵌入地裏，自秤口到後面，微呈彎形的斜傾，向着排水河。

當山洪暴發時水位隨而上昇，到了相當程度，快要溢出堤岸，過高的洪水，便由天秤排出到湘江故道裏，渠中水勢，只能到達一定的可估計的程度而已。今天在「鏵嘴」西邊的渠口附近，有一大天秤寬約十五公尺，入渠以後，再有寬五公尺左右的小天秤幫助大天秤的不足，這兩個天秤，都用湘江故道爲排水河，河底和秤面相差有五公尺，而且傾角甚大，使水如瀑布似的落入故道裏面，秤中豎有小石柱，作爲洪水時堤上交通的橋蹬，這種天秤，在黃河亦有設置，不過，在秤口再築一條土堤，如洪水並不兇猛不致破壞，由此可見我國文化的傳播早已到了南方，方法的改進則表示我國文化的優美。

陡——明志云：「建陡門三十有六，」可是今天只存三十二個殘了四個，陡門的建立，多在水流較急的地方，如近轉角及水流不定的地點，建築方法，是在堤岸加築半圓的石基，徑尺許，伸入渠中，兩岸相對，在半圓石基的頂端，鑿有凹二三寸的豎坑，要來固定閘板用的，閘板插坑放下，即和流水方向互相垂直，迫使陡前渠面的水位昇高，便利船隻行駛，尤其對於上行和載重的船隻，有莫大的好處。

在這三十五公里的渠中，有陡三十二，平均每二里即有一陡，由是可知渠身的傾斜度頗大。

四 靈渠的水利

在谷地裏面，沿渠流經的地方，都有灌溉的利益，在渠的東段，因爲渠沿丘陵而行，水面高於田地，取水特別方便，只要開一水竇，渠水便能源源流下，引灌田野，而且渠裏常時有水，所以這一帶谷地沒有旱災，他方面，有防洪的設置，所以又沒有洪水爲患；谷地裏面全是種植水稻，水量的需要是很重要的，因此，使靈渠對於灌溉所貢獻的利益更加顯著

起來。

本區在萌渚山脈南，又當季風的範圍，夏天雨量特別集中，所以冬季的低水和夏季的洪水比較是很大的，在地形上便做成岸高水低的地貌，平時河水甚低，取水灌溉極不容易，而洪水時又可成災，此種缺點在桂林衡陽一帶都很顯著，這區域却因為有了靈渠，便將這缺點打消，農作物的收穫極有保障，不怕雨量的不均，由靈渠灌溉的田地面積達十萬畝，在這狹長的小小面積中，佔全縣耕地的四份之一以上。

除灌溉的利益以外，便算交通的利益，雖然今天有了鐵路、公路、航運，便失去靈渠的重要性，但是從上述歷史上觀察，靈渠運輸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渠的開鑿就是為着運輸，歷次修建，亦係用以運糧，歷代以來，河渠的興修，都是用以輸餉濟糧的，不過從渠的本身看來，航運的利益，到底有限。

渠的寬度不及五公尺，其狹窄的地方兩船不能並行，水深在一公尺內外，現在因為沒有修濬，若干地方有沉積日趨淺窄至二三公尺，雖然有陡門可以補救急流的劣點，使上溯比較容易，但人工仍費許多，在水位低時，是不能行駛船隻，必要等待雨季始能通行，運航時期在六月初始直至秋末，本來五月水位漸高，可以通航，但因此時正是放水灌田的時候，故必須延緩半個月以上，船隻始能通行，載重二萬斤的民船，在渠裏可以通行，航行時多用人力在堤岸拖纜而上，沿渠下閘。運輸貨物限於米、桐油、茶油等等，其他物品較少。

六月十日，完於坪石。

有懷二首

汪懋祖

壬午中元過才郇宿文化書院觀湖上放燈有懷君勵

門外湖光泛綠萍，門前草色動離魂。
兩年弦唱霧中散，萬點青燈水上閑。
書卷不堪人去後，楓林偏送雁來聲。
池魚正美誰同飲，臥聽寒蟲相對清。

春晚過才村放艇宿書院懷雲蓀暨書院同人

落照艇歌更不聞；落花時節最思君。
摩挲肝膽沉沉痛，笑臥江湖片片雲。
南渡何心猜道學；遠來祇恨別敘裙。
蕭齋一散成孤戍，獨坐清風對夕曛。

註一：「落照艇歌」雲蓀詩語。
註二：清風亭名、在洱海邊。

憶嘉陵江

陳雨農

四八—二七八

獨居三年，使我和嘉陵江締結了深厚的友誼；尤其是那一層薄霧，籠罩山巔和那蜿蜒起伏的兩岸，都曾在我的心頭，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

嘉陵江在水漲流急的時候，他好像一個壯年的漢子，在趕他修遠而艱宜的征程；而水流清淺的時候，他又好像一位纖弱的少女，賦予每一個旅人以溫馨芬芳的柔情。

而我呢，却像一隻負傷的乳燕，冒着暴風雨的摧折的危險，從血腥的江南，奮翮西飛，飛過鄱陽，飛過江漢，飛過洞庭和巫峽十二峯。最後，飛向巴蜀，飛向嘉陵江……

從此，在這濱江的兩岸，印下了我陌生人的足跡！

「濮湖」【註一】的絃誦，北溫泉的「游麐」【註二】以及「漁蹟」【註三】的弔古，我在獲得棲枝之後，仍夠恬靜的啜飲這些清甘的泉水，濯洗這滿身的風塵，甚至於採擷這纍纍的豐潤的菓實。這一切，都是嘉陵江所賜予我的啊！大概是在前年的春天吧，我寄籛滬上的友人曾說：「蜀山蒼翠棲乳燕，吳水洶湧撼仇讎，」我對嘉陵江的一種淳深的情誼，已充分的盎現於楮墨之間了。

在那匆遽的三年中，我實在是一個健遊者啊！

我曾經冒着春雷，淋着急雨，跨上夜渡的船，看那兩岸的燈火在水面躍動。

又曾經約了好幾位同學，乘着一葉輕舟，從合川直下重慶，那是暮冬水清的時候，河底參差的圓石，瑩澈可鑑，我將手臂浸插在水中，順流而下，劃開了一道長長的波紋，眞是煞有趣味的，而當船身穿過「小三峽」的時候，同學的歌聲又清越的唱出來。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小三峽的兩岸雖無猿鳴，但山高水急，灘聲鏗鏘，嘉陵江上的風光與韻致，已足夠耐人尋味了。

現在，又近石榴花灼紅粲笑的五月，細雨纏綿，遙想嘉陵江兩岸的原野，怕早已披上綠色的新裝了吧？記得去年這時的雨夜，我伶仃地幽在斗室裏，而對着窗外淒迷的江景，寫下了四句昂奮的詩：

「嘉陵江上雨瀟瀟，蒲艾雄酒斬元獠，

雖均行吟緣悲日，我當慨歌效班超」。

徒嗟陵遊，與料不到，一年後的今天，又浪跡在南濱了。

嘉陵江啊！我永遠地懷念着你，懷念着那夕照，那幾支桅檣，那迷

在細雨和霧靄中的景色

嘉陵江啊！我企盼能再挹你的清流，濯我的汚足，我願爲你譜出新聲，我遙遙地在向你頂禮，向你膜拜，因爲你是一條最有力最奔騰的血管，輸向祖國的心臟！

【註一】濮湖：即國立二中高中部所在地。

【註二】滘塵：北碚溫泉公園之淴浴處。

【註三】漁城：合川對岸之釣魚城爲南宋抗元兵之險隘，乃古「巴渝鎖鑰」也。

千秋歲引（用王安石體）

施莉俠

又病多情，孤心素倒，一陣傷春入眉角，梅情俏深冷性傲，松懷秀薄微名縛，眼波濟，鬢雲綠，忍飄泊？雖是有郊環翠郭，雖是有家垂錦幕，只愛深思夢雲壑。當年汝京綺夢美，而今壯志成虛略！有詩衷，少歌讀，花間酌。

四月十五日

醉花間

施莉俠

休相夢，莫相夢，相夢春愁重。桃柳艷陽天，暗祝流年凍！幽花蝴蝶弄，雅句詩人誦。孤心惜鬢華，貪做英雄夢！

四月十五日

霜天曉角

施莉俠

非貪春靨，無處尋芳翠！多少飄零佳話：薔薇夢，今猶醉。他鄉思故地，鄉居無蝶翅，日日冷情孤館，他鄉比，故鄉編！

四月十五日

新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工廠

製造
經濟部特准專利之
新農式紡紗機
已採購本廠出品者
廣西省工業試驗所
廣西企業公司 廣西銀行 合辦桂林紡織廠
中國物產公司
衡陽建成實業公司

廠址：桂林良豐
電報掛號：一一五〇

紡紗廠

採用自造
新農式紡紗機
精紡二十支十六支
十四支十二支棉紗
商標
金堡壘
金潛艇
金坦克

桂林辦事處：桂北路四一二號
電話：二一四七轉

四八—二七九

雲南安寧碧玉泉

陳炎冰

四八—二八〇

一、碧玉泉的外貌

碧玉泉，在安寧城北十五里滇池的出口螳螂川上，是滇池四周著名的風景區。從昆明去那裏，約有七十里，現已通行汽車，出小西門，沿草海，過碧雞關，直到安寧縣屬溫泉村，溫泉就在村中。該泉又名湯池，池方廣二丈許，池邊砌着石堦四五級，中央有一張石床，泉水從池底石罅中湧出，汨汨作聲，滾滾不竭，升到水面，水泡像萬斛明珠般閃動；盈盈的池水與階相平，彷彿一塊極大的明鏡鋪着，水晶般透明，冰雪般皎潔；氤氳的蒸氣，裊裊升騰，夾帶着甘香的味兒；溫度不冷不熱，恰到好處，水底的石礫，歷歷可數，映影着飄蕩的水波，瑩瑩如碧玉般閃灼奪目，難怪前人特名之爲碧玉泉，這是多麼洽切的名稱呵！

如果說華清池之所以名傳後世，是因爲有了絕代佳人楊貴妃賜浴的豔史的話，那麼碧玉泉之能夠名冠滇雲，就因爲得到曠世詩人楊升庵讚譽之功了。升庵是有明一代的名士，他特別愛好溫泉，曾經遊玩過國內不少的溫泉，但是他不同意華清池是個最好的溫泉，而獨推崇碧玉泉爲「海內第一湯；」試一讀他的溫泉詩序就可窺見他對溫泉之崇拜爲如何了：

「溫泉之在域中最顯著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水沸如蒸，難以驟入，硫黃之襲，逆於人鼻；稍不灤治，則釜谷之污，生以青苔，如鵰蟀衣。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臣龍，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跡岩，曰閩中之劍浦，曰新安之黃山，曰谿中之屬縣，曰薊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雜見於地理之志，詩人之詠。滇雲之地，溫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浪穹，宜良，永昌，騰衝，若夷徼邊隅，不可勝紀，要獨以安寧之碧玉泉爲勝。滇池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縷呈，一也。四山縱起，中爲石凹，不煩甃甓，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澗飾，三也。苔污絕跡，不用淘漉，四也。溫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老發者痊，六也。烹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可也。」

升庵稱碧玉泉有七特點，贊爲海內第一湯，是否過譽？祇好讓在那裏作溫泉寓公的人們來答覆吧！

總言之：在以滇雲作爲抗戰根據地之一的目前，昆明已換上了一副簇新的面目，自然，那接近昆明的海內第一湯——碧玉泉——也跟着時代的遞禪而增光不少了；既有闊人一生享福的華麗別墅，也有普普通通暫時遊樂的精緻的旅居；可以說，目前的碧玉泉，正如蘇東坡所謂「起居飲食沐浴俱在矣」！眷是升庵「當惜此地限關中原，使泉湮沒」；現在已很榮幸地得達官貴人賞識了！比之六朝時代南京湯山溫泉，其華麗熱鬧，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楊升庵先生有知，當亦含笑於九泉吧！

二、碧玉泉的發見史話

如果要問碧玉泉在地殼裏是什麼時候湧造出來？這也和問天地日月是在何時生成一樣的難以解答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問碧玉泉在什麼時代發見出來的話，那就比較容易地給你一個「有書爲證」的答覆。凡到過碧玉泉的人們，大概都知道在溫泉的壁山上有座火龍寺，寺中塑有蘇文達公的泥像，傍豎「碑記」：「東漢光武帝建武丙辰年（公元五六年），蘇文達隨伏波將軍馬援南討交趾，其後班師回朝，道經滇省，因瘴不能進，乃止於是；偶與鄉人遊，見白氣騰騰，始知爲溫泉……」又有這樣的傳說：「蘇文達有一天早上，到蔥山打獵，忽見溫泉水道上有濛濛的蒸氣，很是奇怪，遂下山來探看，見荒荊蔓草之中，有泉水穿迸而出，岩下溫熱，他就天天來此沐浴，不覺瘴癘也洗好了，從此他才開闢溫泉。」這是二而一的故事吧。由此可知碧玉泉的發見，是遠在漢光武時代（距今約二千年）；如果說蘇文達是開闢利用的第一人，那麼楊升庵則爲熱心辯揚的第一人吧。也可以說：這兩位文武官員，同是碧玉泉的開發提倡的功臣。

三、碧玉泉的性質

既然知道了碧玉泉的發見事蹟和認識牠的清秀可愛的外貌，那麼對於牠的性質如何？就不能不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關於碧玉泉的質量方面，在當時發見人的蘇文達，沒有注意到這類問題，祇是偶然地利用浴泉的方法來治癒牠的瘴癘而已；就是熱心溫泉的楊升庵，也不過作了幾首詩詞來讚歎一下便算了事；但是，「他曾經這樣的猜說過：「凡溫湯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濁有其臭；獨安寧溫泉清澈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黃氣，不知何理？恐有人見其發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像他這一段話，雖然不能夠很正確地解釋溫泉成因的問題；不過，在科學還未昌明的明代，這位名士對於溫泉的考究，不能不算已具有一番的苦心了。我以爲王褒之所謂「白礬」「丹砂」「硫黃」，即今之溫泉分類中的「明礬泉」「含硅酸（Silica）泉」（凡溫泉沉澱物都以此爲主成分），「硫黃泉」就是。我國古代對於溫泉之能作初步的分類，實比任何一國都早；不過，後人不能繼承這偉大的遺產，就被人譏笑爲科學落後的國家，說來實覺痛心！

碧玉泉的本來真面目——溫泉的成分——直到了民國二十五年，經過國立北平研究院的化驗之後，才算正式揭露出來。現在特把牠的「分析報告表」照抄在下面：

根據這個分析表，再來對照萬國溫泉協會的溫泉分類法，便能決定碧玉泉是屬於「單純溫泉」。其所以「無硫黃氣」，就是因爲沒有含「硫化氫」；其所以「下有丹砂」，卽由於含有「二氧化矽」。升庵先生說華清池是硫黃泉，碧玉泉是丹砂泉，均不正確，其實這兩個溫泉同屬單純溫泉，可稱爲「姊妹泉」吧。升庵先生九泉有知，當亦恍然大悟吧！

四、碧玉泉的醫療作用

我曾經搜集有關於碧玉泉的文獻十多篇（升庵著的居多數），其中都是以敍述風景如何秀麗可愛和泉浴如何賦詩醞醉爲主題；而沒有一篇是提及到溫泉如何療病的問題，連升庵也一言不說。難道碧玉泉沒有治療的價值嗎？不是，絕對不是；根據蘇文達洗溫泉以治瘴癘的故事，和土人傳說的「一浴能治疥癬」的經驗談，那是不能不相信碧玉泉在古代確有治病的事蹟了。不過，因爲後人祇知道「四時可浴」「掬之可飲」（升庵詩序）；而忽視了牠的保健治病的偉大作用，這不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嗎？而也是我國各地溫泉的普遍現象吧。

碧玉泉在醫療方面究竟有什麼用處呢？除了蘇文達用過治瘴癘和土人洗

游樂之外，從來的醫學者或沒有那一個去研究實驗過；所以在這裏要討論這個實際的問題，實在是萬分困難！因為沒有充分的材料來作根據，空談是有時不符於實際。惟有希望雲南當局和當地的有關科學家，提起科學建國的精神，趕快作有計劃的研究和利用，以闡明其真諦，這也是發揚國粹的福利事業啊！

但是，我曾這樣的想：「碧玉泉既然經過化學的分析（實在還欠周詳），而且決定牠是屬於單純溫泉，那麼單純溫泉是曾經學者研究過，承認牠對於人體有治病的作用，自然，碧玉泉也同樣的具有相等的價值」。根據這一點理由，我以為如果先明白了單純溫泉的醫療作用，那就可以幫助了解碧玉泉的效能。不過，我先聲明：「每個溫泉，是有牠的獨特的個性」。

關於單純溫泉的醫療作用，我曾經在「給華清池管理處一封公開的信」一文說過，當然也可以用來作研究碧玉泉的參考；因為華清池和碧玉泉是一類的溫泉，其作用大致是相同；但是，並不是說這兩個溫泉的治病效果是絕對相同的，因為我還未能作對照的研究，故不敢確斷牠是否符合。

五、結尾語

從碧玉泉的環境來看：確是一個山明水秀的遊樂地，這對於陶冶性情，鍛鍊體魄，是具有很適宜的條件。如果根據泉質來說：牠又是治病的靈藥；所可惜者，目前的碧玉泉，只是屬於達官貴人享樂的場所，充其量，也不過作為一般遊客的浴場而已；誰也沒有注意到如何利用溫泉來保健治病的問題；但是，我相信碧玉泉的偉大的作用，是會永遠地保持着不變的，如果真有這麼的一天的來臨，則這蘊藏已久的潛在力，更將發揮無遺了。

雲南安寧碧玉泉分析報告表（民國廿[illegible]年 國立北平研究院化[illegible]）

性狀	顏色	微帶黃色
	臭味 1. 在當溫時	無顯著之臭味
	2. 在高溫時	呈極微之硫味
	對試紙反應	微呈鹼性
化學分析		（單位為百萬分之一）
	全固體物	二五三．〇〇
	堅定固體物	一六六．〇〇
	有機及揮發分解物	八七．〇〇
	燒時之變化	呈焦黑色
	全鹼量	一九〇．五〇
	重碳酸鹽鹼量	一九〇．五〇
	全硬度	二一六．八三
	碳酸鹽硬度	二〇九．〇九
	非碳酸鹽硬度	七．七四
	二氧化矽	三三．二〇
	氧化鐵及鋁	一．五〇
	鈣	五四．八一
	鎂	一九．四六
	鉀	二．〇三
	鈉	三二．一〇
	硫酸根	一一．七七
	氯根	一二．一〇

滬歸紀事詩

向中

（一）

香車寶絡逐輕塵。玉樹瓊枝漫寄身。一自繁華相別後。人間無復舊時春。

予自廿七年春，束裝返滬，小住春申，奄忽四載，雖烽火遍天過及南北，蟄居孤島，猶若燕處危巢，固怡然自得也。

（二）

珍珠簾箔掩蘭室。妙舞清歌弄晚妝。載得玉人歸去後。曉窗猶自夢霓裳。

太平洋大戰爆發前夕，滬上笑歌鼎沸，一若不知大難之將臨，是夕聖約翰校友會舉行慈善舞會，予乘興約西文江晟夫婦偕蓓蒂安妮前往，漏盡聲殘始伴蓓安等歸去，翌晨起身，猶覺餘音繞梁不絕於耳。

（三）

匆匆羯鼓動天涯。一夕胡兒萬馬譁。虎賁雄師齊解甲。任他封豕與長蛇。

十二月八日夜三時，駐滬日海軍突向英美兵艦提哀的美敦書，美艦告降，英艦沉沒，翌晨日軍進占兩租界，春申遂告淪陷，滿賊大肆活動，不免有社鼠城狐之感。

（四）

更從何計覓生涯。憔悴三冬過歲華。道路朱門同一哭。江山非復舊人家。

上海既告淪陷，生活日趨艱困，斗升小民，固無論矣，即富有者亦以煤米來源不易，叠告恐慌，是冬氣候倍寒，道旁棄屍累累，慘不忍睹。

（五）

一年容易又更新。忽忽居然大地春。賸有嬌姝歇海上。欲教游子悔風塵。

歲序更新，滬上生活，稍趨安定，舊日繁華，略事恢復，汽車絕跡後，摩登士女，爭以自行車代步，春日貝當路一帶，載歌載行，為孤島淪陷後之唯一風光，予則原擬於畢業後赴內地就業，後以事未果，苟安旦夕，本非夙願，撫舊追新，益增惆悵。

由湘來黔略記（衡陽——貴定）

王　穎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余從劉姑父仲桓翁始有貴定之行，是日客留交通部全州機廠賴主任字初宅，因雨霏霏，路滑泥濘，不便外遊。次日，天清如洗，風不揚塵，於焉遊興躍然，獨步至城，該城背山面水，可稱天塹，街道成一字形，屋宇均古式，長約一里許，井然可觀。在全留四日，乘車抵桂林，寄交通部全黔柳三廠辦事處，該市多爲柏油路，旁植青樹，蔭翳可愛，晚間電光掩映，篩影動搖，令人留連。四周石山壁立，山下多深洞，可容市民四分之三，爲天然之防空洞，市中有獨秀峯，筆立其間，省政府踞其山麓；與獨秀峯相望者，還珠洞也。洞口在河側，屋宇翼然其上，市民告余曰：「是洞之得名，以其水往來如還珠形，因以爲號」。明日，遇譚君玄同，遊中正橋，該橋原爲懸橋，七七事變後，爲便利防空起見，建鉄橋焉。距橋一里許，由小道螺旋而上，爲七星岩，岩前有房舍一幢，高深約數丈，某機關在其間，岩中黑暗不敢入，買火把一，引火者指岩上七白石而言曰：「上之七白石者，即七星也」。岩中均馬路，旁備欄杆坐凳，且置電燈，防空時使用之，怪石森然聳宵，有龍門、刀山、佛手山、石鐘鼓鐘乳，此外有放生池，無底洞，青蛙守門，太白焚香，凡七十二類，因其所似，即顏其名，穿洞約里許，神遊其間，終日馳懷，消遣世慮，豈非天造地設，以俟乎一輩避世之徒，而隔千萬世之神秘者與？

留桂五日，轉車柳江，抵柳時，大雨淋漓，車站距城四里許，人力車又需購票，方能乘坐，余初次來此，不知規章，未果購就；不獲已，冒雨至城，寄紐約旅社。次日，買輪渡南岸，寄光華酒家，該地爲湘桂黔桂商業之中心點，商店多行業，街道在簷內，成斜坡式，均柏油路，雖大雨滂沱，不礙行人也。

留柳四日，購黔桂路車票，抵金城江，晚宿交通旅社。社房僅容床几各一，誠不舒適，竟晚未得熟睡。次日改寓黔桂路賓館招待所，房間寬敞，空氣新鮮，非尋常旅社，所可同日而語也。是地爲黔桂路通車終止處，在未通車以前，一片荒郊，居民鮮少；通車後，蓬廬四起，商民內移，由是斯地由荒涼而繁盛，生活由低廉而昂貴矣。

留金四日，乘廠車來定，一路陡坡急彎，螺旋蜿蜒，稍不精敏，即羅覆車，幸天氣晴朗，景緻宜人，頗不孤寂。途中經兩日，始抵貴定。

日月荏苒，陳跡如昨，用追記之，以示不忘。

一九四三年，鉄穎追記於東專。

夜渡湘江

蔚文

我們離開界化隴之後，到衡陽爲止，可說是全程之中最快適而又最舒適的一段路程了。它不但平坦寬闊，即使遇着看不到盡處的山峯，或者仰視認爲很危險的小坡，但到近處，便也怡然駛過了，從沒像贛遠省的那條公路，隨時隨地有覆車的可能。車道兩旁種着許多樹木，葱葱鬱鬱的，我們在車上老遠的望去，簡直像奔馳於叢林深谷之中，如果當夕陽西斜時，約二三知友，慢行於樹蔭下，紅霞餘暉，無異把你置身於一幅壯麗的畫面中。

車子經過茶陵時，還只十時左右，因爲司機早上沒有吃點心，便在這兒暫歇，借此機會，我和敏便下車去走了一轉，順便吃了一些點心，可是價錢比之於界化隴幾相差兩倍之多。

茶陵的市集是沿公路建築的雙面街，長約可里許，多數還是旅館與菜館，間有一二家報關行，市面相當的興盛。中茶公司的汽車隊部也設於此，據說此地物價的增漲，大半原因，還是司機先生們所造成的。

下午二時許抵達耒陽的江東岸，大家便在這兒午膳，店舖雖小，但還相當整潔，價錢比茶陵又貴了一倍。此間過往的客人也特別多，因爲耒陽是產米的區域，又是粵湘桂三省的交叉點，市面自然更繁榮些，物價自然地更高了。

車抵衡陽，已經有七時左右，這時，我才輕鬆嘆口氣，撲撲身上的泥灰，回想幾月來的生活，出死入生，出生入死，不知有過多少次，厭倦的車中生活，今天總算告了一個段落，敏更其說得有趣，「今天是我們新生的日子呢！」的確，此後的生活，只可說是拾來的。

爲了求搭車的便利，我們當晚渡過湘江。

湘江是湘桂公路所必經過的渡口，它在湖南地理上稱謂四大水系之一的湘水，它的發源出於廣西海陽山，東北向流入本省，經茶陵衡陽湘潭長沙，再會合蕭水蒸水耒水漣水等大支流，到湘陰，以洞庭湖爲總匯，寬度比贛江爲大，而水勢的雄壯更非贛江所能及；翻滾的浪花，白洋洋的江面，兩個多月在山谷裏打滾的我，驟然看在眼裏，雖無煙波浩森之興，也頓覺心曠神怡，精神爲之一暢！敏竟和小孩子一樣的跳了起來，好像從沒見過水面的。

漫談衡陽

衡陽位在湖南的東部，在邵陽的東面，晉朝的時候稱爲臨蒸縣，到

了隋朝才改名衡陽，地當湘蒸二水的合流處，爲粵桂二省入湖南的要衝，交通可謂水陸兩便，從這裏可通江西，抗戰開始時，火車已可聯接浙贛鐵路，如果從上海出發，兩晝夜可抵廣西桂林，公路也可連接閩贛兩省，向北有粵漢鐵路；西南有湘桂鐵路，可到廣西柳州。至於水道有湘蒸二水，可以連接長江，交通極爲便利；同時因境內河流密佈，灌漑亦便，所以本省的農產物爲西南各省之冠。向來有一句諺語：「湖廣熟，天下足！」也就是這個理由。至於衡陽的產棉數量，可謂全省之冠，西南各省所用，多數來這兒採辦的。

衡陽的市區，大小和江西泰和相仿，市中心區爲正街一帶，但自從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日、十五日兩次遭受寇機的大轟炸之後，只剩了一片瓦礫，現在大部雖已修造，不過都非常簡陋，馬路均係碎石子鋪成，再覆以黃泥，但一遇雨後，泥濘濕滑，幾至不能行路。商業以茶、米、紙、爲中心，水產以鰱魚、青魚爲最多，每斤大概四五元之譜。

衡陽的旅館業可說特別的發達，幾乎每條街上，至少有三四家，而且每家都是擠得滿滿的；那時筆者爲求乘車的便利，住在西站附近的鐵路飯店，設備雖較簡陋，但表面上還算清潔，一個普通的單房間，每天的房金是五圓，再加加一小帳，總共不過六塊錢，比較江西要便宜些，如果在他們那裏吃飯，據說還可以再打折扣。可惜美中不足，這天，我拖着疲乏的身軀睡在床上，倒供給了臭蟲的營養料！

衡陽人提起警報，還有「談虎色變」之概，實在上兩次的教訓太厲害了，父、母、兄、弟、姊、妹、們的仇恨，自然更不容易忘懷。衡陽的逃警報，也確乎相當麻煩，比不得廣西的山洞，是天然製造的防空壕，只要躲進洞裏，就可安全無事，在衡陽，你至少要跑上十幾里路，近郊雖有幾座小山，既無岩洞，甚至叢密的樹林，也很難得見，而衡陽每發警報，幾乎每次必有敵機到來，所以，衡陽在晴天白晝裏，即使無警報，也像是一座空城！但一到晚上，可完全兩樣了，輝煌的燈光，叫囂的人聲，每條街上，幾乎找不到一塊空隙之地。

筆者在衡陽時，正值霍亂症最猖獗的時候，稍一疎忽或延遲，患者四五小時之後，便無法救治。火車站要有防疫證方可買車票，茶館店幾乎無人問津，據說這次遭疫症死亡的，足有千餘人呢！

夜車上

在衡陽勾留兩日，使我從這城市的表面上略略曉得這兒的情形，工作既毫無頭緒，錢也快要用罄了，再住下去，事實上也不允許。

這天下午四時，我同敏和來送行的幾位鄉友，一同到西站上去候車，車站上並不像我猜想的擁擠，沒有多少人，遠遠浮盪着機輪和扛夫的嘈音，倒頗有故鄉情趣。買好了車票，因時間尚早，我們便徘徊在車站附近，談着戰事的近況，朋友們的行蹤，看那進進出出的惜別的旅客，默默地談故鄉，似乎都有難以言說的感懷，流浪的旅途中，更添了一重惆悵！

六點快到了，我和敏便提了僅有的一點行李上車，與送行的友人握手相別。就此車子便慢慢離開了車站，等我再探首出去，看見在晚風中飄揚的各色手帕，滿懷離緒，更覺悵悵！

湘桂鐵路的火車，似乎比較浙贛路的車要好多，我們買的是三等車票，因爲客人並不多，雖然買不到臥車票，但敏和我都佔了一張椅子，坐臥極其自由，可惜太靠近車頭，煤灰常和冰霰一般的鑽進來，弄得渾身齷齪，但比坐在汽車上是舒暢得多了！

車過三塘，天已昏黑，車廂裏也燃起暗亮的燈光，客人們的談話聲，也漸次靜止了，只偶兒有幾陣怪不入耳的鼻鼾聲，常常刺着不安定的心靈，好在大家誰也不理誰，即使討厭，也只好悶在心裏，幸而我在車站上買了二份報紙，看看還不覺得過分的寂寞，更因此成爲與隔座旅客攀談的介紹者。

「你先生去桂林的嗎？」一個像小學教師的密斯，打着湖南腔的官話問我。

「是的，」敏搶着說：「我們還是從浙江撤退來的。」

「你貴姓，請問那面的戰事究竟怎麼樣？可以告訴我一點消息嗎？報紙是今天的嗎？」我便把報紙遞了一份過去，因爲有敏在招呼，我也沒講什麼話。

報拿在手中，剛剛翻開，她立刻又丟在坐位上，右手掏出衣袋裏的手帕，慢慢地擦着兩只滑溜的眼睛向四週溜了一轉，側着頭問我們：「你們怎麼走法的？」過後，又補充了一句「我也到過浙江呢！那還是民國二十九年的事。」

「我們算走得長遠的了，」敏感慨地說：「照例，我們從金華出發，可以搭火車到江西鷹潭再由鷹潭乘汽車到界化隴界化隴換車可直達衡陽錢又省，人也不致十分狼狽，但因戰事關係，改道由金華出發到江山再步行到福建省的建陽經過浦城水吉翻山過嶺，足足走了近千華里，後來，總算碰到朋友，設法搭上車子，經建甌南平沙縣永安連城長汀到江西瑞金再過雲都興國泰和到界化隴以至衡陽……，唉，關山千萬重，足足走了兩個多月了！」

「眞虧你們！」她像同情也像感傷地說：「我的老家是長沙，上一次會戰的時候，我還跟着父親在浙江唸書，那是一個深秋的晚上，突然家里來了電話，要我們回去，也不說出所以然，父親因學校裏跑不開，派我回家，等我趕回長沙，好，房屋也被炸毀了，祖母、母親、弟弟、已經逃散，我四處找尋，但兩年來，仍然毫無消息，父親因無法籌得鉅筆川資，也沒有回去長沙我也無力再去浙江便留在衡陽教書，可是小學教師的待遇，做了半年都掙不得一件衣服，最近朋友介紹我去貴陽所以」……她說到這裏，本來渴睡的眼睛，更顯得紅潤了。過了一會，她又嘆着「我的父親呢？四個月了，也沒有消息！」

這時，大家都有些慘然，我祇覺得留在眼前活動的影子，他們都在呼喚，咒罵，探身窗外張望，淡淡的月光，濃重的夜霧，漫長的旅程，像夜翔的孤雁，飛，飛，什麼地方才容許我們棲息呢？……突然幾陣涼風，無力抵拒似的，我竟倒臥下來！這時車廂裏已經寂然無聲，敏和她也靠在椅背上，微闔着眼睛，像在沉思似的，只有紊亂的鼾聲，和隆隆底車輪聲，蕩漾着，擂擊着，無止無休的。……

驀地裏一陣怪叫，等我睜眼瞧時，只見熹微的曙光中，映照着群峯，

和那些高高的屋巔；車廂裏也沸騰起嘈雜的人聲，站上的路牌，閃耀在晨光裏，啊！那是桂林北站了！我急忙喊醒了敏，檢點一下行李，準備下車的動作，但這時怪異的心，偏又憂煩而不安，如一個初旅者，心又跳得那麼劇烈，同時，將要結束的旅程，對這蜿曲過一夜的車廂，反倒戀戀起來了！世途是永永走不盡的，何況我們根本就是一個旅客呢！

桂林剪影

桂林開創於秦朝，那時候叫做「桂林郡」歷朝相傳，雖略有變遷，但不過是府與縣的更動，一直到了唐朝，才改名臨桂縣，明朝設府為廣西的省治，清朝又設治為臨桂縣。光復以後，政制改革，府治已廢，同時因邊疆事繁，民國三年，省會便由桂林遷往南寧，改臨桂縣為直屬於廣西桂林的道治，民國二十五年，全國統一，為便於和中央聯接，省府又從南寧遷回桂林，二十六年國府正式宣佈為桂林市。抗戰軍與，中樞內遷，同時因上海與武漢各大都市相繼失守，桂林更成為軍事衝要，和西南商物的集散地。

「桂林山水甲天下！」在中學的地理教本上，我們就讀過它，地理教師上到這一課，也往往總喜歡特別加以渲染，各大機關紛紛內移，偶兒有幾個同學從內地寫信來談起內地的情形，許多次鼓勵着自己想往內地跑，桂林的夢實在不只做了一次了，現在總算如願以償了。

桂林的岩洞的確可說特別的多，特別地大，曾經有人說過，桂林是世界聞名的防空洞，的確，你如果跑到東江的七星岩去，（在城東過中正大橋即是，）你真不會相信，在你面前這個山洞可以容納三四萬人。裏面既寬敞，又曲折，跑了一層又一層，進了一境又一境，你可以看到洞內石壁上許多奇怪的象形，有着很幽緻的名兒，什麼一星照半月呀，棋盤呀，珍珠寶塔呀，包公照妖鏡呀，仙人掌呀，大教場呀，盔甲龍袍呀；相傳楊文廣晒過袍甲的，下金橋呀，上銀橋呀，女媧氏的補天石呀，雲耳山呀，靈芝草呀，軒轅皇帝的墳墓呀，聚寶盆呀，一箭射穿柳州城呀，點將台呀，將軍鑾呀，……名目多至五十幾種，岩內裝有電燈，如果在警報的時候，躲到那兒，既可保全性命，又可任意欣賞，假使在平時，化上八塊錢，不限你多少人，有導遊的人領着你去玩，他還可以給你講講那些關於古跡的傳說。此外有城南劉仙岩相傳是元朝人劉仲達修真之所，城內紫金山的讀書岩，據說是宋朝劉延年的讀書處，城東郊的龍隱岩岩壁上還刻有「元拓黨籍碑，」可稱是桂林最有價值的一塊石頭。城西麗澤門外的白雀、夕陽、南華、嘉蓮、老君、六洞也很有名，其他如月牙山的月牙岩和木龍洞北門外的還珠洞都有相當的深邃偉大，但桂林總共三十六個岩洞，最大的自然要算七星岩了。

桂林的市中心區，在城內的中部，最熱鬧的要算桂東路桂南路桂西路桂北路和中北路，城內還有一個舊皇城，沿着金山而立，係明朝洪武五年元順帝的潛邸，後改為靖江王府，也闢有西門，城內景物幽雅，堪稱桂林市內之冠，現在省政府就設於此。

城內還有榕杉湖位置西門，湖水清澈，湖岸植有樹木，每逢晚春初夏，細柳下垂，綠葉成蔭，當夕陽西下時，對對有情人，漫步於兩湖之間，與

會使你望而生羨！近來市府出資在沿湖遍設座位，尚有一八角亭在建築中，湖水亦時在疏濬，不久的將來，在中山公園沒有開放之先，牠可說是桂林唯一的公園了。

總之，桂林的名勝古跡，是寫不勝寫，但扼要言之，桂林所謂的名勝古蹟，絕不同杭州的西湖一樣，它祇是和我們吃東西一般，究竟什麼滋味，還得要你自己去體味的；以筆者的觀感，覺得還是「桂林山水甲天下，」似乎名符其實，也許我的見聞太狹了吧？

桂林的天氣，不能那麼令人滿意。太陽一露面，本來是十一月了，它會熱得使你穿不住夾衣，如果下過一次大雨，或發一陣大風，就會冷得使你不想出門，濕度再下降些，竟能凝結成冰雹，這種天氣，眞是變化無常。尤其冬季的時候，早晚總是蒙着一層濃霧，一到了雨季，無論怎樣耐心，也會覺得它的討厭，不下則已，一下就是幾十天，偶然天空間也露出了一牙新月，但那只是一剎那間的事，不久，它又會佈滿濃黑的烏雲，使你重陷於不快的情緒中，勾引起流浪者無限的悲哀！

廣西人的刻苦儉樸，確非所謂「下江人」所能及，尤其是一般公務員，學生們，他們的生活水準之低，非你所能想像的到，一日兩餐，在廣西人已養成了習慣，他們的服裝，也是非常樸素，西裝革履，紅紅綠綠的裝束，簡直不容易找出來，反之沒了後跟縫滿補綻的人們，隨時隨地都能夠見到，可是現在也稍稍有些轉變過來，也許是外來人太多了，影響所致吧？不過，廣西人的木拖鞋，「跌跌搭搭，」實在有些不雅觀，我對於這種習慣，總覺得「格格不入。」

上海淪陷以後，桂林成了人文薈萃之所，一般在戰區和最近戰區的學校，相率內遷，同時一般文化人與學者，也相偕而來，桂林因為是一個交通要道，再向裏面跑的自然很多，停留在桂林的也頗不乏人，由此桂林成了西南文化的中心地，現在，我且談談桂林的出版界。

桂林的出版界，在十二年以前，還談不上「出版」二個字，就是以一般普通教育程度來講，也還是比較落後的，但自從抗戰的烽火，燃遍了東南各省以後，上海所稱謂的六大同行，如商務、中華、開明、世界、正中、大東、等各大書局，便相率內遷，先後在桂林設立辦事處或分店，原本設有分店的，出版的重心，也移到內地，從事出版的工作，從此桂林的出版界，無異雨後春筍，由冷落而蓬勃，一直到目前為止，大小總共有三十餘家之多，但比較最完善的，似乎要算文化供應社了，該社一切設備都很完善，出版的書籍內容也比較充實，且能適合大衆的需要，就是幾個主持人，如傅彬然宋雲彬等，都係教育界名流，是從前上海開明編輯所的台柱。次如遠方、學藝、實學、科學、國光、文獻、立體、華華、民團、眞理、……等諸出版社，都各有其歷史與優點，至於其他的出版社，實在不勝記述，最近桂林出版界所風行的新書，都是一些「手册，」什麼國民手册，教師手册，地理手册，歌咏手册，學習手册，英文手册，……好像大家都在努力這類工作。記得曾經有人說過，「今年是手册年。」

至於桂林的老鼠，說來眞是有些駭人，我就眼見過一隻二斤重的大鼠，而且這裏的老鼠，不但見了貓不怕，就是見了人，也能大模大樣的走給你看，食物簡直不能放下手，它找不到食物的時候，甚至你擺在床

前的皮鞋，它也會給你啃得粉碎，一個初來桂林的人，不曉得它的厲害，晚上睡時，如果不把襪子放好，你明天起來眞會叫屈，假使胆小一點的，獨居一室，不知其所以然，你眞會疑心有鬼呢！

桂林的人口，在抗戰以前，不過六萬，但據最近的統計，已經增至六十萬。說句笑話，桂林的老鼠，也一樣與日俱增，說不定它的繁殖的比例，還要比人快吧。

總之，桂林所給予我的印象，始終含含糊糊，說牠好罷，我也表贊同，說牠不好罷，但我也不否認，桂林究是怎麼一個桂林呵！我不能澈底了解桂林，或許因爲我停留的時間太短吧！

月下記旅程

我從五月六日離開金華，至八月十五日始抵達桂林，合計這次流浪的旅程，共費了二個月二十七天的時光，現在總算歇息下來了。但回想這二個月二十七天來的生活，我的心海裏不禁又湧起了波濤。

日子這樣的過去，人跟着日子，漸漸地老去，而且好幾次都從墳墓裏拖救出來，但到今天，我總算還是活着，應該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但我只能讓它過去，把它忘掉，假使我再留戀於以前種種黃金似的好夢，和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這顆滿是創傷的心，一定會更嘆凄涼，雖然今天的我，還是踏着本來活着的屍骸所走過的那條長途，才能達到今日的地方的。

胡亂地過着的將近三個月的旅途，今天我又能望見這久遠的明月，久遠的星，但我不禁想起故鄉的風光了，也許那裏依然故我吧？可是一路來的我，只是懷着一種透不過氣來的心情，念着哪裏一堆一堆的廢墟，但他們還是在滋長，還是在抗拒一些垂斃的魔力，他們還是在絕望之上鬥爭，而我自己，祇向後一溜，我顯然是愚蠢無用，如今對這久遠的明月，久遠的星，祇是更增我的汗顏！

這淡靜的月，這陌生的環境，朦朧的夜霧，蘊擾在心頭的烈火，我又被它完全燒滅了，橫在我面前的就是生活，就是我還要活下去的生活！也就是生之旅途。

煩燥不安的心情中，我苦痛地記述「我的旅行記，」寫我將近三月來的生活，雖然都是一些浮面的觀感，但這短短的旅程，和魯濱遜飄流記的主人公一樣，是歷盡千艱萬辛而換來的，一路來，我看見過不少拚着性命在鬥爭的志士，朝氣蓬勃的山城，但也曾看過自私自利的商人，我也見過別人慘惡的遭遇，我也曾受過別人所未曾受過的遭遇，但我感謝這次流浪的旅程，我讀過了大學中未曾列入的專科，這是我所得的結果。

日子是這樣地過去，如今棲息在陌生的大都市裏，我惟有瞭望，我惟有感傷，人就是所謂的人，我更深深的感到幻滅了。

靜悄悄的夜，茫漠的前途，明天還有明天，我的心之深處不禁又湧起了迷惘的波瀾！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寫於桂林榕湖畔明月之夜。

滇池隨筆

孫昌紀

去歲中秋，離蓉南來，成瀘道上，正是「蜀江水碧蜀山青」的清麗時節，使久困在成都圈子裏的人們胸襟爲之一暢，車裏的人也不多，隨意坐臥，顧盼怡然！那如綿似的白雲冉冉地飛過頭頂；如練似的江，浩浩地流向天際；還有那繞過山坡，穿過樹林，通過村落，跨過流水的公路，永遠地躺在你的面前，永遠地伸向無限遠處。那時的風物，眞夠使你入夢；夢着新鮮幽邃的未來的一切，這一切是超然的。

一過瀘州，二十六個人擠在一堆，因爲怕雨，還得常常把油布套上，弄得車裏烏天黑地，加之那擠滿在你面前的二十幾個罪犯似的頭顱，威脅着你透不過氣來。九百公里的川滇東路，一路上頭頂着山，背揹着山，前後左右上下四方儘是山，車子就在山裏亂轉，這時，「雞毛店」裏的苦況，隨車過匪的戒心，才使你嘗着「行路難」的滋味。

一週之後，到達昆明，苦刑之後人困馬乏，這時南方的一切，也眞夠令人入夢，可是竟沒有那樣超然了。

九月二十二日到了鄉間，友人告我到滇池去玩玩。

「呵！滇池。距這裏不遠嗎？」我這樣驚喜急切地問他，眞的「滇池，」這樣偉大著名的一個湖，怎能不令人神往呢？何況我們竟能在落日晻靄的時刻拜訪它。

「是的，可不遠，還不到一里呢。」他這樣回答。

於是我們穿過這滿是黃土建築的村子，走上田邊小道。果然不多遠，指着前面一帶葱鬱陰翳的林子說道：「那就是湖邊了。」同時我看見了白茫茫的一片。

這時秋水汪洋，浸沒了半邊林子。從樹叢中望出去，眞的浩渺煙波，茫無涯涘，對面紫翠的西山，遠遠的，靜靜的環抱着它。因爲雨季剛過，風季尙早，湖中的如鱗細波，隨着涼颸微漾。遠處點點孤帆，不經意地慢慢移動，一羣雪片似的海鷗，飄飄然落到湖面，展開牠們的白羽，掠掠水，又忽然飛起，越過孤帆，投向冥冥。

我的夢，又開始回復到幽遠新鮮的境地了。

滇池的美是一個總合的，因爲它四周環境的優秀，更將它的萬頃煙波陪襯得浩大靈傑。我沒有到過西岸，不知它另外一面的姿態怎樣？我祇說東面的美吧。我覺得牠的美在於極盡自然；你看它周圍草木紛披，充滿茁壯原始的氣象，你看它周圍沒有一點人爲的點綴，所有不過是零星的幾點黃土茆屋而已。它有的是什麼？有的是南國大自然的風

光；你要是一個初遊者的話，在夕陽西下時，縱望天空，準得叫你驚奇，你看那如瑪瑙，如柔綿，如紫緞，如細沙的雲彩，多麼絢麗呵！這些五光十色的雲彩，它們奇幻地嵌在那從透明淡黃一直到蔚藍無際的天幕上。這恐怕在你所看過五彩影片上也沒有這般美麗吧？再看看湖邊，那農夫輕輕地揮着鋤頭，農婦忙忙地把麥草疊成了一堆，牛車載滿了顆粒碩大的麥穗，咿唔咿唔地從彎曲的道上拉進村子。還有毫無羈絆的黃色，黑色，和花色的馬羣遊蕩在湖邊草地上，青草塡滿了胃子的時候，就抬起鼻子悠然長鳴。

你看這幅湖山佳勝的圖畫，是多麼趣味橫生呵！

到這裏半年多，湖邊不知道跑了多少次，但我不能忘記的有兩次；一是去歲十月之望，蘇泛舟赤壁的時節；我雖未泛舟中流，且無友有婦可攜旨酒，更　狀如淞江之鱸巨口細鱗的嘉肴，但鄉友數人，各持松子一掬，村醪一鐘，圍坐林下，俯仰嘯歌，也都有羽化而登仙之樂。一次是雨後初晴，薄暮　分，徘徊在雲影湖光之下，眞令人有「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感覺。

這兩次，有一點不像樣的東西作點紀念，不過聊以紀實而已。

（一）

滇池望月遙

萬里濤輝月華濃，幾疑身置玉壺中。
遠山寂寂披銀綃；金浪滾滾伴長風。
樹杪拂動千枝白；湖面飄搖一燄紅。
追憶紫岩簫水畔，往事如煙夢幾重。

紫岩是我在家鄉讀初中的校址，原名紫岩書院是宋朝大理學家張魏公先生讀書的地方；簫水是我讀高中時，學校附近的一條大河；兩處風景都很秀麗。

（二）

臨江仙（滇池薄暮）

碧落河宮粧盈女，舉袖拂盡殘暉；孤帆含煙近，尋鳥負月遙。倩麗幀前且遲徊，清越漁唱頻催。颿化陣涼颸逸去；像啓玉人帳，輕寥白髮幃。

讀到紀實，後面兩句，我倒得要聲明一下；我不曾戀愛，當然更談不到結婚；如是云云不過臨景神馳而已。

遠東實業公司
電報：四〇四〇
電話：四〇八〇

◇製造廠◇
製造：五門至百門電話機，軍用市用長途電話機，有線通訊機件以及工作器具

◇營業部◇
專營：通訊器材
電器五金：電機馬達
鋼鐵材料：機械工具

地址：中北路一九〇號

四八—二九二

西南旅行記

陳志良

本文草成於三十一年三月，距今恰爲一年。文中所記大多偏向於社會民生問題，雖難免有明日黃花之譏，然湘西貴州與廣西的情形，大體上無甚更變；不過民生日困，物價更高，交通更難，盜匪已有。茲應孫福熙先生之請，不揣謭陋，發表於此，以誌鴻爪云爾！

三十二年三月一日補誌於桂林中央銀行

（一）楔子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奉行中命令，向廣西湖南兩省密查某項事件，同行者有中央造幣廠桂林分廠的總務課魏公孟先生。從十二月一日開始，到三十一年一月底回到桂林，整整地出差了兩個月，經過了廣西湖南貴州三省，行路幾千公里。

在一般人的感覺之中，湘西與貴州，都是地瘠民貧，土匪遍地，交通困難，民智閉塞，文化低落。然而經過了此次實地觀察之後，覺得這種觀念是並不盡然。譬如說：湘西雖多山地，但是因爲人民的勤勞，努力開墾，卽很高的山坡上也種了莊稼，勝過廣西多多。廣西雖然地瘠，尙有許多可耕之地，許多河道灌溉，却比貴州容易。惟有貴州省，一因山多，二因人少，山多荒廢，人亦貧窮了。抗戰發生後，湘西與貴州，因爲淪陷區的同胞紛紛內遷，機關林立，憲兵佈防各地，工業商業農業，隨之發展，民衆的生活得以解決，土匪亦此減少。過去的交通的確困難，然而西南公路築成而後，各省的公路，也自行開築，交通問題，雖未十分稱便，確已大有進步了。所謂民智閉塞，文化低落，亦因交通不便，緩於接受新的文化。而湖南的文風，自古興盛，向勝於黔桂兩省。

唯貴州省的情形，的確使人難以忘懷的窮苦，從晃縣到貴陽的兩天汽車路程，都是在崇山峻嶺，萬山叢中奔馳，有時竟數十里不見人煙，河道少，灌溉難，山多童山，然多礦產，惜未開採！惟獨貴陽都市附近，却有較豐腴的平原。俗語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或作人無三分情。）在與湘省接界之處，亦少平地；窮人雖多，尙多豐衣足食之輩；山地居民，因環境關係，義薄情寡，不獨貴州一省爲然。尙有一事足以挽救貴州人民於絕境者，卽罌粟的禁種，鴉片的嚴禁，人民已有

四八—二九五

褐色。而貴陽附近一帶，則與抗戰後內地大都市，並無兩樣。

湘西黔桂三省，尚有許多土地未經開探，許多人力未經應用，許多物資未經使用，這是因為我國的基礎太淺薄，社會的組織太散漫，抗戰中的軍事忙過民生；然而民生問題的解決與否，則與抗戰及建國發生着不可分離的關係。

(二)舒適的火車

十二月十三日，是陰風慘雨，令人愁悶的天氣，但是我們又不得不路上湘西的征途。

湘桂鐵路衡桂段桂林南站在下午六時四十五分開出，這是特快車，二等票價是三十五元四角，臥舖為上舖七元五角，下舖為九元，車費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貴，然照物價高漲的比例來論，反覺其便宜了。

二等車是四人一間車房，兩上兩下，「斯必靈」的皮墊，相當的柔軟。又有溫暖的水汀，給我們受用，忘却了窗外的淒風苦雨。電燈光相當亮，儘可以看書消遣。備有餐車，給你享受，不怕高價的闊客自然會有，然而實惠的一元五角的蛋炒飯，却也可以充饑。

同房的是位五金商人，和他的一個學徒，他是浙江鎮海人，在桂林衡陽開了兩所店號，他談到目前經商的困難，貨物來源的缺少固是原因，而衡陽桂林兩地之間的貨物之運轉，須要十二次的稅捐，上海的貨品到桂林時，須要十七次稅捐。祇有有權有勢，假公濟私的人經商，才可以發財，真所謂「在一行，怨一行」了。

同車者又見曾聚仁先生，他是不願當大學教授而上了新聞記者之路的學者，因為前一夜我們都在桂林看國防藝術社表演的話劇「夜上海，」所以一見之後，格外覺得親熱了。

十四日晨六時已為茶役喚起盥洗。在三塘站時，蔣經國先生和他夫人在此下車，質樸的青年，足以模範。八時到達衡陽西站，工役提送行李，每件一角，站外又有「苦力供應所，」替旅客挑運行李，依路之遠近，而計收費多寡，一塊大黑板上把路程及運費標明了的，先付費，出有收據(三聯，)我們到道後街復興公寓，收費一元八角。然而單據印有「不准勒索，勿付小費」之言，仍是枉然，實為美中不足之舉。

湘桂鐵路的衡桂段與桂柳段相比，衡桂段辦得高明，有秩序。

(三)泥路與釘鞋

到湖南省界，石灰巖的山巖已經沒有，都是紅色的，黃色的，或是褐色的土嶺山地，滿山遍野的種着莊稼，到處有塘有潭，蓄着積水，一反廣西的貧瘠現象。這些黃紅土或赭褐土，一遇着雨水，就變成了泥漿，而衡陽的街道，除了幾條新闢的道路之外，其餘都是舊式的，路的中間是條陰溝，然而多年未加修淘，街道上又未能清除，以致整個的衡陽城中，變成了泥漿濁水，令人難以插足的場所。優秀富裕的衡陽同胞，而有此成績，令人抱憾異常。

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之下，皮鞋套鞋等失去其效用了。於是特產「木屐，」又名「架子」的東西出現了。牠的上半是半雙皮鞋，底下是一

方中國的木塊，前後敲上四枚長方形的鐵釘，不怕滑，不怕水，更不怕泥，不論軍民人等，男女老少，摩登舊式，幾乎人「足」一雙；因爲一遇到可行之處，就提在手中而高視闊步。所以在街道上聽得的聲音，都是咭噠咯碌的。穿上了這種皮鞋而走路，與其說是阿Q型，倒不如美之爲態度從容。我們開步在大街上，却被這種泥路怔住。

我們下榻之處爲復興公寓，是祠堂改成的，所以大而無當的房間，只有一張放在角落裏的床，沒有電燈，設備簡陋，而收費五元，加一，另要「跌破」，而冰冷的空氣，使人難受。

(四)衡陽印象

我們在十四晨到達衡陽之後，十時，卽遇警報，出大西門，沿公路而行，至「防空樂園」，幸敵機未來，十二時解除，乃至湘桂路管理局找稼君，局在烏龜嶺，依山建屋，面對湘江，背負衡城，左爲粵漢路，右卽湘桂路，形勢壯嚴。衡城的西門之外，都是一方方的池塘，蓄水養魚，其利倍蓰，其飼料以大糞。農田多種蔬菜植物，出產甚豐。

十五日，爲了「預跑警報」而先向郊外疏散，經湘桂路局，黃草嶺，有大榕樹二株，有數人圍，清翠欲滴。午飯於此，大盌大肉，不愧爲富庶的湖南作風。黃草嶺之西有花光寺，去城已五里，規模頗大，嘉慶時重建，石柱子有二丈多，爲別處所少見，現爲織布廠佔用。隨至歐家町，天主堂建於土嶺之上，踞高臨下，形勢頗勝。折回時經避警報供人休息的茶室與食品店，均爲泥壁竹棚所建，無慮數百間，惜時在冬令，已成羅雀之勢。經接龍山，上有五層的接龍塔，是煥煌的建築，未知是寺是觀，已爲難胞盤踞，未能入觀。又經諸佛寺，亦有軍隊駐紮，未能進去。進城至中山公園，爲嶽屏山所改建，有忠勇亭，卽古南嶽亭，嶽屏書院等，有房屋處，都有駐兵，四周荒涼殊甚。其在城中最高處登山四望，全城形勢，歷歷在目。惟路旁之尿桶廁所，尚未肅清，頗爲不雅。

衡陽的四周，雖然都是邱陵區域，然無崇峻的山嶺，而且也沒有桂林那樣的天然巖洞，所以一遇警報，大家祇有向四郊疏散，敵機之轟炸與掃射，在衡陽傷亡的數目也相當的可觀。但是有許多人力可能達到的設備，却還沒有添置如汽笛及情報牌等警報器之應樹立在較高而醒目的山嶺之上。

湖南的東北角被敵人佔據之後，衡陽的地位更其顯得重要，鐵路：可通韶關和湘潭，南至桂林柳州，而接黔川的公路。公路：通湘西的各線也以此爲起點；水路的湘江是條命脈，溝通湘桂兩省的航運，湘桂鐵路與粵漢鐵路通車的便橋就在衡陽南門外，跨湘江而築的。因爲交通之方便，湖南以及湖南以外各地的貨物，都在此集散，轉運各地。衡陽，非但是湖南省的經濟命脈，亦是抗戰期中西南的重鎭。

兩月來在衡陽觀察所得，衡陽是個龐大的城池，物產豐富，人民勤樸，交通發達，已爲東南的中心，經濟充裕，戰抗而後，更其繁盛，人口增加，文化發達。然而最大的缺點，爲市政的未加修葺，沒有秩序，留下個白璧之玷，此種弊病，希望在不久之將來有以改善！

(五)搭車的困難

[illegible]旅行而遇到搭車的困難是意料預計之中，然而在交通方便的衡陽遇到不應該有困難的困難，真令人心有所不甘！

我們在十五日清晨四時半起身，五時把行李搬到衡陽西站去，五時三刻，站門才開，六時一刻才發「購票證」及開始售票，七時二刻才開車和「掛號」。我們沒有隔日掛號及買到車票，眼看兩輛客車駛向寶慶而去，打聽後樣的掛到了號，已是83．83，因此擔憂十六日能否走得成，極成問題，雖然掛號員註明了「十六日」字樣。

在站上我眼見了下列的現象：

一：站上有四次擁擠：（1）掛號時；（2）領購票證時；（3）購車票時；（4）上車時。所謂中國人缺少秩序，「爭先恐後」的種種醜態，却很明顯地顯露了出來。

二：站上的窗口以及辦事人（包括掛號，發售票證，售票）太少，到某地去的票價，並沒標明。

三：買不到車票的難民，却以待車當為旅店，住滿了人，這是反映到第一是開車的時間太早，住在城裏旅館裏的到站困難；第二與購票太沒有把握；第三是窮人生活的困苦。

因此我感想到公路局為旅客着想，替旅客解除困難，至少限度，可以辦到下列幾種輕而易舉的事：

一：因為旅客的衆多，自應增闢窗口，增多辦事人員；

二：將到某地某地的購價證及車票的名稱，詳細標明；

三：掛號時間應延長（現在為六時半至七時）到十二時為止，以所掛號數之多寡，決定明日所開之車輛數目，並將掛號及售車票之號數數目公佈；

四：現在到寶慶的乘客過多，應增加開車班次；

五：萬一站中車輛不敷時，應儘量的設法商車來補充，並酌收佣金。

十六日，再來一次四時半起身，五時到站的玩意。但是今天開寶慶的車祇開來寧埠（離寶慶五十里，）不少人臨時掛號購票登車，一下子又說可到寶慶，又購了十個號的寶慶票，真不明白站中鬧些甚麼玩意！我們急得發慌，不得不把證明文件拿出來給站長，請為設法，他對我們說：站旁飯店前一輛商車是去寶慶的，可以趕快去設法，我們跑去央求了商車老板，謊說沒有行李，才付了同樣的代價——每公里三角，共四十元零八角，搭上了商車。

商車是運貨的，空空的一個車箱，沒有座位，但能搭上的，算是僥倖了。得到了消息的人，源源而來，人和行李，拚命的往車中塞，鬧了一大陣，又到站中鬧了大半天，才把幾個未曾買得票的人拉了下去，幾個窮人補購了票。最使人氣憤的，一個汀州的小商人，雖是買了票而被他們拉下了車。

一輛商車，賣了二十七張車票，反正商人得的是錢，不管客人的一切了。衆之橫七豎八的行李，能坐下的屁股與腳，因不能動彈而麻木，站立的，因無隙地而使雙腳發僵！出了錢買苦吃，至此才體會到旅行的艱苦。

二十七位搭客只有六位不是軍人，不甘寂寞的幾位青年軍官，有說有笑有唱，而一位炮兵一旅的下級軍官，則大談其某某軍團，到某處，某某部隊怎樣怎樣，他自鳴爲熟悉軍情，其實是種危險而幼稚的舉動。

上午九時開車，一直向西走，沿途都是不大高峻的邱嶺，上坡道多，下坡道少，地勢是西部高過東部。木炭車在上坡時才顯出其遲緩，平地上的速度是不亞於汽油車。偉大的以木炭代替汽油的發明，使得我們的動力不受阻止。中間除了在「商車招待所」吃飯（每位二元）時就擱了一小時之外，下午四時半才抵寶慶，一三八公里行了六小時有餘。

二十九日在安江時又遇到了搭車的困難：開榆樹灣的公路車，二十九日因搭客少而不開早車，下午又因時晚而不開。星期一的沅陵安江公事通車又因星日關而停止。我們掛的去沅陵的號，站中人允許可搭榆樹灣去的車，然而又爲發掛號牌的職員強行壓落。

（六）寶慶——手工業的重心

寶慶就是邵陽，——寶慶是府名，而邵陽是屬於寶慶府的縣名。她位於湖南資邵二水的匯流處：城北腳是湘省四大巨流（湘澧沅資）之一的資水，城東腳即爲邵水，由此入資，城南全是邱嶺，西方略有平坦之地，形勢險要，交通方便，古有「紙長沙，鐵寶慶」之稱，未悉然否！

寶慶十足道地的中國型城池的代表：整齊，樸素，堅實，潔淨。街道不到二丈，全是長方形的石板，清除得非常乾淨，店面房子雖不寬敞，然而都是二層住家。有平屋，有樓房，丸頂磚壁，木料亦粗，清水壁，杉木柱，居高下望，秩序井然。寶慶的商店無形之中每一門類的生意集中在一處，如綢緞，皮鞋，筆墨，皮毛，油漆雜貨等等。道路較爲平坦，可通手車，亦可通汽車，而祇有一二輛，沒有都市的喧鬧叫賣之聲，卻是文縐縐的人民的服飾，亦與別處的湖南人一樣，老實樸素，然而卻少濫褸之人。寶慶的文風亦盛，我們雖是看不到很多的學生在街上亂闖，然而舊書店在此却有六七家——舊時的木版書，爲湖南的寶庫。毛筆是價廉而物美，「邵陽紙」在湖南是僅次於瀏陽。在清代末年又出了兩位政治家，曾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及魏光燾，他倆都是寶慶城裏的人。

寶慶的大宗出產爲銅，煤，紙，而手工業的發達，可稱湖南第一。其出產品有：

紡織業 紡紗，毛巾，織襪，製帽；
皮革業 皮鞋，雨鞋，熟皮製的衣鞋；
造紙業 邵陽紙；
冶鐵業 打鐵，冶鍋；
皮毛業 各種皮貨；
製筆業 羊毫，鼠毫，兼毫；
印書業 木版舊書，及唱本戲本；
農產品 米，橘子，甘蔗，黃糖（甘蔗糖）；
竹器 各種精巧的竹工。

四八—二九九

上列的出品，在寶慶城內及其附近所見者而言。尚有一個特點就是這些出品都是寶慶同胞由一雙精巧的手中做出來的，而原料取給於當地，雖係土製，然是十足道地的自供自給的場所，且又大量的輸送出外，價格又甚便宜，夠得上「價廉物美」。

寶慶是個使人印象很好的城池，站在城東的古青龍橋上，可見澄清的邵資二水，隔岸是黃色的土阜，更東的山嶺上有東塔和北塔高聳，遙相對峙。邵陵八景之一的「六嶺春色」已改為中山公園，在全城最高處，登高一望，全城及其附近歷歷在目。民衆教育館中亦有相當的書報，供人借閱。水府廟雖在咸豐九年燬於石達開，而僅存的照牆及戲台，其建築是富麗堂皇，寶慶不愧為府治所在之地。

（七）從洞口翻越雪峯山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在寶慶的任務完畢以後，到處打聽到洪江的商車而不可得。事先聽人說：洞口以後的車輛很少，又要翻過雲海中的高山，搭車是更感困難。既不得便車，祇能乘公路局的客車到了洞口之後再想別法。寶慶到洞口的客車，每日行駛兩次，上午七時與下午一時，我們很順利的搭上了一時的班車。

寶慶以西的地勢漸漸地高了，坡也較陡，上坡多過下坡，山勢變為中年的，而青黑色的石灰岩也有時顯露在山頂或地面，大部份傍着一條河道而行，日影反照，金光耀目。經過桃花坪，國立十一中學設立在此，又經石下江等站，而在下午四時半到達了洞口。

石下江之後，見到西方半天中一條高下不平的線痕，有青有白，與雲霧相掩映，偶一雲霧較淡時，則顯露由北到南一派高山，那就是高有三千公尺的而不甚著名的雪峯山。牠的南方的盡頭，雖是目力所能及到，然而車輛却要在叢山中一條捷徑越過。

在此應該糾正上海亞光輿地學社出版湖南分縣詳圖上的一點錯誤：圖中從寶慶以西的公路是桃花坪，易家橋，龍潭舖，黃橋，高沙，硤口而至回龍橋，其實應該從桃花坪，石下江，竹篙塘而至洞口。這幅較為新鮮的地圖上，也有錯誤的。

洞口是雪峯山下的一個小市，祇有幾十家居民，然而要過山的車輛，以及過了山的車輛，怒吼着在此停留宿夜，或者吼着開跑。兩旁是數十家的小旅館兼飯館，同時兼做雜貨，水菓，油鹽，茶酒等等的買賣。洞口是靠着汽車上的過路客商活命的市集。黑黝黝的高大的雪峯山聳峙在後面。

洞口的上行客車每天開一班，搭車，不如一般人所說之困難，然而遇到雪雨時才停開。因為要越過高山，木炭車改用酒精車，酒氣代替了炭氣。旅客們感謝湖南公路局的恩德。

二十日上午七時二十分汽車開動了。二十分鐘之後即進入山地，車行甚速，寒風凜冽，車子盤旋曲折而上，越上則風越大，冷愈甚，霧氣也愈濃。山上都是着青翠的樹木，至冬不凋。公路在山坡上繞成，下面是或深或淺的谿谷，底下則或大或小的溪水，有的潺潺淙淙，有的則洶湧澎湃。霧氣更濃時，二丈以外即是白茫茫的一片雲海，然沒有海水的清朗，

四八—二〇〇

也沒有波浪，祇是棉絮樣的呆木而霧中的氣息吸了心中有些噁心，所謂「[illegible]」或許就是這種境像。

杉木槽後的杉木界（該處名高嶺為「界」，當作界，）更是峻險，要過兩雲大霧，須在杉木槽站等候。當我們的汽車經過無數的盤，無數的折，越翻越高，竟然超出了雲霧層之上，那時透出晴朗的天空，光明的太陽，凝厚的雲霧，則在底下山谷中迷漫。雖然不是最高的峯頂，而青綠的草木，變為赭黃的土石。已是分水嶺了，從此以後，溪水向西方沅江方面流去，而山路也逐步的向下。雪峯山以西之地形却比東面為高。

在大山中行車是危險的，但是也有趣的：兩旁能看到的，有峯巒，有草木，有農田，有溪水，到處是天然的山水圖畫，一面是絕壁，一面是深淵，轉彎處稍一不慎，即有千古之恨。而公路大部份都在山坡上開闢一條彎路，因為隨山開路，須順着山勢和坡度，曲折特別之多，有一處高下數百尺之處，竟有十餘處轉彎，據高瞰下，如天女散花之飄帶，黃綠相間，美麗異常。雖無滇道中七十二彎之偉大，亦為湘地難見的工程。據聞修築該地工程時，因工程師有病，由其助手主持，助手之技術較差，故該段之坡度太陡，曲度太短，往往易於出事，工程師亦因此記過，從通車以來，已出事有一百四十餘次，死傷三千四百餘人，能不令人寒心！然而公路局的客車却未曾遇過險，因為公路局的司機對此路較熟之故。寄語越過雪峯山的旅客，須乘路局之車，較為平安。雪峯山並不很高而是很長，洞口到安江九十九公里，却有九十公里在山谷中行走。

[illegible]的車子的司機之速率非常之快，在任何高峻及轉折之處，一瞬而過，車輛的擺動，達於極點，我亦因此而嘔吐（枵腹過山，亦是一因。）十一時到達安江時，覺感到極度疲倦，為生平第一次遭遇。

（八）安江

安江是黔陽縣屬的一鎮，為來去洪江必經的過站，亦是雪峯山和雞公界兩高山之間的平地站，在此須渡過沅水而西行。

安江的市集分為顯然的兩部：沿江一帶是安江的老鎮，有一二百家商店，資本都是很少，出賣各種鄉人需要的用品，每逢「趕場」之時，白米的買賣為大宗生意，婦女們手紡的棉紗，亦擎着站在街上兜售，纏頭的，戴笠的農家男女，各以其所有，來此易其所無。平時，在古舊的街道上祇有過路的旅客的徘徊，士兵的徜徉，清冷而安靜。另一個新興的市面則在車站之旁，有十幾家旅館，三四家較大的飯館，然而使人最為觸目者，裝束得與市面不大配合的女子，粗腰大屁股，臉上塗得一紅一白。白天，有的是飯館裏的女堂倌，有的在街上亂竄，旅館中瞎混；晚上，司機是她們最佳的顧客。

晚上的安江，馬路邊停着龐大的汽車，兩盞大光燈（祇有兩家飯館各有其一）下充滿着歡樂：有酒有肉，又有女人，鑊鍋聲，呼唱聲，唱戲聲，猜拳聲，在四五間門面之間雜然並作。初到此地的旅客以及鄉下人，睜着眼睛呆望。然而這種喧鬧的現象並不長久，不多時，在長途上奔馳的英雄們，各取所需而另有安慰了。

柚子與橙子是此地的出產，「安江香柚」好比廣西的「沙田柚」，

」每只祇有六七角；橙子的皮色有類金山貨，每斤祇售四五角。柚子與橙子的味道，都是很好，如能運到通都大邑去，一定可賣好價。

交通方便的柳州桂林衡陽等地的物價較任何地方爲高，實際則價廉物美，洪江的物價較寶慶爲貴，而安江的市價則較洪江爲廉，與寶慶相差不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最大的城市中的奸商們大高其價，在安江因爲交通不便，消息不靈，而人民又甚樸質，價雖比前高上數倍而未到驚人的地步。

安江是沅水流域洪江下游的第一個碼頭，沅水的急流，至此變成緩和的姿態。又是南北兩安江過江的渡口，將來的發展，亦有希望。

離市鎮不遠，有所規模相當宏大的湖南第一紗廠，用湖南出產的棉花，紡紗織布，眞正能夠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過去所產的布匹，由商號取保登記，直接向廠方按月領取推銷。後來往往不能領足登記之數，據說是產額有限，不夠分配，然而照暗盤購買則可買到，而暗盤的價格，超規定的數目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此受到「官」「商」的不滿，而變更辦法。目前該廠的出品，則歸湖南×銀行承銷，湖南×銀行則委沅陵大昌公司承銷，另有許多經紀人則向大昌公司登記的商號購買，而眞正發售布紗的商店，則向經紀人處購買。每個經手的機關或個人，帳目的一轉手之間均要淨賺若干利潤。到民衆將紗布買到手時的價格，已經高得驚人！湖南紗布的自給自足，實際上落了個空名。

湘省紗布之能自給自足，另一個原因爲曾文正公的提倡之功，可是先哲提倡在前，民衆努力在後，而時賢能好自爲之，庶幾於國於民，兩

（九）洪江概況

到洪江的路有水陸兩條：水路是從沅江溯源而上，那是逆流，雖有火船可通，但不如汽車的痛快。陸路，是從公路通車以後，就方便得多了，可是必須在安江轉車。安江離洪江爲三三・六〇公里，木炭車只須一小時可達。從安江開洪的車輛，必須回頭往東走上二公里左右，然後在小谷中折而往南，公路雖然大體上是傍沅江而築的，然而却在谷地中通道，這些谷地，有的是古代的乾涸了的河床，兩邊被水冲嚙了的崖壁，其痕跡是顯然可見的。路基尚好，有幾處上下坡，不見得峻險。當你在右邊看到江水有大轉灣處，黑色的瓦房特別之多，而斷崖處映入眼簾的時候，洪江就到了。

當我跟着挑夫担着的行李前進時，平坦的道路不久即完，經過了中山公園，踏上路上了舊式市鎮的石路，舊時的中國型房屋與別處的並沒兩樣，這些房屋陳列着簡單的貨物，作爲商品而出賣的。一下子跨下了二三十級石踏步，雄溪橋早已看到，「洪江古稱雄溪」重修雄溪橋碑上這樣告訴我。橋有三十八丈長，二丈二尺寬，化了十一萬元造成的，捐款者都是「特商」，那是鴉片烟商的文雅名詞。橋是平坦，寬敞，與寶慶的青龍橋東西輝映。橋下流着碧清的水，礁石爲水蕩漾着，那是條較小的水，名喚巫水。橋把三四十丈寬闊的另一條大江中，這條江就是湘西的命脈沅江。在橋上，非但可以看到巫沅二水交匯處，更可眺望四

周的山峯嶺岡，每個峯上踞着一個碉堡，那是對付土匪的主要場所。在橋上，還可以約略地看出洪江的東西北三面是江水圍着，好比一個石頭，西南面是接着山峯，洪江有「小重慶」之稱，在於她的地勢與重慶有彷彿之處。名之曰「山市」，較爲名符其實。

洪江實是會同縣管轄的一個鎮市，因爲她位於巫沅二水交匯之處，又在湘西的山岳地帶，所以除沿江一帶略有一條較平的土地外，其餘的都是邱嶺和谷地。到洪江來的人要發財，要經商，更要生活，於是在這不成格局的場所，你一塊，我一方，割佔着，蓋着房屋，留着只容兩人通過的巷子。所謂「正街」也者，就是河邊的長約二里的一條街。其餘的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街衢，有名街的，有名巷的，有名冲的，也有名門的，最長的有數十間門面，短的祇有六七間。走在這種巷子裏，眞是趣味無窮，兩旁是黑色而高大的牆壁，脚下有大有小的石板，左轉右彎，曲曲折折，高低上下，使你不辨東西南北，是高是低，好比走入迷陣之中。如將香港的地勢來比喻，洪江也是具體而微的，可是香港是西歐文明的結晶體，洪江是東方文化的表現地。

雄溪橋的兩邊及沿江一帶的店，面房屋較爲矮小而簡單外，其餘的建築，都是頗爲講究的，因爲要防盜匪與火災，所以牆壁厚而高大；因爲木料之便宜，所以房屋格外堅實；因爲地勢的限制，所以端端正正的基地是沒有的；因爲房屋最少爲二層，多則爲三四層，牆壁又高，所以光線則不夠充足。

洪江市上有各色各樣的商店，出賣東西中外的貨品，每家很大的銀行或錢莊，却躲在七曲八彎的巷子裏，一所重要的機關，却踞一個山坡上。洪市有中中交農，湖南及復興實業等六家銀行。四個中學，（其中一個是女子職中，）十數所小學，幾乎每一所同鄉會都附設了一所小學，江西的，湘鄉的，寶慶的，長沙的，……將大而無當的會館（即同鄉會之前身）利用牠來辦學，確是好辦法。洪市永遠號稱爲「五萬人口」，則其教育之發達可以想見了。文化也相當不差，報紙有西南日報，一日出一張，敢報（二日刊，）會同日報（三日刊，）都在這小小五萬人口的市上發行，終算是難能的了。

洪江市上見到的同胞，雖有一些土氣，但是十足地表現出純樸的中國典型，雖是來自各省各地，然不論男女老少，而且都很端正，而帶有秀氣。眞正的洪江人大都跑到鄉下避飛機去了，從前的金融及商業勢力，操在江西幫，現在「下江人」已種下了堅固的根苗，將來定會蓬勃滋長。

（十）衰退的商業

洪江雖是沅江流域的一個小點；但她却握住了上游的湘西黔東的咽喉，因爲湘西雲貴的貨物之進口或出口，在過去是祇有水路，洪江是必經之道。洪江的出口貨，是煙，木，桐油，進口貨是布。然而進口或出口也者，祇是「轉口」而已。在不久之前——抗戰之前，未禁煙之前，「高頭」（指貴州東部）而的煙土和桐油，米及雜糧，一大批一大批的下來，單是一批煙土的稅捐，要收一二百萬元，沅水中的船，一開數百艘，上

千艘錦屏（屬貴州省）來的木材，大排大排的順流而下，到第一個關隘——洪江，各貨在此脫手或轉口。

因爲貨物之在此集中，靠貨物活命的商人，也蝟集於此地了，不論坐莊的，辦貨的，資本多者數百萬，少則數千，挺起大肚子，戴着瓜皮帽，在三煙（水煙、旱煙、鴉片煙）的迷霧之中講生意。再則是靠商人而生活的人，也隨知而興起了，吃的，喝的，用的，看的，玩的，發洩的，紳士，土匪，妓女，警察，凡是都市中應有的東西，此點無不皆備。即以妓院而論：最盛時有四十八班之多，目前是僱做的三四班而已！

「禁煙」對於洪江的市面是個最大的打擊，幾十萬幾百萬斤的煙土絕跡於水面，土商們溜的溜，改行的改行。但是「特商」（即鴉片煙商）的功德，永遠難以磨滅（？），因爲他們的芳名鐫在雄溪橋及中山公園內的輝煌的石碑之上，因爲雄溪橋及洪達中學的大筆款子，是特商所捐助的。目前，黔東雖或不免有少數的煙苗種着，但總不能恢復過去的繁榮了（聞黔東某縣長，爲禁民種煙，而在去年爲鄉民擊斃！）

木材也爲轉口品之大宗，但是武漢淪陷，洞庭湖的出口堵住後，出長江而銷行的去路斷絕了，祇有辰谿，沅陵，常德這些地方應用一二，銷路少，木商也就裹足了！

桐油亦爲黔東的產品而在此轉口，長江的銷場斷絕後，幸有香港的「洋莊」可銷。可是桐油的官價太少了，商人不夠本，所以不願再種桐樹油。而收油的機關處處事又不盡理想，所以桐油的市面，眞有一落千丈之勢。

在過去，把煙土，木材，桐油運出發售之後，即裝運一船一船的布匹上來，因爲湘西與雲貴，需要布匹與癮君子的需要鴉片同樣重要，出口的貨物雖受了不可挽救的阻力，但是布匹的需要不能停止，因此洪市唯一的營業，以匹頭商爲目下的驕子了。

衰退了的洪江市況，眞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祇有少數人才夠稱「堅實」二字。你在盤旋曲折的小巷中瞎闖時，偶然聽得到板隙穩定的「楊廷暉，坐官院……，」以及抬頭落帽的高牆，反映出這個破落戶的過去，同時亦爲無精打彩的洪江生色之處！

（十一）參觀造紙廠

十二月二十五日，落雪前和暖的一日，得了大業公司李養吾曾錫鎏二先生之領導，參觀了洪市唯一的生產機關洪江造紙廠。

廠在巫水南鎮形山之下的谷地，引用山上的泉水來漂洗，沖水是造紙的動力，得此助力，可省許多人力財力。製法是純用土法：原料是山上當年生的細而嫩的竹枝，鄉人砍下後浸在石灰水池內，每家數担，數十担，數百担不等，這是農人的副業。浸了一星期之久，竹枝的皮和肉都腐蝕了，單剩含有纖維的筋，如麻一樣，稱做「竹麻」。廠中所用的竹麻不是自己浸而向鄉人收買的。

造紙的手續：第一步把竹麻在大鍋中蒸，一日一夜，然後放在池中漂洗，須將石灰質漂淨，這步工作頗屬緊要。漂淨了再蒸，須加鹹水，也要

一日一夜。以上屬於「製料場」的工作。然後把壓爛的原料是用人足來回的踩，使牠變成糊形。然後再放在槽中用木槌冲淘，使牠更細。槽中最細的紙漿到能造紙時，放了很多的水來冲淡，然後有一個竹架，上舖針樣細的簾子，兩個工人（一正一副）將竹簾蕩着水漿，簾上有了薄薄的一層，就按揭在旁邊，等到一尺多高時，用板往下一壓，水份漸漸濾去，成爲未乾的紙。此屬於「製漿場」的工作。將未乾的紙送到焙場裏去，焙架長有二丈，高有七尺，用光滑的厚紙作底面，架內燒木柴。把紙料輕輕揭下，貼上焙架，用帚刷平，每處可貼兩張，一架可貼二十餘張，焙乾後揭下，就成爲抗戰時的文化利器——土紙了。

該廠有工人六十餘名，工人的伙食由廠供給，漂工論月給資，其餘則論件，最多的工資，可淨得七十元左右。該廠每天出紙三十刀，（每刀一百張，）每刀售價二十元，每張計洋二角。銷路尚好，有零售，有定貨。該廠本爲湘省陳某工程家爲救濟農民而創辦的，爲大業貿易公司加股後接辦。

我國的土法造紙業，首惟福建，其次爲湖南。湖南土紙以瀏陽爲第一，邵陽爲次，然他們所造的爲「生料」（原料沒有蒸過，）較爲先硬，不如熟料（洪江造紙廠的出品係熟料）之柔軟。然而鄙意以爲該廠的造法，有改良之處甚多：如「踩漿」「打漿」之可改用簡單器具，原料之須擴大（加用稻草，絲草，麻，布，松香，顏料之類，）應設一所實驗室來試驗，應請造紙的專門人才，或上海的造紙的熟練工人來主持（因廠長譚君係新聞記者出身，）如能利用湘西的廢物甘蔗皮來造紙，其利更有可貴，前途更無量了。

(十二) 虧蝕的收金事業

我們到洪江時，即去拜訪經濟部會靖區採金處處長劉叔子先生，他是民國第一任農商部長劉揆一先生（健然在洪）的公子，革命功臣劉道一先生的嗣子，留學英國，專攻採礦之學，是個專家。據劉氏談及，採金事業，在目前也是困難重重，不堪設想，如：

（一）本區爲湖南省之會同靖縣兩縣之礦場，共有廠場四處，工人四百餘名，一個無基本礦場——即產量較旺之場二，因純用土法開採，故產量甚少；

（二）本地人民，均不願當礦工，工人均爲別處雇來，津貼其路費之半數，故處中受此損失；

（三）瘴氣頗重，工人易患瘧疾，醫藥費亦增多，而西藥之價又極貴；

（四）多數工人，係避免兵役而來，及得到處中之身份證後，即行逃逸；

（五）其他工人，每日可得工資五六元，而採金工人，除供給伙食外，每日祇二元有餘，以致不願當金工；

（六）四聯總處收金處之收金牌所現爲每兩六百八十元，實不夠成本，而暗盤高至一千六七百元，故自由採淘者，都走私而去；

（七）如用機器採掘，則一因資本大，無基本礦場，不合算，二因修理配件，用油，在目前是也為困難。

湘西雖為高山峻嶺，礦產甚豐，從事開採者，各礦均有，然依目前的[illegible]，殊屬困難。黃金之美夢，在劉氏之經驗中可見其虛幻了。然而祇希[illegible]劑，日德妖氛早日肅清，世界恢復和平之日，黃金及其他礦產，乃有生機。

（十三）木材

在洪江轉口的木材，大都停泊在離洪江鎮上游一里之地的大灣塘，那邊的河身略灣，木排容易停泊，不致為急流沖去。大灣塘的江中都是排的木材，以及紮木排的竹纜的原料竹排。山坡上都是木行，屋中全是賣買木材的商人。大灣塘好比南京的上新河，上海的王家碼頭。更使你感到興趣的，竹工在樓上所編的篾纜，有粗有細，粗者凡十餘丈，細者有達二三十丈，編就之後，放在石灰水中浸上幾天，一則可以殺菌，使竹纜不致受蛀，二則可柔軟經用。

洪江的木材，大都由上游的錦屏而來，錦屏是貴州省的一個縣，縣城在不靠河邊，交通不甚方便之處，叫做老錦屏；目下通稱的錦屏，係新錦屏，土名王寨，與廣西省的天河縣的木業區族，同樣的為王姓。王寨靠近江，木材可順流而下，故錦屏的市面，移在王寨了。

錦屏的木材，仍是由上流山中所產，集中於王寨，由沅江而至洪江。在洪江所見之木材，通稱為「苗木」，多數係苗胞所植，屬於杉木類，俗稱「鋼木」，以其質地較堅實（比邵陽的木為堅）木以挺長者為貴，粗短者為下；山坳中之木較佳於山背之木。

買木材分「剎木」及「青山」兩種，剎木即砍好了的木材，其中以近溪水之遠近，而定價格之高下，因近水，即可順流而下，盤費（運木稱「盤」）小，木價則高在山中離水較遠者，則盤費大，木價較低了。買「青山」者，即指山上的未砍下的木材而言，要買時砍下，否則留着，然買青山之木，其木材之多少，估計時須要有經驗之內行，才不致吃虧。木材商人，有的在洪江收買後運到下江，有的向錦屏販到洪江，到深山中去採購的，頗為少見。

木材價格的計算法，以「兩」為單位，其小數為「分」與「錢」。量木的尺叫做「圍」，是根光潤的竹絲作成，上劃尺寸，圍木圍量，以為計算。以離根六尺五寸為量的標準，下江則離根五尺，離根高則木細，尺寸少，離根近則木粗，尺寸大，相離一尺五寸之間，即為木商的利潤。木價以「兩」為單位，即每兩時價若干元，以尺寸之數相乘，即得木價的總數。其尺寸與兩錢的計算，則如下表：

尺寸分	兩錢分厘	尺寸分	兩錢分厘	尺寸分	兩分錢
一〇〇	〇〇三〇	一九〇	〇二三〇	二八〇	〇八三〇
一〇五	〇〇三五	一九五	〇二五五	二八五	〇八八〇
一一〇	〇〇四〇	二〇〇	〇二八〇	二九〇	〇九三
一一五	〇〇四五	二〇五	〇三〇五	二九五	〇九八
一二〇	〇〇五〇	二一〇	〇三三〇	三〇〇	一〇三
一二五	〇〇五五	二一五	〇三五五	三〇五	一一三
一三〇	〇〇六〇	二二〇	〇三八〇	三一〇	一二三
一三五	〇〇六五	二二五	〇四〇五	三一五	一三三
一四〇	〇〇七〇	二三〇	〇四三〇	三二〇	一四三
一四五	〇〇八〇	二三五	〇四五五	三二五	一五三
一五〇	〇〇九〇	二四〇	〇四八〇	三三〇	一六三
一五五	〇一〇五	二四五	〇五〇五	三三五	一七三
一六〇	〇一二〇	二五〇	〇五三〇	三四〇	一八三
一六五	〇一三五	二五五	〇五八〇	三四五	一九三
一七〇	〇一五〇	二六〇	〇六三〇	三五〇	二〇三
一七五	〇一六五	二六五	〇六八〇	不滿一尺者爲雜木，	
一八〇	〇一八〇	二七〇	〇七三〇	三尺五寸以上者，每半寸加二錢。	
一八五	〇二〇〇	二七五	〇七八〇	四尺以上，每半寸加四錢。	

例如時價為每兩三十元，該排木材計十八根，十八根木材之尺寸，合加之數共為一百二十五兩八錢六分，以三十來乘，則為三千七百七十五元八角。其算式為125.86兩×30元＝3775.80元

※木排以「連」「排」計算，運木排的在沅水中自有專門工人，以路程遠近計值，限期為一月。木業之難做，不在於經濟之多寡或市場之買賣，全在乎運木之順利與否，能否順利，則須管事的刻苦勤勞，隨時督促木工，又需熟知天氣的變化，預計水勢之大小。蓋雨後山洪暴發，若不預先防備，勢必冲散而受損失。沅江中險灘甚多，「常沅十八灘」自古有名，雖是下水，然而偶一不慎，觸礁擱沙，即寸步難移，勢必折排另編，時間與經濟兩受損失了。傳說每一木排上有一法術的老師父，在大灣塘則茫然不知其事。

木材不能堆於岸上，必浸於水中，然最多為三年，過了三年之後，則逐漸腐化了。微有腐蝕的木材，可將表面刨去一層，名曰「洗澡」可欺外行。大都數木排上搭有簡單的茅房，那是運木工人的住所，他們也是終年的過着水上生活。

湖南的祁陽，亦產木材，尺寸較小，質料較次，大多銷上海一帶。「五八紮」祁陽紮的木業本領最大，祁陽木商如此地誇口。

現在各地的出口都被敵人堵塞了，木材的銷路幾等於零。然而時局一到澄清之日，漢京滬一帶，即可暢通，木材的需要，必大量的增加，價格亦必大見驚人（目前每兩為四十餘元。）木材的明日，非常光明的。

（十四）桐油

在洪江集散的桐油，亦以黔東為大量的產地，由水道運至洪江。然而抗戰以來沿海一帶淪陷後，唯一的銷路為運至香港，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香港陷落，桐油的出口，完全斷絕。

桐油能銷「洋莊，」換得外匯變成國家的資源，美國是最大的銷場，能將桐油製成「噴漆。」然而桐油的實際命運亦是慘慘得很，因為桐油的「官價」規定為每公担（二百市斤）一百五十元。農人自從種桐，培栽，收子，榨油，裝運等等的手續，其成本超過其售價，在百物昂貴的現在，桐農非但有利，而且虧本。所以造成有桐樹而不栽，有桐子而不收，有桐油而不賣，且有砍去桐樹，表示與此斷絕關係的行，因為桐樹不易成林，已經砍去，不易恢復，所以桐油的前途，非但危險，恐有絕跡之虞。於是收買桐油的商人，紛紛停業。

桐樹是寬葉植物，宜於種在山陰，「燒肥」（火燒的草灰）又是最好的肥料，湘滇黔桂各省的山地，多產桐樹，而且質地又好。有位苗人學生告訴我：在苗山中種桐，獲利是極為可觀的，初種時，三份之一種一年桐，三份之一種三年桐，再有三份之一種千年桐，第二年收了一年桐的桐子後，砍去了種千年桐，再隔一年，收了三年桐，又砍去了再種千年桐，再隔一年之後即可收千年桐（千年桐種後五年收子，）即可生生不息，而委託可靠的苗人在平時照護，即可坐享其利了。

四八—三〇八

川滇西路之行

——川滇紀行二續

萬里

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七時半壽濤來，同乘人力車去樂山。到蘇稽時，因車夫倒車麻煩，爲此未去蘇稽遊覽。

一時左右到樂山，將行李安頓在息廬後，先在全家福用飯，飯後去嘉園，隨後又到樂西路工程處，晤成君，承他寫了一片介紹，去看光裕公司的萬經理，路遠，坐車去化了車費五塊錢，沒有見着，看到一位姓王的，答應回頭給信息。

回到公園小坐休息。五時閒遊市街，適遇王君說明天有車開往農場，爲之狂喜，遂與壽濤訪問中心衛生院，僅遇某君，略說一回辭出，即在一家牌號所謂三有餘的舖子裏喝豆漿，吃麵包，雞蛋糕，倒很不錯。

回息廬入浴，甚適，夜有小雨。

三十日，星期四。

七時雇車到車站光裕公司晤萬君，他又我爲介紹所謂汽車的朱經理，知道今天有四輛卡車開往符文鎮裝水泥後，直開農場，是工務局向光裕公司租來的車。

別了壽濤上車，我所坐的第一輛，先開符文鎮，到時才九時半，可是等了許久，不見動靜，直到十二時左右才有兩個工人抬水泥桶，如此抬到下午三點鐘，祇是抬了十八桶。後來三輛卡車也來了，就這樣等罷，總算有了四個人，抬了共計六十八桶，到六時半抬齊了。如此我去公路旁邊已經等候了九個小時，這有什麼辦法呢。依我計算，如其預先安排好了工人，那末兩小時內準可抬齊上車，現在，工務局的辦事員，也是早上來符文，臨時雇用工人，又是這樣大模大樣，一點兒也不着緊，我看了這種情形內心真難受。回想到我在浙江的時候，搶運器材，自己親自安排指點裝車，因此起運極爲迅速，但是結果反而受到閒氣不少，公家的事情，就是這樣沒有是非可言。

車開到峨眉，仍寓旅行社招待所。

五月一日，期星五。

昨晚大雨終夜，早起似有放晴意，但沿途恐有坍方不好走，所以決定在此停留一天，我與峨眉，可以說是太有緣分了。

寫了兩個報告，即差人送到衛生站，交由壽濤兄寄渝。

午前進城，碰到趕場，想要買炸粉粑，以時間倘早，就買了一點糍餅回旅行社。不久，戴君來訪，說是剛從樂山回來，王韋二醫師亦來談。

晚在一品春吃抄手，勝於成都馳名的吳抄手。

二日，星期六。

六時開車，一路極平坦，到龍池午飯。在一家小飯店裏，要了一個炒豌豆，竟化了我五塊法幣，物價高漲如此。

下午四時到小沙壩，離金口河尚有四公里，司機不願意開了，祇得停宿於此。自峨眉來，九十八公里。

此處是在山上的一個小鄉村，人家約莫有五六家，都是茅草棚。我所住的有兩間就房，左首一個灶，右首一張破方桌，後面就是一個坑，上面有一小擱樓，最右邊堆些柴草，我就決定拿一塊門板作爲我的床舖。鋪蓋捲打開後捆紮不易，就在木板上舖上一條被單，自己也就和衣而睡算了，反正什麼事，我都可以將就過去。

晚飯即在門前一張方桌上，取出我的麵包，沏了杯紅茶，如此一頓晚飯，也就對付過去，可是隔壁殺死猪，眞有點膩心。而店主人說是牙痛，向我討了一點藥，晚上又看店主人燒豆花，本來想喝一點豆漿，看着這樣的拼法，並不二次燒開，就不敢嘗試了。

三日，星期日。

天尚未明，隔壁又殺猪，一股血腥氣直鑽過來，同時一晚上在門板上面爲跳蚤所苦，就起來罷。

沒有洗臉，五時半即啓程。過金口河並未停留，就到桃子壩。由此上山有七道線盤旋而上，路面嫌太狹，所以有的地方很險。在當時造路的時候不曉得此處的山是風化石，是以一下雨就要坍方，在這盤旋的山路上，上面一條線坍了方，就可以影響到下面的幾條線。這一段路，旣已決定改道，祇是有幾條橋還沒有造好，所以仍走原路。

路上遇到兩處地方，載重車輛不能通過，於是四輛汽車都把水泥卸下，如此一卸一裝，當然所費時間至長，十二時半才到壽永場，自峨眉來計一二一公里，一個大半天，僅僅走了三十二公里，可見行路之艱。而前面又有簑衣嶺高山，司機說今天不能走了，決定住在此地。小旅館祇有一家，我於是找了一家茶館，而在另一輛車子有一位鄭君，是富鐵站的護士長，今天才認識，即邀之同寓。

晚同鄭君飯於川康合作社，那是路上職員所組織的，經理李君，金華人，總是知道我的，因爲當年的東南日報上，見到我有許多攝影的原故。同他談得很好，而且還介紹幾位江蘇同鄉。此地山上產生一種蟲草，說是冬蟲夏草，還送了我一點，是一種滋補的東西。

今晚上又是在一張硬板舖上，舖了一條被單，和衣而臥。

四日，星期一。

昨晚上大雷雨，同事的張軍需走來告我，我的布包是打濕了，同時我的右手腕關節部，不曉得被臭蟲還是蚊虫咬了，竟致發腫。

司機也起來了，七時四十分開車，沒有多少路就開始上嶺。如此汽車一路往上爬，雖則路基很寬，卻是上坡很費力，所以走了四小時，只是二十六公里，才到達嶺巔，每一小時祇走六里半而已。

壽平山上，時時被雲霧遮掩着，因此可以說是飽看了一幅山中雲圖。

簑衣嶺海拔二八〇〇公尺，較之峨眉金頂還要高得多。嶺上時見一大塊一大塊的坪地，都是種植着包穀，及至上部不能種植什麽，只是一點矮矮的雜樹而已，可是遠遠地見到兩三株娑羅花。

下午二時到黃木場午飯，我是仍舊用我的麵包。此處街道極不整潔，蒼蠅此時已多，夏天更可想見。然而有一天主教堂，還有法國人在此傳教，而同行的嚴工程師，在此環境之下，居住了年餘。在我個人對於黃木場之感想，至爲惡劣，要我居住幾天，已屬不易，我不能不佩服嚴工程師，他們能夠如此克苦，自然我更要感覺到傳教士的精神，實在令人欽敬，而我自己都是這樣不能適應環境，未免有點汗顏。

由黃木場經燕窩溝方寸嘔口，一路都是沿着山壁修建公路，下臨深壑，工程極爲艱鉅。坍方的地方有好幾段，有一處最險，幸而平安渡過。到馬烈鎮已六時，此處距富林僅有三十公里，已可望見富林市鎮。司機們決定停留在此，今天走了七十六公里。

馬烈有劉司令家，爲司機們所熟識，我亦被邀宿在劉家。有清潔的蓋碗泡着茶，有比較整齊的房屋可以住，司機們以爲四輛車子平安過來，劉君還說雨後，昨天才能通車，於是司機們更爲高興，取出胡琴，大唱而特唱。拉的唱的雖不高明，可是大家都能哼幾句，因爲他們都是北方人，我却呆在傍邊，他們那里知道我是地道票友，並曾着實迷過一陣登台串演呢。

吃晚飯了，居然備了好些菜，我仍另在一處吃我的麵包。他們大喝其本地燒酒，興高采烈，熱鬧異常，大家似乎都有點醉意了，還坐下來打牌，要我參加，我就說不會而推辭了。於是我就打開舖蓋捲，把衣服另行包裹，以便明早成行前捆紮較易，希望今晚上有一個甜適的睡覺。

五日，星期二。

早起金司機病酒，嘔吐得很厲害。五時半三輛車都開出去了，我坐的一輛不能開，我就拿了一點藥給金司機，要他休息一回，他說不要緊，決定趕往富林。

王司機迎上來了，代他開了一段，而張君司機的車又抛錨在路上，換了胎，我即改乘張的車子到富林。

此處公路衞生站離街市有一里路，所以較爲偏僻。到所後由李主任導觀各處，覺得很簡單。李主任才於五月一日接事，他從前在富林做過醫師，後到峨眉，最近自樂山公路局轉來，所以對於富林情形甚爲熟悉。遂同到街市一看，今日適逢趕場，極熱鬧，並且見到男女白夷。此處物價自然又較樂山爲高，陰丹士林布每尺十一元，棕欖皂每塊二十六元，複寫紙蠟紙都要五六元一張，鹽是每斤六元八角（峨眉三元）米二十八市斤是八十五元，菜蔬種植不多，所以亦較峨眉爲貴，云扁豆每斤四元，曾經賣到過八元，黃豆芽每斤一元，豌豆兩元，小白菜每一小把四角。天氣熱得很，我的制服是穿不住了。據說夏天熱得很難受，四圍都是高山，富林居於羣山之中，是一個小小的盆地。凡是上午天熱，下午就刮大風，夜裏下大雨，明早又放晴了。夏天富林雖熱，可是高山上還是蓋着厚厚的雪。此處的氣候就是這樣的不同。在街上購得現烘的大餅極佳，洋芋又是異於尋常，據說那是當年傳教士帶來的種子，現在有的地方，

就以洋芋同包穀爲主要的物品。

　下午稍稍整理一點東西後，又休息了一回，同着李主任去訪問羊司令處在那里晤見其他考察人員。辭出後同李主任又去流沙河附近一遊，才到寓所。

　今天午飯吃着大餅，李君親自己炒了一盤云扁豆，一盤黃豆芽，一碗豌豆，小白菜，蛋花湯，又煮了幾個鷄蛋同洋芋，吃得很舒服。晚上是白米粥，炒了些豌豆同云扁豆，這是一月來所未曾經過的生活。晚飯後，與李主任閒談甚久。李君徐州人，遇到同鄉自有一種親切之感。的確我在以前所謂同鄉及同學的關係，看來似較淡薄，近來才覺悟到同鄉及同學中間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同時也是人生磨鍊的路途上逼迫你要走上這一條道路，因此我現在對於同鄉及同學，跟着從前的觀感，是大大地不同了。

六日，　星期三。

　午前文水站朱主任偕電報局某君來看我，朱主任是江蘇寶應人，某君是吳縣親同鄉，談了不少時間。爲此處衛生站裏一個勤事，却是崑山人，他在上海擺着小飯攤，被軍隊拉夫到蘇州又上火車，如此一直跟着那位從前是班長現在已升爲連長的一位軍官，居然開到了富林，因爲他是生着腿瘡，不能行動，被送到衛生站來，隊伍已開往西昌去了，他就爲李主任所留，如此長途從征，他的地位雖是一名伙夫，可是對於抗戰中流過汗出過力，當然安居在上海的一班醫生們對之，應該有愧色吓。飯後與站中同事談話，後因雨，即未出門，車站上的羅專員來函，告訴李君，說明早有車去西昌。

七日，　星期四。

　早到車站由羅專員之介，識彭總段長，今天我就是搭他的車去冕甯。

　七時四十分開車，是一輛大客車，去年，川康旅行團團員曾經坐過。車人除彭君家眷外，尙有四份人家，小孩兒合計起來有十個，還有其他搭車的人，所以加上了行李，就很擠了。彭太太暈車很厲害，我與彭君夫婦坐在一排的座位上，旁邊有一小孩，亦是要嘔吐的，一上車就在我的旁邊，吐了一地，我的皮包同外衣都沾染着了，非常膩心。彭君有一週歲過後的小孩，有了一點病，他是始終抱在懷裏，我就想到我的幾個孩兒，從來也沒有受到我這樣的愛護。

　五十五公里到農場，當吾們將要過渡大渡河的時候，覺着一條不可飛越的大川，該有怎樣一個澎湃洶湧的氣勢。及到河邊，祇是看到流得太急而已。上船的地方，怪石嶙峋，被水冲刷得很光滑，有點不易行走。渡船所費時間約十分鐘，據說去年川康考察團在此過渡，有一車輛就被冲激下去，到今天還不曉得冲到那里去了。當時死了幾個船上人，損失了某銀行的三十五萬元鈔票。在大雨過後或是雨季的時候，莫說車輛不易過渡，就是人渡也很困難，此時正是水小的季節。

　一行人在農場午飯，我以蒼蠅太多，吃了兩個鷄蛋。在同行張君處吃了幾塊餅乾，這是我的午餐。

　自農場南行，過洗馬姑到擦羅，自此以後就進入夷人的區域，看到

不少夷民牧着羊，或是放着馬，過那游牧的生活，而夷人所居的房屋有一排木棚圍住一片廣場有一點西伯利亞的風味。在將要到達拖烏的一處地方，滿開着白花的樹甚多，放牧的地方有很好的草原，此處風物確與他處情形不同，我曾戲寫了一首新體詩，可以說是紀事，也可以說是有感慨。

夷區道中

一幅圖畫展開在你的面前。
青青的草原，
披着擦爾窪的一人兒（一）
牧着羊，
放着馬，
自由自在地站立在溪邊。
矮矮的小屋，
木棚圍繞着的廣場，
一一映在你的眼簾。
沸騰樣的溪水，
聲如雷，
高不可攀的山嶺，
接着天。
還有那美麗的花朵兒（二）
點綴着圖畫的一角，
是花紅的一片，
白的一片。
紅的花兒吮人血，
白的花兒害人命；
紅白的花兒，
開了落，
落了開，
花開花落，
一年復一年！

註【一】擦爾窪是夷人所披的披風。
【二】指罌粟花。

過拖烏後，在山上見到一處森林甚密，說是孟獲城。在將近菩薩崗（海拔二五四〇公尺）公路上有一巨石當道，車不能過，好容易大家動員，把一大塊岩石鑿去了一部分，才能勉強通過，費時約一小時。天又下雨，因此我的一件棉大衣落得浸濕，爲了這樣的躭擱，前途還有二十公里而天已黑了，司機又是第一次走這條路，雨仍不止，有一段路甚滑，幾乎出險，大家心裏都很緊張。在數小時以前，以奇異的眼光來看兩邊所經過的夷區，覺得很新鮮，此刻就是怕車子出事情。八時到大橋，大家才如釋重負，到車站辦事處，決定今晚上就宿在裏面。

說到夷民，分布於甯屬八縣以及雲南東部高原，一般人說，夷民的

天性是驕貪殘疑四個字。夜郎自大，窺覦漢人謂之驕，刦掠不時，要求無厭，謂之貪，寃結不解，殺戮相尋，謂之殘，兩相猜忌，難期同化，謂之疑，因此治理夷民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擬烏於二十八年時成立區署，區內夷民有果雞，羅洪，落烏等支，各擁有二千餘戶，當年石達開就是在附近鉄宰宰地方被擒的。

在車上新識馬君，是去西昌担任全國教聯會邊疆服務部的工作，王君係美蓉小時同學，都是山東人。尚有同行張君，有點不舒服，我爲之開箱取藥，在黑暗而泥濘的路上必須將舖蓋一件，小箱一只，從車裏拿到辦事室。馬君問我有否帶工役，我以獨自一人旅行對之，是的我的年齡雖過五十，我還想試試我這副老骨頭，尚能吃苦否？

晚飯由車站辦事處預備，但是我又怕不清潔，吃了兩枚帶來的雞蛋。今天一天裏從早到晚，就吃了六個雞蛋，四塊餅乾，茶也沒有喝一口，如此而已。出了門，我就能這樣忍一時將就，有人說我脾氣好，能彀吃苦，也有人以爲，我是生就這副怪脾氣。

搬了三張辦公桌，就與馬王二君攤了被舖，這可以說是一個很舒適的睡覺。地板上還睡了七個人，如此一個房間裏計有八人。此外有家眷小孩子的另睡別間。亦有睡在車廂裏的，我以爲這種生活，並不覺得苦，兩晚上的和衣而臥，才有點不好受呢。

八日，星期五。

早起，收拾行李後，到街市上去喝了一碗米湯。八時開車，由彭君介紹認識了公路上，因公到冕甯去的劉趙二位。

車行四十分即到冕甯，此處並無車站。向來自富林南來西昌，是經由海棠越嶲登相營而到瀘沽，這是大道。公路則自富林西走，渡大渡河往農場，然後南行通過夷民區域由冕甯而達瀘沽。所以大路是越過冕甯公路，則冕甯爲必經之路。從前大道與現在公路不同之處在此。

別了彭君諸人，下車雇挑夫，渡安甯河，安甯河是甯屬的主幹河流，發源於番薩爾通貫冕甯中心，自平壩到瀘沽一七六里，再經禮州西昌德昌而達會理長二〇五里，由此入鹽邊縣境匯合了雅龍江流入金沙江河的兩岸多平坦農場，所以是甯屬最爲富庶之區，石達開當年就是沿着安甯河而北進的。

進城到萬壽宮，約有四里來路。

到衛生站晤張主任，他是浙江第二次考送廣州中大學習醫科的，所以他認識我。而他的夫人，又是劉大白先生的女公子，曾在杭州濟生產校讀過書，說起來彼此都是熟人。

與張君談站事至多，飯後去遊縣街，極蕭條，並無商店，僅僅幾家小攤而已。所以雖是一個縣城，還趕不上富林鎮的熱鬧！

回站與同人談話。

九日，星期六。

早起，等候滑杆夫甚久，所以到了七點半才啓程，張君因爲有事去西昌與我同行。

十一時到馬王廟稍停，此處有馬市，街道亦尚寬廣。過白龍橋，四時到瀘沽工務分段處，晤譚君，今天走七十里，晚上就借宿於此。

瀘沽市鎭亞於富林，爲鄧司令部駐在地，夷兵守衛，頗見慓悍。最近鄧司令又往冕甯西北方剿匪去了，一般人均以爲此時公路大道上所以能維持行旅之安全的，惟鄧司令是賴，幾乎是一致的說法。

到區署，晤張區長開談康事甚久。

囘寓一時居然購得溪魚一尾。

十日，星期日。

未明即起，候滑杆夫，遂在大橋上吃碎湯元，結果啓程已六點鐘了。

經松林毅農各處，街道均極骯髒，而仙人掌到處可見，且開黃花甚多。

十二時餘到禮州此處市面極熱鬧，購鍋塊充飢甚佳，其繁盛似勝富林。二時到鍋蓋梁，滑杆夫去吃煙了，停留甚久，因之在將到小廟前遇到大雷雨，避雨農家，幸未落濕。

到西昌已是天黑上燈時候，因溪水暴發，改走公路，如此又費了好些時間。而挑夫煙癮大發，進城後竟致不能舉步，由路人代挑到九皇宮衞生院，可笑之至。因而我在滑杆上，做了新體詩，錄之如下，大可噴飯也。

滑竿夫兒

十個滑竿夫兒倒有十個窮，

蓬頭跣足滿身破布條，

呼腰曲背滿臉是煙容，

揹上滑竿跛幾跛，

肩上行李纍纍贅，

走不上來十里路，

滑竿肩夫一古腦兒不見了影蹤。

祇見那茅屋中；

一榻橫陳，

一燈如豆，

大家拚命呼幾筒。

說是打打氣，

接接力，

提提精神，

才好往前送。

「生計」！

「生計」！

空談「生計」有何用！

不除此毒民益窮！

晤張院長，安頓寓處後入浴，談院事到十時左右才睡，

十一日，星期一。

早（與友）參觀院內各部，後同張君出門，參觀禁煙醫院，公教醫院，並到童公祠（途經知）訓練所，與嶺君談訓練邊民事甚久。該所訓練之邊民爲（1）各（電至家告）及其子弟，（2）現任聯保主任及保甲長，（3）前土司頭目，（4）新投誠之黑夷，（5）通曉漢語之倮族青

年，嶺君現在該所教育長，他自己就是土司，曾畢業於中央軍校。我覺得此種訓練，如能切實進行，定能收到效果。學員之畢業的已有五班，並聞成績尚佳，嶺君奮發有為，我甚佩之。

回院午飯，飯後復與張君討論院事。

五時到某主教處庭院看桉樹，聞其葉可以醫治瘧疾，雲南最多，西昌僅數株而已。榨其子為油，即所謂桉油，玉樹神油亦即此桉樹油也。

傍晚上東門城樓，望邛海似擅勝景。邛海志稱廣六十里，徑三十里，正午起浪形，如滿湖白鵝，俗呼白鵝浪云。

十二日，星期二。

午前同張院長去訪馬君於邊疆服務部，就同了兩位在大街上買了一點東西，出南門走到海邊，雇一小船，划到新村。此處有好些新建築的房屋，現在川滇西路各部分辦工處就在此地。

訪黃君於工務局晤之，由其介紹認識張副處長，曉得後天有便車往祿豐，決定搭乘該車南行。

別了黃張二位出來，同張馬二君於海邊一小飯店用膳。

飯後復去技術專科學校，晤周校長，閒談長久。即去光福寺前殿看塑像，衣褶神采，迥非唐製，又去看劉寶國塑像。

下山雇船回城，到邊疆服務部應張君之約，九時回院。

中央餐廳
特聘香島名廚
精調應時西菜
設計堂皇富麗
座位清雅寬舒
夏季特備冷飲
侍應服務週到
精製西式細點
兼備咖啡名菜
地址：拄南陽路橋口

四八—三一六

離杭之前

——征程追憶之一——

王偉

早晨，借到一部汽車，送母親及一家人上車，在大雨淋漓中，她們駛往江濤渡江向東去，我跳上公共汽車向西走，這背道而馳的一剎那，心裏覺得非常難過，她們是逃難回鄉去；我出發往遠方，抗戰已經爆發，什麼時候再見面，實在不敢逆料。

我到了覓橋不久，接到電話，謂汽車非有特別通行證，不得渡江，聽到此話，很着急，因爲送一家人回去費了數天的準備，房子退了，傢具搬開了，最要緊的，這部汽車借到不容易，如此緊張的時候，誰有汽車？誰肯借？於是我急忙趕到江邊去交涉，到了江邊，才知道阻擋車子不許渡江的原來是和我相識，其圍一笑而解。我又趕回覓橋去辦出發的事情。

火車於今晚可抵站，則我們今晚可出發，坐在辦公室中，望望窗外巍峨的禮堂，白宮似的圖書館，甚至一草一木，都覺得萬分可愛，很想到各處去跑一跑，但沒有工夫。機場馬達怒吼，知道我機將有事於上海，大家神色都很興奮。

下午四時餘，天仍雨，而警報突然響了，大家迫得向泥濘的田野去疏散，我機上升迎戰，此時層雲密佈，但聞機聲，不見機影，待聽到轟然巨響，知道敵機已在頭上，筧橋天空就起廝殺聲，一直纏鬥到五點鐘未休，但見火光融融，直上雲霄，此時敵機已打得落花流水，隨地而焚。是日也，擊下了敵機六架，空軍出馬第一次大勝的消息轟動杭州全市，當晚送來酒席和慰勞品，大家興奮萬狀。

——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天剛亮，敵機再至空襲，我機紛紛起飛迎擊，又擊落敵機三架，在警報聲中進城，因空襲，火車不能開到覓橋站，我們不能出發，奉派到城中去有事，城站，旗下一帶很寂寞，店鋪均未開門，路上無行人，嚇了一跳，才記起警報尚未解除也，至午後市面始漸漸恢復。

閱報，都用特號字標載空戰大捷的奇跡，這消息震撼了全國與全世界，讀起來字字在跳躍，句句在發光。

是晚，宿在旗下聚英旅館，酣眠達旦。

——八月十五日——

預料敵機今日必來，上午果來，因我空軍另有任務，昨日已奉命他調，故今日空中無我機追逐，很受市民的詰責，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好在敵機似乎無擾城中意，警報響了，敵機來了，居民均到窗前或曬台上去看空戰，似在防空演習。

求安全第一而有錢的人，他們仍然向上海租界跑，或往靈隱、天竺一帶搬，上海雖已開火，然租界究不足爲害，有「一二八」之役之事實爲證；至靈隱天竺的，其理由爲那邊多禪林，日本人也迷信，不會炸寺院，各有自信，各奔東西。至於渡錢塘而東或向京杭國道走的或向浙贛鐵路去也有，不過他們多半是回家鄉去的。

晚間，與友朋聚在旗下痛飲，並在湖濱流連很久，西子驚悸未定，疲倦欲睡，我們遂歸寓，途經知味觀，吃蝦仁餛飩各一碗。

今日發電至家告無恙，因母親聞敵機屢炸杭州，必甚焦念也。

——八月十六日——

四八—三二七

今日街上行人比昨日更多，大家心情似乎較安，敵機來時不經過城站旗下，祇飛目的地投彈而去，在城中祇聽得微微的嗡嗡聲和輕輕的炸彈聲，警報一解除，店門大開，而行人亦如織了。

我們的辦公地點，自前日起已遷了他處，今日知道火車必到，晚間可出發。是夜，月色異常皎潔，我們坐在城外某小學門口等汽車載箱籠等等到筧橋去，久等不來，已近午夜，萬籟俱寂，對此皓月，心潮怒湧，不免談談惜別湖山和依戀朋友的話，大家引吭高歌，山谷皆應，等到一點多鐘，汽車來了，遂將行李搬上，直駛筧橋車站。

到了筧橋，火車已在，但沒有車頭，知道今晚仍然不能開車，有人還想到湖濱去望望西子，因為時間太晏而罷，我們四個人置好行李，乘月色踱到鄉村招待所去看看，房屋完好如前，而門已洞開，入門燭之，已闃無一人，我們人佔一床，呼呼入夢，夢中聞轟炸聲，躍起，毫無動靜，同仁們仍酣眠未醒，然我從此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直至月色沉沉，才閉眼睡去。

——八月十七日——

侵晨實的被警報聲驚醒，急忙向後面桑田間疏散，倉卒找不到一塊隱蔽的地方，祇得在幾株矮桑下坐地，敵機已來到頭頂，幸未投彈即逸去。

火車仍不見車頭，大約今天無開車希望，欲進城去無車搭乘，祇得在鄉村中與似曾相識的幾位老者談談天，談天資料仍然是戰事和飛機，不過今天所談的和昨天同某孤廟的和尚所談的又不同，和尚的意見，覺得炸彈這東西太殘忍，空中打下來的人摔得太悽慘，為什麼英國人不出來做做中間人大家講和息手呢？今天有一位種田的老者論調卻不同了，他說：「半山摔死的日本飛機師和燒掉的日本飛機已看見過，飛機倒很大，日本人小小的，他們這樣小小的人想來打我們，自然就做了砲灰。炸彈炸了幾天，聲響倒很可怕，但並沒有炸死一個人，有什麼厲害，不過這兩天日本飛機來了，為什麼不看到中國飛機上去和他們打呢？」這位老者年紀約有五十多歲，精神很好，講得極興奮，對戰事對飛機一點都沒有畏懼，我們因為沒有事，坐在屋簷下和他談得很久，快到中午，我們要走了，他一定要留住吃飯，搬出雞蛋白菜等等，很清淨也很可口，吃完了飯給他錢，他無論如何不肯受，祇得道謝而出，實際上在警報聲中的小村街上，要去買飯吃確不容易，這位老者請我們吃飯，且堅不受酬，有點過意不去。

下午，警報解除，去洗澡，剛脫掉衣服，突然又來了警報，而且是緊急警報，趕快穿衣疏散，隨即來了敵機五架，在機場投彈十餘枚，因距離過近，其聲響更巨，受震動甚烈，又以機槍掃射停在火車站上的車輛，車上不及疏散的士兵們急得向水塘裏跳。

晚七點鐘，火車頭來了，聽說馬上要開，亟亟上車，等到九點鐘仍然不開，今晚月色又甚佳，時慮夜襲，催促快點開走，不可在此做目標，仍無效。好像司機未到，又好像沒有煤又沒有水，一直到十二點，總算有了動靜，車頭已呼呼作響——然同時夜襲的警報也嗚嗚響了，警鐘一響，車遂直的急急開行，大家探首窗外和杭州的月亮作別，忘了敵機的夜襲。

我們離開杭州約二十分鐘後，敵機一架竟追蹤而來，送我們出發，並鳴槍為禮，車中人受寵若驚，跟火車飛了一程，後來也就掉頭而回，我們才透了一口氣，因為我們所坐的一節車後面掛一節平車，上面載一架待修的飛機，非常危險，如果白天遇到敵機，這架飛機完了，恐怕我們也完了。

別矣杭州！別矣西子！願我們早日歸來重返你的懷抱！

——八月十八日——

故鄉熱憶

楊瑞琳

故舍在鄉間，舉目便可望見一片原野，竹林、流澗、田塍、遠山、……交織成的野景，像錦繡，也像圖畫；更像我久別經年的故鄉底春天。憑窗遠眺，我常常茫然地凝視遠方，任回憶和幻想縈迴在我底腦際，像莽原中不羈的駿馬一樣地活躍。

是前年底初秋吧！我從湘西的重鎮——沅陵——買舟西下，輕舟急流，很快地便到達了我別將三載的故鄉——常德

民國二十七年底秋天敵人攻陷了南昌之後，常德便常有警報了，岳陽失守後，警報更多了，敵人底偵察機也曾來偵察過，一時謠言四起，城中幾乎十室九空，我們全家也於滿城風雨中離開常德西上沅陵，在上湘西一直住了將近三年。這是我「逃難」後重返故鄉的第一次，自從我離常西上後，敵機幾度瘋狂地摧毀市區，傳說幾乎全城毀滅了，但當我們底船開近城市的時候，從約莫十多里路的地方便可隱約望見西關電燈公司高聳入雲的煙囪。久別後的故鄉，劫後應有些改觀了吧？全城成了廢墟的傳說難道是事實麼？巨人似的煙囪不是仍然屹立在沅水之濱嗎？我懷着悲憤與奮，……交織的情緒，祈禱，祝福，急切地催促船夫加快划槳，趕早靠岸，然而船夫始終不肯開到下南門，「軍隊拉船啊！」船夫用聲音沉重的沅陵土語，解釋不肯開過去的理由。這理由令人費解，也夠令人感歎了！然而我不追問，也不和他們爭吵，急切地另雇一隻小「駁划」，將行李運到下南門。

下南門是往年最熱鬧的碼頭，從漢口長沙宜昌津市漢壽南縣……各地來的輪船都停泊在這里。碼頭與對岸汽車南站相對，來往的渡划不斷；岸上有上貨卸貨的挑夫，挑水夫，黃包車夫，行人，……擁擠得好像兵荒馬亂一樣，警察是雙崗手舞足蹈地忙個不休……

然而，三年後的今天，在岸旁我祇能看到三數隻停泊着的渡划，船夫都很悠然地交叉着雙手蹲在船艄等待顧客，一字長蛇陣似的排列着的各邦（註）民船都不見了，河心祇有幾隻來往的插着白色三角旗的運輸船點綴這片單調而死寂的畫面。岸上也大不相同了，河邊石階上蹲着兩三個洗菜的婦人，碼頭似乎變得寬敞了一些；廣闊的碼頭上，不像往年那麼潮濕不堪，一片石塊鋪成的乾燥的地面，僅有幾條延伸到城門那邊的挑水時漏下的水滴所畫成的痕跡，兩旁的房屋倒塌了很多；往年那個垃圾堆似乎已加添了一層黃色的瓦礫加高了幾尺；行人當然也寥寥無幾了，一個持長槍的警察滿面倦容地站在圓形的

四八—三一九

石階上倚靠着豎立在石階中心的電燈桿。從河干可以直望過城門看到城內空處的十字街口。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我茫然了。

我一聲不響地進了城，市區的房屋變成兩排低矮的木房子，但中間還間有一些未被燬的斷壁殘垣，我從小就生長在這里，幾條大街上的商店我都能記憶它們的位置，但三年後的今天，我祇能看出三幾家店舖的招牌是仍舊的，全市的外貌完全改變，似乎是另外一座城市了。我祇能恍惚辨認出幾條路線，自已的尚未全燬的家，遍體鱗傷地在迎接它久別的主人……

白天不能住在城內，警報是隨時都有的，祇得出城到親戚家去混日子，黃昏時才進城，日天城內是死樣的沉靜，但夜市依然繁榮，劇院、茶館、天茶園依然滿座，一切都是活躍的，雖然我們底物質給敵人摧毀了不少，然而我們依然活躍着！

幾天中曾遇見過幾個初中的同學，久別重逢，彼此都非常感慨。一部份[illegible]或但直接荷起槍桿殺敵而殉國了，或給敵人捉去作了俘虜，正等待着復仇的時機，或因敵機的瘋狂而犧牲了，或因戰時的交通而失去了音訊，人事滄桑，令人不勝欷歔！

不久，我又與故鄉作別了，民衆公司的汽船載我經過洞庭湖底邊緣，沿岸的千百座障礙物，象徵着敵人底墳墓。沿途經過了常德沅江直到長沙，雖是長沙大火後第一次到長沙，汽船上我眺看江水和白雲，看一片遼闊的原野，我留戀故鄉，但也希望離開它，到更遼闊新的地方去。……

現在我到了幾千里外的雲南天邊的白雲，遼闊的天空，窗外的原野，……我遙惘地寄予這片原野以熱愛。……

然而，一切不能禁錮住我的記憶和幻想，對天涯故鄉的眷戀，不能不增加我對強盜們恰恨的怒火！

註：常德為上通黔川的鎖鑰，下達鄂[illegible]的[illegible]地，沅江流域各地船隻皆集於此，各有停泊碼頭，[illegible]，如沅陵（辰州）舊稱辰州郡。

心聲

惠恩

有落葉輕叩着心扉
我推開了
讓它悄然地進來
帶給我……
輕紗般柔和的夜色，路旁樹葉裏的濃香
更清淅地
帶給我月華下修長的人影
落葉走了
於是我被沉落在記憶的幻夢裏

× × ×

影中的白髮在銀輝下閃耀
它照澈我底孤寂的心底
爸！
我曾吻過你的白髮
和牽你的[illegible]衣
更想改[illegible]

為着你逝去了的軀體
銀輝過去了
可是它給我喚來滿室的淒涼

× × ×

面對着往昔的曆日
我禱念那逝去的年華
什麼時候
我撕去最後的一頁
讓以往入夢
影中白髮
一併諧化在肯定中
更清[illegible]
諧化在寂寞的安逸裏
生活得平靜了
那時候[illegible]在搖曳着和諧的境地

特載

東西文化學社緣起

錢穆

曠觀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流，求其發源深廣，常流不竭，迄今猶負支配世界指導人類之重任者，在東方厥惟我中華，在西方厥惟彼歐美之兩支。顧此兩大文化發生接觸，若自我明代末年海上新交通線之創獲為起端，亦復三百年於茲。然而論其大體，猶尚以商貨之貿易為主，不幸則繼之以兵戎相見，其能為此兩大文化之淵深博大作懇切之介紹與夫親密之溝通者，則猶少見。近百年來，中華人士醉心西化，遠渡重洋，虛心留學者，接踵相繼，前後無慮千萬數，然以正值吾族衰頹之際，而驟覩彼邦隆盛之象，以救急圖存，迫不暇擇之心理，而雜以急功近利，羨富慕強之私念，因此其對於西方文化之觀感與瞭解，乃仍不能脫淨三百年來商業軍事上習俗相沿之氣味，而歐美學者之對於中國，亦不免以一時貧富強弱之相形見絀，而未能虛心探討中華傳統文化之優美，此在雙方同為至可悼惜之事。夫各民族文化之進展，需不斷有去腐生新之努力，而欲求去腐生新，一面當不斷從其文化源頭作新鮮之認識，而一面又當不斷向外對異文化從事於盡量之吸收，今我中華文化，在此極貧極弱之後，其有需於一番去腐生新之工作，既已為吾華有識之士所共認，而西方文化自十八世紀以來三百年間，以各種新機器之發見，而使社會人生，忽然到達一從未前有之境界，而人類內心智慧之發展，以及人羣組合，國內國際各方面，均未能與新機器之發明聯繫並進，遂使人類社會同時遭遇創古未有之新難題。最近三十年來，世界大戰爭已兩度激起，實於西方文化亦急需速有一番去腐生新之努力之必要之強有力之啓示與證明。抑且此世界兩大文化，實有為全人類根本幸福前途計，而有相互瞭解與相互溝通之必要與義務，羅君忠恕遊學海外，有心此事，曾於民國二十八年之冬季，兩次在英倫牛津劍橋兩大學，發表其對東西兩大民族應對雙方文化各作更進一步之發揮與相互融貫之工作之演講，頗蒙彼中有識者之同情，並在牛津劍橋兩大學，成立中英學術合作委員會，且發表宣言贊同此事。此外國際知名學者，如愛因斯坦，杜黑舒，懷特黑，杜威，羅素諸氏，均通函聞，願贊斯舉。羅君返國，因發表中國與國外大學學術合作之建議一小冊，語甚梗概，同人等與羅君意見甚表贊同，因感有共組學會共同努力之必要，遂發起一東西文化學社，草擬簡章，將本此廣徵國內同志，協力進行。一面並擬約請國外學者密切聯繫，共同合作。際此全世界東西兩方正在共同流血苦鬥之境地中，而吾儕 倡斯舉，似為迂緩。惟人類文化前途，乃為千百年根本大計，孟子云：「三年之病，而求七年之艾。」同人等竊附斯義，諒國內外學者，當不吝於贊助也。